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型態計畫回憶錄》

作者
映島 巡

原案・監修
ヨコオタロウ

封面・插畫
板鼻利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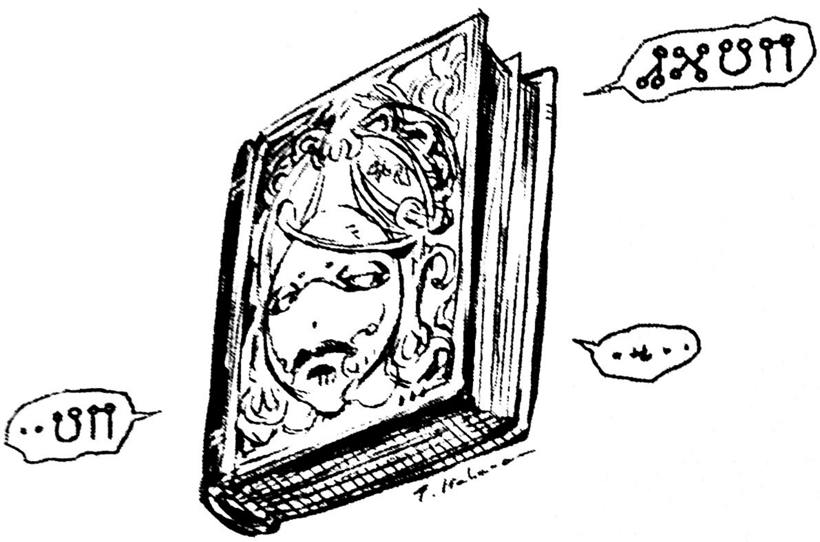
外盒設計　MASAMUNE Inc.
內文・封面設計　井尻幸惠

CONTENTS

[報告 01]
5
◆
少年之章
7
◆
[報告 02]
53
◆
封印之章
55
◆
[報告 03]
81
◆
青年之章 1
83
◆
[報告 04]
119
◆
青年之章 2
121
◆
[報告 05]
205
◆
雙子之章
207
◆
[報告 05-2]
219
◆
青年之章 3
221
◆
[報告 xx1]
279
◆
解放之章
281

本遊戲之同捆版小說
得以公開日文版中部分
基於倫理規範而塗黑的內容。
在此特別感謝各方相關人士的努力。

原案・監修　ヨコオタロウ



[報告 01]

本次起將採新格式進行例行報告。最近不時出現突發狀況，經考慮後認為若採用舊格式，恐增加無謂的報告次數。為優先確保報告的正確性，今後報告中重要性較低的內容可能增多，還請見諒。

現在該地的狀況不斷惡化，土地荒廢造成耕地減少，引發糧食不足的問題，加上河川汙濁，不僅是農業用水，連一般生活用水都難以確保。除此之外，更有「魔物」和「疾病」威脅居民們的生活。居民的不安與恐懼，可能就是導致近日頻繁發生異常狀況的原因。

若相信明天會跟今天一樣到來，人類就會為了維持現狀而採取跟前一天一樣的行動。但是，若認為明天可能會失去今天的平靜，就會為了避免陷入最糟的情況而改變行動。在嘗試與取捨之下，造成異常狀況發生。這是否是我太杞人憂天呢？關於此事需等待其他地區的報告後再行考察。

不論如何，現在不管發生何種狀況都應小心觀察。我時時提醒自己，若隨便判定為小事，便是怠忽了村中指導者的職務。畢竟我們負責的是「尼爾村」，不該以事件大小作為判斷標準。我聽說重大災害的預兆，往往是非常細微的事情。

我們以「紅與黑」為代號稱之的昔日事件，便是印證這句話的典型。

因此，關於本事件的詳細內容將以特殊事項的方式另附。

(記錄者・波波菈)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少年之章



遠方傳來鳥鳴聲。今天想必會是好天氣。

尼爾從被朝露沾濕的草叢中撿起雞蛋，抬頭仰望天空。這是最後一個了。雞一天只會生一顆蛋，所以不會發生不小心漏掉的狀況。

「撿完了嗎？」

養雞戶的男主人在尼爾正好數完籃中雞蛋的時候這麼說。尼爾點點頭，遞出手中的籃子。

「喔，辛苦啦。」

一個、兩個……男主人數完雞蛋確認數量後，露出笑容說：

「我太太的狀況慢慢好轉，你幫忙到今天就可以了。真是謝謝你喔。」

他的妻子五天前發燒病倒，本來在清晨撿雞蛋是她的工作。

「關於之前說的酬勞，真的那個就好了嗎？不需要錢或是食物？」

尼爾在男主人的妻子養病的期間，比村裡任何人都早起幫忙撿雞蛋。而他要求的工作酬勞，卻是剛出生的小雞。

「那個就好。因為悠娜喜歡。」

「我知道了。那你就自己從那個籠子裡挑一隻喜歡的吧。」

據說每一隻都是昨天晚上剛孵出來的，雖然不知道該怎麼分辨小雞的好壞，但總之盡量挑了一隻看起來很有精神的。不知道是否不想離開夥伴，小雞不停地掙扎。一方面得注意不要不小心弄掉了，一方面又得注意別捏得太用力，尼爾小心翼翼地用手掌包住小雞快步跑向家中。

村子裡的大家都很早起。出門的時候路上空無一人，但現在卻可以看到村民穿梭往來的身影。尼爾一邊與他們道早安一邊跑回家，途中被一個聲音叫住。原來是食材店的老闆娘。

「你來得正好。尼爾，今天聽說波波菈託你去採藥草，可以順便幫我採些菇類回來嗎？」

「好的。」

人們並不喜歡離開村子，因為出去一趟相當危險且麻煩。要在村子外頭活動，需要注意很多細節。比方說不可以刺激性情暴躁的野生動物，更重要的是不能靠近陰影或暗處。而且能離開村子或城鎮的時間只有白天的短短幾小時，清晨和傍晚必須待在隨時都能衝進村子或城鎮的地方才行……

「跑腿的酬勞給你南瓜如何？我拿到又大又甜的南瓜喔。悠娜很喜歡南瓜對吧？」

尼爾道謝後繼續趕路。這個村子裡的每個人都很親切，若不是因為他們，即使有雙親留下來

的房子，尼爾這對無依無靠的兄妹哪天死在路邊也不奇怪。

穿過噴水池廣場後，就能看見自己家了。磚造的小房子窗邊有個嬌小的身影。是悠娜。大概是看到尼爾了吧，那個身影很快就消失了。

「哥哥，歡迎回家！」

在尼爾開門前，悠娜就衝出家門。大概是因為一路跑著下樓，她顯得氣喘吁吁。

「我回來了。悠娜，不是跟妳說早上和傍晚不要跑嗎？」

「啊……」

悠娜一向體弱多病。每當季節轉換時一定會感冒，稍微熬夜晚睡就會發燒，太過興奮也會咳嗽。食量很小，常常肚子痛或是嘔吐。

「對不起。悠娜是不是又會開始咳不停？」

「只要早餐多吃一點，乖乖休息就不會有事喔。進去吧，現在外面風還很冷。」

尼爾用背部把門關上時說：「我帶了禮物給妳。」悠娜的表情頓時顯得神采奕奕。

「什麼禮物？」

他把包著小雞的雙手靠向悠娜耳邊。雖然小雞的叫聲還很微弱，但光是這樣就夠了。

「小雞！」

「猜中了。來，把手伸出來。」

尼爾把小雞輕輕放到悠娜手中。大概是因為突然大放光明被嚇到了，小雞縮起身子微微發抖。

「毛茸茸的，好暖和喔。」

「牠還很小，可以養在家裡喔。」

「真的可以嗎？」

「媽媽還活著的時候，家裡也有養小雞喔。」

餵放養在院子裡的雞是尼爾的工作。因為單獨扛起一個家的母親總是很忙，實在抽不出時間餵雞。

父親到很遠的城鎮工作，鮮少有空回家，在悠娜出生後不久，他就在遙遠的城鎮過世了。所以尼爾幾乎沒有父親的記憶。

不論父親是生是死，尼爾一家人的生活都沒什麼改變。母親在院子裡的小農田種蔬菜，接受村民委託製作或縫補衣服。在尼爾的記憶中，母親的雙手總是不停工作，從沒有停下。

而那雙手停下的時候，母親的時間也就此停止。那是五年前的事。尼爾剛滿十歲，悠娜也才一歲半。

事出突然，一點預兆也沒有。在一個稀鬆平常的傍晚，母親在廚房一邊攪動鍋裡的食物，一邊轉頭對尼爾說：「幫我把盤子從碗籃裡拿出來。」然後，母親就維持轉過頭的姿勢倒下。

尼爾不知道究竟發生什麼事，但仍奪門而出，跑向波波菈所在的圖書館。管理大量書籍的波菈，一定有辦法提供相關知識。不僅是尼爾，村裡所有人都是這麼相信著的。

但是，波波菈一看到倒地不起的母親就露出悲痛的表情搖搖頭。這樣的過世方式簡直像物品壞掉一般，讓人一時之間無法相信。

即使之後波波菈的雙胞胎姊姊迪瓦菈來幫忙將母親的遺體放入棺材，村民們開始準備喪禮，尼爾還是沒有真實感。連眼淚都流不出來。

不，在喪禮過程中曾一度很想哭。喉嚨深處突然像是抽搐般疼痛不已，視野也變得一片模糊。但他很快就收起淚水，因為悠娜先放聲大哭。

悠娜年紀還小，無法理解母親的死。大概是看到尼爾泫然欲泣的表情才會擔心地大哭吧。當尼爾對她露出微笑，悠娜就立刻停止哭泣，而幫她擦拭淚水和鼻涕糊成一團的臉龐時，悠娜更是露出了笑容。

看到那副笑容的瞬間，尼爾領悟到現在父親和母親都過世，只剩下自己能夠保護年幼的悠娜。

＊

尼爾吃完前一天的剩菜當早餐後，開始準備出門。

「哥哥，悠娜不能一起去嗎？」

雖然村子裡也能找到藥草，但這個季節能採到最多野生藥草的地方在東門外。以前也曾帶悠娜去過那裡。

「悠娜也想幫忙……」

話還沒說完，悠娜就開始咳嗽。咳得不嚴重，尼爾把手放到悠娜額頭上。沒有發燒，但……

「今天不行。如果晚上惡化就不好了。」

「嗯……」

一星期前悠娜才剛因為發燒病倒。現在已經退燒，食慾也恢復了。但咳嗽症狀還是遲遲沒有好轉，雖然不嚴重，但仍令人擔心。

「不過，可以離開家一下下。」

覺得失望的悠娜很可憐，於是便試著這樣提議。一如所料，悠娜很快就恢復精神，說想要幫忙買東西。

「那就幫我買一顆洋蔥和兩條紅蘿蔔。」

「紅蘿蔔可以買最小的就好了嗎？」

「不可以，波波菈小姐之前也說過，紅蘿蔔對身體很好吧？」

「嗯，悠娜會乖乖吃紅蘿蔔。這樣咳嗽就會好起來，燒也會退了吧？」

尼爾用摸頭代替回答，然後把一枚銅幣塞到她手中。今天會拿到採藥草的工錢，花一枚銅幣也不成問題。

外頭天氣晴朗，大概是難得外出心情很好吧，悠娜抱著購物籃就想要用跑的。如果這時候到處跑，咳嗽可能又會惡化，所以尼爾一路緊緊牽著悠娜的手。

「哥哥，東門不是走這邊耶。」

「我陪妳走到噴水池那邊。」

從家裡到噴水池的路是一段緩降坡，悠娜總是會不由得想用跑的，但通過這段路之後往來的人也比較多，悠娜應該也不能隨意亂跑。雖然覺得自己有點過度保護她，不過實在不願意看到她發燒不舒服的樣子。

「哥哥！剛才小溪發出噗通的聲音！是不是有魚啊？」

「小溪的魚不會跳起來啦。」

聽說海裡有些魚甚至會飛起來，但村中小溪的魚總是安分地在水中游。

「悠娜也好想去取水喔。」

「妳還不行啦。裝了水的水桶很重，而且要是掉進溪裡就危險了。」

村中的小溪是村民們重要的生活水源。為了保持水質清淨，還規定只能在特定的地點釣魚，更禁止小孩子們在溪裡戲水。所以尼爾、悠娜和大部分村民都不會游泳。如果掉進溪裡，沒有人能下水救人。

「如果能多幫哥哥一些忙就好了……」

「悠娜等一下不是要去幫我買東西嗎？這不就是在幫忙了嗎？」

這麼說完，悠娜很開心地點點頭。

不久，噴水池的方向傳來歌聲，以及撥動琴弦發出的柔和音樂。

「是迪瓦菈小姐！」

天氣好的日子，迪瓦菈會坐在噴水池前，一邊撥彈她最愛的樂器一邊唱歌。就像無法想像沒有波波菈在的圖書館一樣，尼爾也無法想像聽不到迪瓦菈歌聲的村子會變成什麼樣子。

悠娜放開尼爾的手，但尼爾沒有阻止她。迪瓦菈和波波菈這對姊妹，對悠娜來說就像是值得尊敬的媽媽和姊姊。

「早安。悠娜燒已經退了嗎？」

迪瓦菈用手指輕戳悠娜的臉頰，然後摸摸頭撥亂她的瀏海。

「嗯！悠娜等一下要去幫忙……」

悠娜話說到一半就開始乾咳。迪瓦菈擔心地抬頭望向晚了幾步才靠近的尼爾。

「三天前退燒了，但咳嗽還沒好。」

「這樣啊。看起來咳得不是很嚴重。」

她的咳嗽不是像感冒那樣帶有痰的咳嗽，也不是吸氣時會發出咻咻聲的咳嗽。而是感覺有點虛弱的乾咳。雖然看起來不難受，但悠娜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咳過。這讓尼爾感到相當不安。

「買完東西回程去波波菈那裡一趟吧。她昨天替武器店的婆婆煎了止咳藥，我想應該還有剩。」

大概是想到波波菈煎的藥有多苦吧，悠娜皺起眉頭。看到她的表情，迪瓦菈接著說：

「只要忍耐喝下去，我想波波菈就會唸圖畫書給妳聽，當作獎勵喔。」

「真的嗎？她會唸大樹的故事給我聽嗎？」

「嗯。」

「悠娜會去找波波菈小姐，忍著把藥喝下去，然後請她唸圖畫書給我聽！」

「在那之前要先去幫忙買東西才對吧？」

「啊，對喔。」

悠娜說了聲「那我出發囉！」就轉身離開。尼爾向開心地笑著的迪瓦菈一鞠躬後快步跑向東門。

再次通過家門前，爬上坡度較急的坡道後，東門就在眼前了。熟悉的守衛帶著一副很睏的表情打了個哈欠。

「早安。」

「喔，早啊。要出去的話要小心喔。聽說有人在村子附近看到魔物。」

魔物。比棲息在原野的野獸更加危險的東西。那是一種會不分青紅皂白襲擊人類的黑色敵人。人們不願意到村外也是因為魔物的關係。

「不過今天天氣很好，那些傢伙們應該也比較安分吧。」

魔物怕陽光。所以天氣好的白天幾乎看不到牠們。相反的，陰天、陽光較弱的傍晚後，或是陰影處和草叢中都很危險。

魔物的弱點只有陽光，火把之類的光不論多強似乎都起不了作用，詳細原因不明，正確來說，人們對魔物幾乎是一無所知。牠們算不算生物、吃什麼、怎麼繁殖，還有牠們具有什麼程度的智慧……全都不明。

幸好沒聽說過東門附近有魔物出沒的消息，相對的，東門外有很多野生山羊。牠們的性情跟平原的羊一樣暴躁，是一種很危險的動物。如果隨便靠近牠們，就會被用角衝撞，或是被用蹄踢

飛。尼爾為了不刺激正在吃草的山羊們，跟牠們保持適當的距離開始採藥草。

聽說很久以前的人會飼養羊和山羊，但尼爾很懷疑這究竟是不是真的。如果不是用魔法，根本不可能讓牠們乖乖聽話。

這麼說來，也聽說曾有一段到了夜晚就會一片漆黑的時代。這也讓人難以置信，如果是真的，那麼那個時代一定沒有魔物吧。如果太陽降到地平線之下，四周變得一片漆黑，魔物就能為所欲為了，這樣一來人類肯定轉眼就滅絕。

一想到每天都會有一段漆黑的時間，感覺也相當可怕，但完全沒有魔物的世界想必能過得非常和平吧。

不過……尼爾想到這裡就停了下來。想像那些遠古時代的事情也沒用，對改善自己的生活，或是對悠娜的健康都沒有任何幫助。

採集到滿袋藥草和整籃菇類時，尼爾低頭看了看腳下的影子。工作結束得比預期中早很多，離陽光變弱的傍晚還有很久。

只要再往前走一段路，就有悠娜最喜歡的紅色果樹。雖然有充足的時間過去，但尼爾轉念一想，還是走向東門。快點回家吧，今天想盡量陪在悠娜身邊。不知道為什麼，滿腦子都這麼想。

*

「你晚來了一步，悠娜妹妹不久前回去了喔。」

波波菈接過裝藥草的袋子，靜靜地露出微笑。

「早知道就多唸一本圖畫書給她聽了。不過因為有信寄來要處理。」

「沒關係的。抱歉，工作這麼忙還勞煩妳。」

波波菈的工作範圍非常廣，主要是管理圖書館，但也需要跟姊姊迪瓦菈一起處理跟人們生死有關的各種事項。這一帶城鎮和村子裡剛出生的新生兒都由迪瓦菈和波波菈接生，死者也都由她們兩個人弔唁。

另外，博學多聞的波波菈也是周遭村長和鎮長仰賴的對象。他們的村子一旦發生麻煩的事情，就會寫信或派遣使者來向波波菈請教解決方法。

「悠娜妹妹的咳嗽跟平常有點不同呢。」

一方面擔心地想「果然不對勁」，但另一方面又放心地覺得「既然波波菈有發現應該沒問題」，兩種情緒在尼爾心中交錯。

「所以我沒給她喝止咳的藥。覺得觀察一下比較好。」

「那今天得早點讓她上床睡覺。」

晚餐可能也早點吃比較好。替她暖好被子，然後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整天……當尼爾在腦中規劃的時候，波波菈輕輕一笑。

「成天都在為妹妹操心，你的身體會先撐不住喔。」

「可是……」

「別擔心，你做得很好。」

聽到波波菈這麼說，有種打從心底鬆一口氣的感覺。再次體認到自己和妹妹是這個村子裡受她們姊妹倆照顧最多的人。

離開圖書館後，用交付的菇類換了南瓜回家。晚餐就立刻來煮甜甜的南瓜吧，悠娜一定會很開心。

尼爾一邊這麼想，一邊抬頭仰望二樓的窗戶。但沒在窗邊看到悠娜的身影，換做是平常，在尼爾差不多要回家的時候，她都會緊貼在窗邊看著外面才對。這讓他頓時有種不祥的預感。

「悠娜！」

尼爾用幾乎要把門衝破的力道打開門，飛快地衝進家中。

「哥哥？」

悠娜用手捧著小雞，露出驚訝的表情抬頭看著尼爾。因為一時放鬆下來，差點當場癱軟在地上。悠娜之所以沒在二樓，單純是因為在照顧小雞。

「怎麼了？」

「沒事。」

滿腦子驚慌地想著悠娜是不是昏倒了，是不是痛苦地蜷縮起來咳嗽，現在想來覺得剛才的自

己真是可笑。

「小雞吃了很多飯呢！」

悠娜開心地摸摸小雞的頭，然後像是對待易碎品那樣，小心翼翼地將牠放回籠子。

「跟你說喔，波波菈小姐說悠娜可以不用喝咳嗽的藥。但是要穿暖一點早點睡覺。然後啊，還有……」

悠娜跟平常一樣。尼爾回家後就跟在他身後，不斷說今天發生的事情。就像是要彌補分開時的空白似的。

鬆了一口氣的尼爾放下背包，一邊聽悠娜在背後說話，一邊在廚房生火。這時，咳嗽中斷了悠娜的話，接著越咳越激烈。

「悠娜，妳說太多話了，得休息一下才行。」

回過頭的瞬間，傳來液體滴落的聲音，似乎是咳得太嚴重而吐了。尼爾本來想要連忙趕過去，卻當場僵住動彈不得。摀著嘴的悠娜雙手都染上黑色，還發出一股顯然不同於嘔吐物的腥味。尼爾過了好一陣子才領悟那是血的味道。

「哥哥……好……痛……」

悠娜露出快哭出來的表情試圖站起身，但又開始劇烈咳嗽。暗紅色的血塊從指縫間溜下，落到地上那灘血中後濺起，就像是某種生物在蠢動般。

一個可怕的詞閃過腦海。黑文病。那是一種又稱為黑色死神的病。

＊

「總之，這樣她應該會舒服一點。」

波波菈用眼神暗示尼爾離開房間。陪在好不容易睡著的悠娜身邊的迪瓦菈也點點頭。

不太記得那之後究竟發生什麼事。只記得自己抱著一直喊背部痛的悠娜衝出家門。印象中似乎是在半路遇到迪瓦菈，她叫自己回到家中。

一回過神，波波菈已經餵悠娜喝下藥，而迪瓦菈則是幫忙清理被血弄髒的地板。不，正確來說，迪瓦菈和波波菈接手了所有事，自己只手足無措地站在旁邊而已。

父親死的時候還有母親，母親死的時候還有悠娜。如果悠娜死掉的話呢？尼爾有種要被吸入漆黑洞穴的感覺，無法繼續想像下去。

「為什麼……為什麼悠娜會……？」

走下樓梯，和波波菈獨處後，尼爾忍不住這麼說。

「她還那麼小。是因為我沒有好好照顧她嗎？是因為吃得不夠營養嗎？」

「不是。不是因為你沒有好好照顧她，也不是因為食物。黑文病就是這種病。」

波波菈說她也不知道令人聞之色變的絕症——黑文病的真正原因。並非藉由人類或動物傳染，也不是來自父母的遺傳疾病。和體質與生活習慣也沒有必然的因果關係，本來很健壯的人罹患黑文病的案例也不少見。

「據說最初多半先從咳嗽和發燒的症狀開始。所以很容易被誤認為是普通感冒。」

「難道，波波菈小姐早就知道了？」

或者迪瓦菈也知道。一聽到悠娜咳嗽，迪瓦菈就叫他們去找波波菈。然後，波波菈沒給她止咳藥，而是說要觀察一下。應該是早就知道一般的止咳藥對她無效吧。

「我一直在想，如果是我判斷錯誤就好了。可是我和迪瓦菈都看過黑文病的患者，所以……」

波波菈用幾乎聽不到的細小聲音這麼說著並低下頭。

「悠娜……之後會怎麼樣呢？」

「她能活多久？」這個問題尼爾問不出口，他也知道黑文病是一種絕症，沒有特效藥也沒有辦法治療。正因為是大家都害怕的病，所以每個人都多少有一些這種病的知識。

「每個人情況不太一樣，但都會持續發燒、咳嗽和身體疼痛。悠娜說她背部痛，但正確來說是來自骨頭的痛。痛的部位因人而異，有些人是腿骨痛，有些人是手骨痛。」

據說症狀惡化後，痛的部位會擴散到全身。最後會動彈不得，就算靜靜躺在床上也會持續受到痛楚的折磨。同時，因為吐血的關係，身體也會越來越虛弱，甚至可能導致症狀急速惡化。

「如果身上出現類似黑色文字的東西，剩下的日子就不多了……」

「沒有辦法治好嗎？」

尼爾知道這是很愚蠢的問題。明知如此，卻還是不由得這麼問。

「吃藥可以勉強止痛。但沒辦法徹底根治。」

「但至少可以止痛吧？既然這樣……」

不想讓悠娜受苦。就算只能止痛也好，希望能讓她的痛楚消失。但波波菈輕輕搖了搖頭。

「黑文病的止痛藥必須從其他地方進口。沒辦法像止咳藥和退燒藥那樣，在村子附近就能採到材料。」

換言之，那種藥非常昂貴。尼爾平常就常幫忙採集止咳藥和退燒藥的藥草，需要的時候只要

去找波波菈拿就行了。但是，如果是從其他地方進口的藥就沒辦法了。

「即使如此……為了悠娜……」

波波菈悲傷地垂下眼簾，不再多說什麼。

*

為了悠娜，什麼都願意做。這是尼爾身為哥哥的想法，絕無半點虛假，但現實沒有那麼簡單。

家裡不是完全沒有積蓄。在母親過世後，發現一些現金跟父親的信一起被珍藏在家裡。尼爾一直沒有去動那筆錢，把它當作發生意外時的備用金。母親當年應該也是懷著這個想法把錢存起來的吧。

雖然錢沒有很多，但有一筆發生意外時能動用的現金在身邊還是很令人放心。所以即使聽說止痛藥非常昂貴，也覺得應該有辦法撐過去。

實際上，那種止痛藥也非常有效。雖然仍持續咳嗽和輕微發燒，但黑文病的咳嗽本來就只是輕微的乾咳，不像季節轉換時無法入睡的咳嗽那麼嚴重。只要能夠止痛，對身體的負擔就會大幅減輕。

問題在於必須持續服用那種藥。一旦停藥，痛楚就會毫不留情地襲來。所以必須不斷地支付

高額的金錢買藥，家裡的積蓄一轉眼就見底了。

「哥哥……已經要出門了嗎？」

悠娜揉著惺忪的睡眼起身。準備出門時已經很小心不要發出聲音了，她應該是察覺到細微的動靜才醒來的吧。

「今天要去採紫萁，所以得早點出門。悠娜可以繼續睡喔。」

「要去有很兇的羊那邊嗎？」

悠娜的表情蒙上一層陰影。紫萁多半生長在北方的平原上，但那裡頻繁傳出看到魔物出沒的消息，而且也棲息著非常多野生羊。

「對不起，因為悠娜生病的關係，哥哥才得……」

「不用擔心。」

尼爾露出笑容，打斷悠娜的話。

「哥哥才不會輸給羊。去年我不是曾經獵了羊肉回來嗎？」

不過，那時候身邊還有村子裡的大人，尼爾打倒的羊已經因為踩中陷阱的關係虛弱很多了。

「今天是去採紫萁，但過陣子會再讓悠娜吃羊肉的。」

這也不全然是為了讓悠娜放心而撒的謊。現在的臂力比一年前強，腳程也變快了。只要有像

樣的武器，區區一隻羊應該有辦法獵吧。但最困難的問題在於，有沒有辦法弄到所謂「像樣的武器」。

「那我出門了。」

「路上小心喔！」悠娜這麼說著打算揮手，但又咳了起來。

去平原之前先繞到南門。這個時間村子裡的人大多還在睡，商店聚集的街上也沒有人煙。只有自己的腳步聲迴盪在寂靜的路上。

不久，傳來了水車轉動的聲音和母雞的叫聲。這個時間養雞戶的女主人應該在撿雞蛋了吧，看樣子果然沒有猜錯。

「早安。」

尼爾為了避免不小心踩到草叢裡的雞蛋，在隔了一段距離的地方開口。

「早安啊，尼爾。今天真早啊。」

「那個，如果有什麼工作的話……」

為了賺錢買悠娜的藥，希望能盡量多做一些工作。所以養成在路上遇到村民就問有沒有工作可以做的習慣。

「對不起喔。現在人手很充足，沒有什麼要拜託你幫忙的。」

養雞戶的女主人露出抱歉的表情這麼說。他們本來就只養夫妻兩人能夠照顧得來的雞，而且

這一帶生長的草和土裡的蟲能夠餵養的雞也不多。如果要多養一些，就得特地去買飼料來餵。養雞戶夫妻手頭沒有那麼寬裕。

「對了。如果你有事要去海岸鎮，就幫我撿些貝殼來吧。」

「貝殼？」

「聽說讓雞吃碎貝殼，就能生下品質好的蛋。」

「那麼，如果有人託我去跑腿，我就去幫忙撿貝殼。但可能沒有那麼快就是了。」

「當然沒關係。反正我也不急，順道幫忙就可以了。」

海岸鎮太遠了，只為了一件事特地跑一趟實在划不來。而且尼爾並不喜歡那座城鎮。之前只去過一次，但對那座城鎮盡是不愉快的回憶……

再次穿過店鋪林立的街道朝北門走。路上還是沒有村民的身影。北門平常都有兩個守衛，現在也只有一個。尼爾照例問對方有沒有什麼工作可以做，守衛露出傷腦筋的表情搖搖頭。

「但我會幫你問經過這裡的人有沒有事情要拜託。回程的時候再過來一趟吧。」

「謝謝。」

「可別抱太大希望喔。」

守衛會這樣補充也無可厚非。這個村子裡的人都很溫柔，但同時也都很窮。在其他城鎮被拿來當作雞飼料的碎麥和當作釣餌的小溪魚，在這個村子都是珍貴的食物來源。

不足的還不只是食物，勞動人口也非常少，因為沒有人有足夠的財力能雇人。就算是家境比較寬裕的村民，也頂多只能負擔得起製作、縫補衣服的工錢而已。除了擁有自家店面的人和守衛之外，成年的男人都只能到其他城鎮工作賺錢。尼爾的父親以前也是其中之一。

所以村民們給尼爾的「工作」其實比較接近施捨。他們會特別找些可以換零錢或食物的工作給他做。尼爾也知道，在村子裡很難再賺更多錢了。

但尼爾只有十五歲，就算去其他城鎮也沒有人願意雇用他這個年紀的人。讓他痛切地希望自己能快點長大，想要能夠賺更多錢。再這樣下去別說是藥錢了，就連明天的三餐都沒有著落……

尼爾花了約半天的時間在平原上採紫萁後回到村子。守衛雖然依約問了經過北門的人，但據說沒有人需要幫忙。

於是尼爾也去找迪瓦菈商量。在酒館唱歌的迪瓦菈對村子裡的消息非常靈通。村民們有事會去請教波波菈的意見，相對的，迪瓦菈對村民們來說是抱怨或是傾訴煩惱的對象。所以她很清楚

誰需要人手幫忙。但是，今天就連迪瓦菈也只能搖頭。

「我說尼爾，最近正好有位婆婆在找房子。因為住在遠方的兒子夫妻要回來了。」

「迪瓦菈小姐的意思是說……」

「只要賣掉房子，就能撐一段時間。圖書館還有多的房間，可以空出足以供你們兩個人生活的地方。」

尼爾從沒想過要賣掉房子。因為是很老舊的小房子，應該也賣不了多少錢，但至少能支付悠娜的藥錢，擺脫不知道哪天會沒錢買藥的不安。

「要不要考慮看看？」

他很清楚，點頭才是正確的決定。家裡的積蓄已經見底，賣掉房子拜託波波菈讓他們住在圖書館的一個房間才是最好的。

雖然腦中明白，但遲遲沒辦法點頭。對自幼體弱多病，大多待在家裡生活的悠娜來說，那棟房子肯定是個很特別的地方。更重要的是，那是唯一有已故母親回憶的地方。為了買藥已經出售了母親的衣服和生活用品，現在身邊沒有任何母親的遺物，實在不忍心連房子也賣掉。

「我還是……」

尼爾沒辦法繼續把話說完，只默默低下頭。但光是這樣，迪瓦菈似乎就明白了。

「我知道了，也對。」

「對不起。明明妳是為我好才告訴我這件事。」

「不，我早就猜想你可能會這樣回答。是我才要向你道歉。」

尼爾推開厚重的門離開酒館。一想到今天沒有其他工作，明天的工作也還沒有著落，心情就跌到谷底。

回家途中看到年輕的媽媽拉住小孩子說「不可以去那邊」，心情又更加沉重了。尼爾隱約知道村子裡的媽媽們禁止小孩子到尼爾家附近玩。因為她們都害怕悠娜的黑文病會傳染給自家的孩子。

當然，黑文病不會傳染是村子裡每個人都知道的事。所以大家不會明顯避開尼爾，用跟過去一樣的態度對他。

但即使如此，村民們還是會擔心。雖然大家都說黑文病不會傳染，但難保不是只是不容易傳染而已。就算大多數人不會被傳染，但也許特定的某些人會被傳染。既然不知道病因，就沒有任何事情可以肯定地說絕對不會發生。

就在尼爾拖著有如綁上鉛塊的雙腳行走時，突然想到早上出門前忘記替田裡的作物澆水。

本來就不多的現金全都花在悠娜的藥錢上，至少希望不用多花錢買食物，母親在生前把院子改成農田，想要自給自足應該不是不可能，所以之前努力地除去雜草，仔細翻土，種下好不容易才拿到的一點點種子。

尼爾邊在心中祈禱「拜託還來得及」，一邊狂奔回家，奮力縱身越過崩塌的圍牆。但是，來到院子的尼爾不由得當場跪倒。好不容易發芽長出葉子的苗全都枯萎了。雖然聽說要在這片土地上種植作物並不容易，但沒想到竟然只是忘記澆一次水就枯萎。

回想以前，母親注意澆水到了神經質的地步。雖然會把照顧雞的工作交給尼爾，但從不讓他插手田裡的事。就連這麼細心的母親，也常常讓作物在收穫前枯萎。

兩個小孩子要在這個貧窮的村子裡生活，難道真的太困難了嗎？難道只能賣掉房子嗎？家裡已經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了……

就在尼爾覺得一切都沒有希望的時候，一個想法悄悄溜進心中。還有東西可以賣。沒錯，雖然只有一個，但還有可以賣的。

雖然想要站起來，但怎樣都辦不到。感覺似乎有某種非常重的東西壓在自己背上。得快點進屋替悠娜做飯，然後為明天做準備……腦中浮現幾件非做不可的事情，但尼爾還是一動也不動。

*

「哥哥今天要去哪裡？」

大概是從準備的過程中發現尼爾要出遠門吧，悠娜露出不安的表情抬頭望著他。

「我要去海岸鎮跑腿。」

悠娜緊抿著唇，抓住尼爾上衣下襬。可能是察覺到不對勁吧。

「有人拜託我去撿貝殼。聽說雞吃了之後，就能生出品質好的蛋。雖然說是要打碎再吃，但是雞真的會吃貝殼嗎？」

尼爾沒有說謊。幸好昨天有跟養雞戶的女主人說過這件事。這都是真的。即使如此，悠娜還是緊緊抓著上衣下襬不放。

「只要去做這個而已嗎？」

「不是，當然還有接受其他委託。跑那麼遠一趟，只為了撿貝殼的跑腿費太不划算了呀。」

這次說了謊。其實根本沒有其他委託。

「花店的大嬸請我去買球根，因為鬱金香的球根只有海岸鎮有賣。」

可能不小心說太多了，雖然這麼想，但還是停不下來。因為覺得如果不持續說謊可能會無法掩飾，會被悠娜看穿自己真正的意圖。

「還有材料店的大叔……」

「悠娜今天晚上要一個人過嗎？」

看到低著頭的悠娜，尼爾鬆了一口氣。她不是看穿自己的意圖，只是怕寂寞而已。大概是想到半年前一個人看家的事情，覺得很不安吧。

海岸鎮很遠，而且途中會經過據說有魔物出沒的南方平原，所以只能在日正當頭的時間移動。不管多迅速把事情完成，也很難當天來回。

「因為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沒辦法馬上回來對不對。」

「之前悠娜不是自己一個人看家過嗎？現在妳又比那時候大了。」

告訴悠娜好好看家可以幫自己大忙後，她才終於放開抓著上衣下襬的手。

尼爾轉身背對露出擔心的表情送行的悠娜，反手把門關上，然後頭也不回地跑開。害怕如果現在停下腳步，可能就會連一步也無法踏出。

跑到上氣不接下氣才終於停下腳步。回過頭時已經看不到村子了。尼爾一邊走一邊調整呼吸，現在需要先保存一些體力，魔物移動的速度很快，如果不在還離很遠的時候先發現對方，然後全力跑走的話肯定逃不了。

有大型魔物出沒的南方平原就在眼前了。現在比以前更加了解要保持多遠的距離，以及哪裡有可以安全休息的地方，但是心情卻比以前沉重得多。

第一次受託前往海岸鎮是半年前的事。要送緊急的信件給住在那裡的人，以及在花店買鬱金香球根，在材料店買天然橡膠。

因為放悠娜一個人看家而懷著不安離開村子後，遠遠就看到巨大的魔物，拚了命跑過平原。第一次看到的海非常漂亮，但籠罩整個城鎮的魚腥味也讓他緊閉著嘴不敢大口呼吸。在鎮上跑來跑去時，頭髮和皮膚都變得很黏，感覺非常不舒服。花店的女性告訴他，這都是因為來自海上的風。

買了球根和材料後，為了送信踏進充滿許多大房子的區域。那裡的街道非常錯綜複雜，而且建築物也讓視野變狹窄。雖然好不容易把信送到，卻找不到回去的路。

不知道是因為時間的關係，還是因為這裡都住著一些本來就不喜歡外出的人，路上完全看不到行人，連向人問路都辦不到。尼爾不知道究竟該往哪裡走，頓時陷入困境，最後走累了只好靠在陌生的家門前休息。

『你在這裡做什麼？』

這時突然有人跟尼爾說話，嚇得他連忙離開門邊。

『你不是這附近的小孩吧。迷路了嗎？』

尼爾鬆了一口氣，心想這下總算能問路了。所以當男人打開門走出來的時候，完全沒有戒心。

被問到是不是一個人來這裡時，也老實地點頭。

男人咧嘴一笑。尼爾本來想要後退，但對方抓住他的手臂，還摀住他的嘴，企圖把他拖進家中。雖然想掙扎逃跑，但無法動彈，男人的力氣比想像中大。

『不想要錢嗎？』

男人在耳邊低喃，尼爾全身都泛起雞皮疙瘩，用盡全身的力氣甩開男人的手跑開。男人在背後放聲大笑，並說：

『如果想要錢，歡迎隨時來找我。』

尼爾拚命向前跑，想要躲避男人的聲音。跑著跑著，回過神才發現已經來到海岸，即使如此，男人的聲音似乎還繚繞在耳邊，所以尼爾繼續奮力奔跑。

幸好，拜託尼爾去海岸鎮跑腿的村民並不多。就算有事也會說順道再辦就好，多虧如此，這半年來讓他漸漸淡忘那件不愉快的事，以及那個男人的笑聲。

但是，現在卻再次來到這裡。看到海岸鎮的時候，尼爾的腳步也不由得沉重起來。希望會再次迷路，希望永遠都到不了。但是，要去的那棟房子就在距離入口不遠的地方。諷刺的是，這次沒有迷路。

仔細抬頭觀察，發現那是一棟很豪華的房子。男人應該很富有吧。那個笑聲再度迴盪在耳邊，尼爾的雙腿不禁微微發抖。只要向前走，就再也無法回頭了。

尼爾發現心中的另一個自己正在尋找掉頭離開的理由。心裡傳來一個聲音說，乾脆拋開一切

吧，夠了，已經夠了，無法再背負更多重擔了。

不可以。如果現在掉頭，悠娜怎麼辦？

這五年來，悠娜一直是自己的心靈依靠。只要想著明天要讓悠娜吃什麼，就能暫時逃避對遙遠未來的不安。只要每天忙著照顧生病的悠娜，就能忘記母親的死。還是小孩子的自己能勉強努力到現在，也都是因為有悠娜。

「這都是為了悠娜。」

說出這句話後，尼爾下定決心，輕輕推開眼前那扇門。

*

悠娜的病情維持在不錯的狀態。沒有了痛楚後，多少恢復了一些食慾，開始能餵放養在院子裡的雞，或是到圖書館玩。雖然依舊持續咳嗽，但幸好不會吐血了。

只有在尼爾每隔幾天就要去海岸鎮一趟的時候，悠娜才會表達寂寞與不安，除此之外的時間都能露出笑容。所以尼爾覺得現在這樣很好。即使為了換取悠娜的藥錢，自己心中某個部分漸漸崩毀也無所謂。

尼爾一邊這麼想，一邊緩緩向前走。好累。好想什麼都不想的直接倒頭就睡。每次從海岸鎮回來都會這樣。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回程反而比去程還要難受。

突然聽到有人呼喚自己，尼爾停下腳步。是迪瓦菈。原來已經不知不覺走到噴水池前了。

「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

「只是在想事情。」

「那就好。喔？你把後面的頭髮綁起來了呀？」

「因為……不綁很礙事。」

平常都是隨便把頭髮束在後面，但自從那次之後，現在已經養成好好地綁起來的習慣。

「這樣啊，你的手真巧。」

迪瓦菈佩服地說，不經意地把手伸向尼爾的頭髮。明知道她這個動作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雖然知道，但……

「尼爾？」

一回過神，自己已經用力把迪瓦菈的手揮開了。頭髮被碰到的瞬間，前一天晚上的記憶就閃現在腦海中。明知道如果不說些什麼，迪瓦菈一定會起疑，卻什麼話都說不出來。

自從開始去海岸鎮之後，不僅不喜歡讓人觸碰頭髮，連頭髮碰到自己的肩膀都覺得非常不舒服。因為會不由得想起那個男人粗暴地抓住頭髮的情景，以及之後被迫做的那些事。即使努力想要忘記，那些記憶仍然像是深深烙印在五感之中似的，總是糾纏不休地不斷浮現，時時刻刻折磨著尼爾。

本來甚至想乾脆把頭髮全部剃光，但如果這麼做，一定會被問為什麼。尼爾沒自信能好好回答這個問題，而且每次被問，一定又會想起那個男人。所以只好把頭髮綁起來，避免碰到肩膀或脖子。

「抱歉抱歉，好不容易才綁好，要是鬆掉就不好了呢。」

「對不起。」好不容易才擠出的聲音非常沙啞，無法想像是自己發出來的。

「啊，對了對了。」

迪瓦菈本來打算再次撥弄琴弦，但突然像是想到什麼似的這麼說。

「波波菈在找你喔。要在你回家前過去一趟。還有……」

「還有？」

「你別太勉強自己了喔。」

尼爾用笑容敷衍。迪瓦菈應該是看到自己疲憊的樣子才擔心地這麼說，但她應該什麼也不知道。如果知道，肯定不會這麼關心自己，而是會露出看髒東西的輕蔑眼神吧。

本來以為波波菈也會說一樣的話，但尼爾猜錯了。波波菈沒有問自己是不是身體不舒服，也沒有要自己別太勉強。

「我有工作想要拜託你。」

這平淡的語氣讓尼爾鬆了一口氣。現在比起擔心和同情，比較希望別人能用跟平常一樣的態度跟自己說話。

「不過，這個工作非常危險。我不太確定能不能拜託你這個工作……」

波波菈說到這裡就猶豫地停了下來。

「是怎樣的工作呢？」

「擊退魔物的工作。」

腦中浮現南方平原看到的巨大黑色身影。那個別說是擊退了，單憑一個人連稍微絆住牠的行動都不太可能的身影。即使如此，尼爾仍沒有要拒絕的意思。

「當然不會只有你一個人去。應該會有其他三個人從別的城鎮和村子過來幫忙。」

加上尼爾就四個人。波波菈進一步解釋，希望靠這四人去掃蕩魔物的巢穴。出沒在北方平原的魔物很有可能就是從那個巢穴湧出的，所幸都是小型魔物，就算是外行人也有辦法擊退。

「有其他大人在，而且魔物也沒有很強，但……」

看樣子，波波菈比尼爾還要猶豫不決。既然對手是魔物，不論情況如何都一樣危險。必須先

做好會受一點傷的心理準備，運氣不好的話，還有可能會不小心喪命。

「可是，也不能放著不管吧？」

如果北方平原的魔物數量變多，村子也會有危險。

「既然這樣，我願意去。況且我也得賺錢替悠娜買藥。」

尼爾不怕危險，只要有工作讓他可以不必去海岸鎮都好。

「那就交給你了。這個工作雖然危險，但也可以拿到相對豐富的酬勞。」

聽到金額時，尼爾一瞬間懷疑自己聽錯了。如果要拿到這麼多錢，該去那個男人家幾次？該忍受那種屈辱幾次？

自己身體的價值跟擊退魔物的酬勞差距太大，令他感到驚愕不已。

「我要去。就算危險也沒關係。」

「真的要小心喔。」

波波菈眼中透露出一種不知道是悲傷還是痛苦，卻也不像是同情或憐憫的陰暗神色。看到她的眼神，尼爾才終於明白。

波波菈還有迪瓦菈可能都知道，購買昂貴藥品的錢是怎麼賺來的，以及為了賺錢付出了什麼代價。就是因為知道，才會明知有危險仍幫他接洽能獲得高額酬勞的工作……

發現她們知道的瞬間，臉頰因羞恥而發燙。同時，也很感謝用與平常一樣的態度面對自己的迪瓦菈與波波菈。之前為什麼會覺得她們會瞧不起自己呢？她們根本不可能會那樣對他。

「波波菈小姐，謝謝妳。」

但波波菈眼中的陰暗神色遲遲沒有消失。

*

集合地點是村子的北門。因為這個村子很少有外人出現，所以尼爾一看就知道那裡的兩個男人跟自己接了同樣的工作。

但是，他們大概沒想到會有這麼年輕的少年同行吧。一看到尼爾就皺起眉頭，還想把他趕走。

「小鬼就乖乖回家。我們可不是去玩的。」

「我知道，所以……」

「滾回去。如果看到小鬼死掉，晚上會睡不好。」

該怎麼樣才能說服他們讓自己同行呢？實在不想失去這個得來不易的工作機會。就在尼爾打算繼續解釋的時候……

「你們在吵什麼？」

傳來一個熟悉但又不想回想起來的聲音。不需要回頭確認也知道說話的人是誰。

「你怎麼會在這裡？喔，對喔。你是這個村子的人啊？」

是那個海岸鎮的男人。為什麼這傢伙會在這裡？但看到男人配劍的瞬間，疑問就煙消雲散了。男人家裡擺了非常多劍，好像都是他花錢收集來的，據說每一把劍都有殺過人的痕跡。性癖不正常的人，想必連收集癖也很不正常吧。

另外兩個男人似乎都認識那個海岸鎮的男人，從對話中得知，他們在這類工作中見過好幾次面。那個男人大概是為了享受把收藏品拿出來用的樂趣，才刻意接下狩獵魔物的工作吧。

「你認識這小鬼嗎？」

「嗯，很熟啊，對吧？」

海岸鎮的男人露出別有所指的笑容看著尼爾。

「這傢伙應該不會礙手礙腳吧。他有足夠的臂力能推開高大的男人，逃跑的腳程也相當了得喔。」

他說的是第一次見面時的情景。尼爾忍不住別過頭，但男人一副覺得很有趣的樣子，執意想看他的表情。

「雖然長得像個女人，但個性可倔得很，而且還很會忍呢。」

尼爾手腳僵硬，完全不聽使喚。甚至無法揮開他故作親暱地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

「搞不好意外地有用喔。不過我倒是有點想看看這傢伙被魔物嚇得放聲大哭的樣子。」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那就帶他一起去吧。」

尼爾對這個男人恨之入骨。但因為他的一番話，自己才得以同行，不至於失去這份工作。難道還有比這更屈辱的事嗎？

為了悠娜，這一切都是為了保護悠娜……

在他緊緊握住雙拳，不斷在心中這麼默念的時候，後腦勺突然被人壓住。

「你那眼神是怎樣？」

不，力氣稱不上是壓住。但自己卻無法動彈。

「可別打鬼主意喔。我之前應該告訴過你了吧？」

男人壓低了聲音。另外兩人不可能聽得到的低喃聲，伴隨著溫熱的氣息掃過耳朵。就像是毒液流進耳裡一般，尼爾緊咬住牙關忍耐。

感覺到對方的手指在綁起的頭髮上遊走，接著，頭髮被唰的一聲解開。男人這才帶著笑意走

遠。

得快點重新把頭髮綁好才行，但怎樣都綁不好。撿起掉落在地上的繩子時，尼爾發現自己的手忍不住發抖。

大家預測那個魔物的巢穴，位於面向平原的山岳地帶。因為早在很久之前就知道在曲折狹窄的山路深處有個洞窟。怕陽光的魔物會棲息在那裡也不奇怪。

披荊斬棘走進山路的時候，明顯感覺到手因緊張而僵硬。上一次拿劍是跟村民們一起獵羊的時候，那時候手中拿的是用來擊倒野獸的鈍器，但這次不一樣。為了讓尼爾能進行工作，波波菈借他的是放在圖書館倉庫裡的老舊單手劍。

尼爾不知道所謂「有殺過人的痕跡」是怎麼一回事，但看到發出灰暗光芒的劍刃，那瞬間就直覺地認為這把劍吸過不只一次鮮血。雖然手中的劍非常可怕，但一拿到手上卻很快就熟悉它的手感了。簡直就像一直在等著尼爾拿起它似的。

「吹來的風莫名潮濕啊。」

走在最前面的男人疑惑地說。這麼一說，這種冰冷又沉重的空氣，就像是快要下雨前的感覺。不過，抬頭仰望時天空卻一片湛藍，萬里無雲。

「快點解決早點收工回去吧。要是下雨就麻煩了。」

距離洞窟還有一段距離。一行人的腳步也自然加快了。就算現在晴朗無雲，但天氣也有可能急速變差。不過，大家都想錯了。急速變差的不是天氣，而是能見度。

「起霧了!?」

看樣子夾帶濕氣的風是起濃霧前的預兆。不知不覺間，四周籠罩在與天空顏色無異的濃霧中。

「怎麼辦!?要回頭下次再來嗎？」

「只要進了洞窟，有沒有起霧都沒差吧？」

就在男人打算要大家快點繼續前進時，白色濃霧前方出現好幾個黑色的影子。

「是魔物！」

尼爾連忙轉頭，發現後方也有黑影靠近。一行人被包圍了。

「我知道了！魔物不是棲息在洞窟裡！這一帶全部都是魔物的巢穴！」

就算不是洞窟，只要能遮蔽陽光，魔物就能自由活動。山上的日照時間本來就比較短，加上狹窄的山路和頻繁發生的濃霧，想必是充分構成了魔物棲息地的條件。

「要來了！」聽到這聲叫喊的時候，黑影已經近在眼前。尼爾用力揮下手中的劍。

透過劍刀傳來沉重的手感。就在尼爾覺得這感覺跟殺羊很像的時候，便看到一抹鮮紅，溫熱的液體頓時噴濺在身上。是血。跟悠娜吐出的黑血有著同樣的腥味。第一次看到魔物的血，讓尼爾疑惑不已。

看起來只是個影子的魔物，一劍斬下的感覺卻跟野獸一樣，還會流出鮮紅的血。但是，倒下後不會留下屍體。被砍倒的魔物會化成黑霧消失，只留下一灘深紅色的血。

魔物到底是什麼？

但是，這個疑問很快就消失了。因為現在沒空想那些。雖說魔物體型較小也較弱，但數量非比尋常的多，讓尼爾無暇思考其他事。

一心一意地揮舞手中的劍，任憑噴濺的血灑在身上。不管怎麼斬殺，霧的另一頭仍舊持續出現新的黑影。那些影子莫名地像人類，有頭和手腳，還會站立移動……

不知不覺間，已經分不出自己殺的究竟是人還是魔物。會不會其實自己殺的不是魔物，而是活生生的人類呢？這黏稠的鮮紅色液體，會不會其實是人類的血呢？

一回過神，發現眼前出現熟悉的衣服。是海岸鎮的男人。他似乎正陶醉地試用心愛的劍，完全沒發現尼爾就在身邊。

看到男人臉上露出一抹笑容。從頭到腳都濺滿鮮血的樣子，與其說是人類，更像是怪物。剛才的自己是否也露出一樣的表情呢？自己肯定帶著跟他相同的表情，不斷地斬殺魔物。內心深處覺得殺戮很有趣。三隻、四隻……不斷地打倒魔物時，甚至開始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究竟誰才是怪物？是那些魔物？還是自己呢？

霧又變得更濃了。

已經不知道自己究竟打倒了多少魔物。腦袋還是一片麻痺，沒辦法好好思考。不過，可以確定已經消滅了這一帶大半的魔物。尼爾重重吐出一口氣，循著原路折返。

雖然沒有受重傷，但似乎還是免不了一些擦傷、撞傷一類的小傷。全身上下都隱隱作痛。噴濺在手腳上的血已經乾掉，一動就會傳來某種東西繃緊的奇妙觸感。因為鼻子早已習慣血腥味，所以聞不出來，但自己身上肯定非常臭。

總之好想快點洗澡。雖然已經沒體力奔跑，但還是盡可能地快步向前走。

不久，霧終於散去，兩個男人從後面追了上來。是在村子的北門前，企圖把尼爾趕回去的那兩個人。他們其中一個人拖著腿，另一個人的左手扭向詭異的方向。看到他們的傷勢，不禁覺得自己只受了這種程度的小傷，或許其實是非常幸運的事。

一看到尼爾，兩個男人都瞪大雙眼。大概以為他被魔物殺死了吧。

「原來你還活著啊！」

尼爾默默點頭。

「那傢伙說的沒錯。別說是礙手礙腳了，根本還活蹦亂跳的啊。」

「真厲害啊。」話說到一半，男人像是突然想到什麼似的臉色一變。

「那傢伙呢？沒跟你在一起嗎？」

這次尼爾搖搖頭。

「我想也是。沒想到魔物數量那麼多。我們能夠活下來，就已經是奇蹟了啊。」

男人輕輕嘆了一口氣，一副很歉疚的樣子向尼爾道歉。

「果然不該帶你來的，對小孩子來說太辛苦了吧。」

「不會……」

這樣就能買止痛藥了。悠娜就不會受苦了。

「這都是為了妹妹好。」

沒錯，為了悠娜，什麼都願意做。什麼都肯做。不論是多危險的工作，還是多骯髒的行為。

「這樣啊，不論如何，幸好你沒事。」

左手受傷的男人用右手拍了拍尼爾的背，然後催促大家快點回去。尼爾讓一腳動彈不得的男人扶著自己的肩膀，不發一語地走了一段路。

走出山路，一邊注意周遭狀況一邊穿過北方平原。如果這時候遭到攻擊，肯定毫無反擊之力，但幸好可能因為天氣晴朗的關係，平原上沒有半個魔物出現。這時，尼爾突然想到在南方平原看到的巨大魔物。那個也有手腳，而且一樣會站立行走。

「沒想到人類跟魔物那麼像……」

小時候都說魔物是「漆黑怪物」。第一次看到真正的魔物時，覺得牠們就像影子一樣。但是從沒把魔物跟人類聯想在一起過。

「會嗎？有那麼像喔？」

兩個男人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砍下去的時候會流血，而且感覺確實有砍到東西……」

「要這樣說的話，羊和山羊不也一樣嗎。牠們也會流血，砍下去的感覺也跟魔物很像。」

兩個男人都笑著說「你這小鬼的想法還真奇怪。」看樣子，他們完全沒有想過魔物和人類之間的差異。

「不過，實際砍過人之後，搞不好感覺跟魔物和羊都不一樣喔。不過這個也不能真的去試就是了。」

「實際砍過人……」

尼爾看著染滿血的雙手。手掌上布滿紅褐色的痕跡，這顏色分不出究竟是人的血還是魔物的血。海岸鎮的男人已經死了。再也不用去那棟房子了。

「怎麼了？哪裡痛嗎？」

男人擔心地這麼問，尼爾才猛然回神。把目光從自己的手掌上移開，搖了搖頭。

「想說得早點回家才行。」

腦中浮現緊貼在二樓窗前，等著自己回家的悠娜。今天悠娜也會帶著笑容迎接自己吧。不需要想其他事。只要保護悠娜，其他什麼都不重要。什麼嘛，這不是很簡單嗎……

覺得一直壓在肩上的某種東西減輕了不少，尼爾抬頭仰望天空，一片雲隨風飄過一如往常的藍天。

[報告 02]

沒有什麼特別值得一提的怪事……雖然很想這樣寫，但我辦不到。尼爾發現白書，「石之神殿」的封印被解開了。硬是隱瞞也很不自然，所以我告訴他，這些事情都記錄在「遠古之歌」的歌詞裡。「將來『黑書』會降臨，並且散播疾病。不過，與之對抗的『白書』將會拯救世界」，我把這一節歌詞告訴他，尼爾似乎解讀成只要跟白書合作，就能治療悠娜的黑文病。

我們的選擇究竟是吉是凶？我有點不安。因為他們相遇，發生了一些不尋常的現象。而且都是在短時間內發生。不過，因為白書失去記憶，應該不會讓尼爾暴露在危險中。

另一方面，悠娜的病情不樂觀。為了支付藥錢，尼爾他們的生活相當艱苦。雖然很難說是最好的辦法，但我們決定多介紹一些工作給他。那都是些很危險的工作，但相對的，也能支付高額的酬勞。對於失去雙親的這對兄妹，我們也只能幫到這裡。因為我們必須對所有居民一視同仁。

跟悠娜玩雖然是擅離職守的私人行為，但我不是出自同情才這麼做。如果可愛的小孩子主動親近，會想陪她玩也是人之常情。

連身為外人的我們都會這樣了，尼爾溺愛悠娜更是無可厚非。話雖如此，笑著吃下悠娜做的料理的忍耐力還是令人佩服。看樣子哥哥對妹妹的愛似乎可以超越生物的本能。以前我曾經一起吃過悠娜做的午餐，但希望不會再有第二次了，簡單來說……很難吃。

不，正確來說是……希望能有拒絕第二次邀約的機會。如果悠娜的健康狀況好到可以做菜的話就好了。誠心希望那對兄妹一起生活的日子能盡可能持續下去，即使多一天也好。報告完畢。

（記錄者・迪瓦菈）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封印之章

「這顏色真讓人看不順眼。」凱寧心想。好不容易一口氣宰掉好幾隻魔物，抬頭仰望天空，映入眼簾的天色卻讓人不禁皺眉。那片雲的灰色和平時司空見慣的雨雲顏色有所不同，帶著點奇怪的藍，就這麼遮住了太陽，令北方平原籠罩在灰暗的色調當中。

這種天色卻是討厭陽光的魔物最喜歡的，特別是像這樣看似要下雨的昏暗天空。因此，每到這樣的日子，魔物便會蠢蠢欲動——無論是以山野為家的魔物，或是寄宿在這個身體中的魔物。

左半身傳來一陣震顫。不，杜蘭這傢伙才不管天色怎麼樣，總是心血來潮便盡情為所欲為。凱寧想到這裡，臉上的表情不禁緊繃了起來。就在此時，腦海中突然響起一陣吵雜的哄笑聲，就這麼持續迴盪著。

『妳很瞭解我嘛。不過，妳也跟我沒兩樣不是嗎？反正不管是雨天晴天熱天冷天，妳都想殺殺殺盡情殺個夠嘛。』

「閉嘴。」

明明沒有必要出口成聲，心中的不快還是忍不住脫口而出。

『妳的意思是，這種理所當然的事根本沒必要問是嗎？我想也是。應該完全被我說中了吧。』

這是她慣用的挑釁伎倆。沒錯，凱寧對此再清楚也不過了。

『讚喔。就是這樣，快點生氣吧！』

凱寧只是笑了笑，像是在說「很可惜，我不打算照辦」。這次她沒有發出任何聲音。畢竟她已經習慣了。起初，杜蘭的每句話都能讓她勃然大怒；如今卻頂多只會覺得有些不快，不至於發脾氣。

『哎……跟妳這種已經學乖的人打交道最沒意思了。』

現在反倒是杜蘭明顯不開心起來了。這隻個性扭曲的魔物最喜歡濃烈的負面情緒，隨時都垂涎等待著憤怒、憎恨和厭惡等情感充斥凱寧心中。

總是會習慣的。凱寧嘆了口氣。都相處這麼久了，雖然自己的腦筋稱不上靈光，倒也不至於完全沒有學習能力……

凱寧早就已經停止計算被這隻魔物附身是幾個月還是幾年前的事了。況且，一旦算起來，就難免連帶想起那些事情……像是祖母死去幾年了，以及這世上唯一的血親被魔物所殺，而自己雖在性命垂危之際僥倖保住生命，身體卻變得更加特異，使得原本就對自己敬而遠之的村民們的態度增添了更多厭惡……這樣的日子，已經持續了多少歲月了呢？

至今為止的生活也絕非四平八穩。凱寧生而兼具兩種性徵的身體，使她既是女人，也是男人，卻也因此遭到周遭的人們厭惡。凱寧本身沒有造成任何危害，卻僅僅因為有別於常人，便使得凱

寧全家上下受到各種惡意騷擾……最後使得她的雙親早早過世。就連收養了凱寧的祖母，也因此被迫搬到聚落外去住。這件事讓她體認到，光是與眾不同，便足以成為旁人攻擊的理由。

話雖如此，既然當時還有心情為此感到受傷，表示整體來說狀況還算過得去。和魔物壓倒性的力量比較起來，人類的暴力與殘酷根本不算什麼。

殺害祖母的那隻魔物很明顯以那樣的過程為樂。牠並沒有一口氣奪走祖母的性命，而是細細品味著祖母在牠腳下逐漸衰弱的過程，以及凱寧的悲嘆。等到享受夠了，再當著凱寧的面將祖母的屍體踩爛。曾經對凱寧說道：「不管別人怎麼說，妳都是我可愛的孫女。」將白花做的髮飾戴在她頭上的祖母，就這樣……消失得無影無蹤。

在盛怒之下，凱寧抄起小刀打算刺死這隻魔物，卻因為完全不是牠的對手而身負瀕死的重傷。冷靜想想，這也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然而，雖然凱寧的身體如此特殊，卻還是有品味獨特的魔物想要霸佔。當時的她斷了左手、左眼也被戳瞎，一灘如同漆黑黏液般的物體在她殘破不堪的身體上爬來爬去，對她說道：『把妳那特別的身體交出來吧』。

『我想要能夠用雙腳踩在地上、感受風、雨和光的身體』。

那魔物就是杜蘭，然而牠卻沒能如願。凱寧的求生意志阻礙了牠的計畫。凱寧必須活下去。

只因那是她祖母的遺言。

到頭來，杜蘭只是修復了她受創的身軀，沒能將其據為己有。雖然牠至今仍在伺機採取行動，但實際上頂多只能像這樣口出惡言罷了。

「喂，要來了喔。」

杜蘭的口吻不知怎地比平時還要沉穩許多，打斷了凱寧的思緒。要來了？什麼東西？

「喂喂喂，妳還沒睡醒嗎？」

不，其實自己早就清楚。有某種東西要來了。

如今的身體可以察覺某些普通人類無法察覺的氣息。在體內豢養魔物之後，魔物的感官就成了凱寧的感官。

而那種感覺正提醒凱寧「來了。」。全身的毛細孔驟然敞開，分泌出汗水。有股巨大的……壓倒性的力量正在接近。

「這個方向是……」

是尼爾的村子。凱寧拔腿跑了起來。耳畔聽見一陣地鳴。這次不是靠著杜蘭的感官，而是凱寧自身的聽覺。

凱寧使出全力奔跑。就算距離這麼遠，也可以用人類的耳朵清楚地聽見那陣屬於破壞與殺戮

的聲音。

『出手救人嗎？心腸真好呢。我都快哭了。』

凱寧嘴角浮現一抹笑容。她心中根本沒有絲毫「救人」的念頭。那村裡的人和她根本一點關係都沒有。她要做的，只是把襲擊村子的魔物一隻不留地殺個精光，如此而已。

祖母的仇早就已經報了。凱寧的復仇在打倒踩爛祖母的那隻魔物時就已結束了。她心中覺得，自己就這樣死去也無妨……畢竟她早已失去活著的意義和力氣。

之所以繼續活著，是因為有尼爾在。兩人雖然都很早便失去了雙親，但和有祖母收養的凱寧不同的是，尼爾一直都和年幼的妹妹相依為命。而儘管吃了那麼多苦，尼爾還是保持著開朗且溫柔的個性。

兩人剛相遇時，尼爾難免還是誤以為凱寧是魔物；但當誤會解開之後，他親切地甚至有點雞婆。不僅幫忙凱寧報仇，還說這樣的自己是他的「夥伴」。尼爾的說法雖然笨拙，但也是這句話讓凱寧有了留在這世上的念頭。她決定接下來要以尼爾的「夥伴」的身份活下去。

如今尼爾的村子正遭到襲擊。既然如此，該做的事就只有一件。

凱寧拚命地跑著，到了通往村子北門的小徑時，已經幾乎完全掌握了現狀。哀號、怒吼和某種燒焦的味道一起傳了過來，那股氣息也變得更加強烈。這裡有一大群魔物……而且，是在村子裡。

雖然急著想與尼爾會合，但北門卻緊緊關著。看來被打破的是其他大門。

凱寧嘖了一聲，轉身往回走。沒時間再繞去東門了。如今只能爬上環繞著村子的石頭小山，硬是設法進去了。這對人類而言難以辦到，但以凱寧現在的體能來說，並非什麼難事。

在環視四周尋找容易攀爬處的過程中，一樣突然映入眼簾的物體讓凱寧瞪大了眼睛。小山丘竟然動了起來。不過，她馬上就領悟到那不是小山丘。因為，那塊黑色的物體不是在門外，而是聳立在門內，也就是村子裡。

看起來像黑色小山一樣的物體，其實是一隻大得超乎想像的魔物。

*

凱寧朝著黑色巨大魔物的頭部縱身一躍。超越人類的跳躍力如今剛好派上用場。

『事情開始變有趣了呢。』

「就是說啊。」凱寧一邊回答，一邊盯著下方的大傢伙。

『殺！殺！殺！』

凱寧在空中舉起雙劍，藉著落下的力道，用力揮出手中的兩把劍。一陣衝擊傳達到雙手上，感覺應該是順利擊中了。

在著地的同時，「大傢伙」也一併倒下，在周圍揚起一陣塵土。

「挺有意思的嘛，不是嗎？」

尼爾瞪大了眼睛。本以為他是因為凱寧一擊就打倒了魔物感到驚訝，但似乎不是。此時，杜蘭雞婆地補上了說明。

『完全沒用啦！根本一點屁用都沒有。』

不用看也知道。背後還有魔物的氣息。明明已經用雙劍給予強烈的一擊了，對方卻絲毫沒有衰弱的跡象。

「沒用的話，打到有用為止不就好了！」

再次握緊手中的劍，此時耳畔響起了一陣聲音。

「妳這是……在設法鼓舞士氣嗎？」

一本手工講究的裝釘本輕飄飄地浮在空中。它是自稱「被遴選的存在」，同時還自稱「古代的睿智」的白書。雖然一本會講話的書已經夠奇怪了，但身體中寄宿著魔物的自己和它比較起來，異質程度卻也不遑多讓。

「還是，只是莽撞地想要打了再說？」

本想回它：「我怎麼樣有差嗎？臭書。」，但被尼爾搶先了。

「怎麼樣都沒差啦。要上囉！小白！」

之後，兩人拚命地砍向那隻魔物。大傢伙不只具備超越一般魔物的身高，就連再生能力也超

乎尋常。砍下牠的手腕，馬上就會長出新的；削掉牠腳上的一塊肉，新的肉芽馬上便會填滿傷口。等到魔物巨大的身軀終於停止活動時，握著劍的手早就麻了。要不是兩人同心協力，根本打不贏這樣的對手。

凱寧大口大口地喘著氣，看著眼前魔物黑色的巨大手腳宛如融化般地失去原本的輪廓。就在這時，不知從何處突然傳來一聲哀號。轉頭一看，只見一棟紅磚造的建築物映入眼簾。「是圖書館的方向！」白書叫道。

「悠娜！」

尼爾下意識地拔腿跑了起來。他的妹妹似乎就在那棟建築物裡。

『說的也是。魔物又不只有那隻大傢伙而已。妳也感覺得到這股氣息吧？不，應該連聲音也聽得見吧？牠們所說的話……』

「囉嗦！不用你多嘴，我也很清楚！我要把牠們統統殺光！把在那座小丘上散發出噁心氣息的傢伙們徹底剷除！」

凱寧跑上坡道，衝進那棟紅磚建築。「書庫」之前倒是有去過，但踏入名叫「圖書館」的建築物這還是頭一遭。不過，一走進去，凱寧就明白眼前的一切絕非本來應該發生在圖書館中的光景。再怎麼說，有哪個圖書館的地上會像這樣，有數不清的魔物在蠢動著呢？

有個孩子正努力地迎戰這群魔物。

「艾米爾！」

聽見尼爾叫喚，那孩子轉過頭來。從他的嘴形可以看得出來是在說「各位……」，而不是「尼爾哥……」。艾米爾的雙眼包著好幾層繃帶，照理說應該看不見凱寧才是。他是憑著人聲和腳步聲察覺來的人不只尼爾，還有凱寧在吧。

話說回來，為什麼艾米爾會在這裡？他不是這個村子裡的人。

「你的身體不要緊吧！？」

尼爾一邊掃蕩聚集在艾米爾周遭的魔物，一邊大聲叫道。看來艾米爾之所以有些站不穩，不是因為蒙著眼作戰的緣故，而是身體不適。凱寧突然大吼了一聲：

「你快點退下！」

艾米爾的直覺相當敏銳，聽覺也相當優異，但在看不見的狀態下與魔物戰鬥還是太有勇無謀了。就在凱寧要接著說：「這裡交給我們！」的時候……

「我不退！我絕對、絕對不退！」

艾米爾加大了音量。

「你們讓我明白，我這雙被詛咒的眼睛也有意義！是你們讓我明白，我無路可走的人生還是有未來的！」

艾米爾的叫喊讓凱寧感慨良多。

自己其實才剛認識艾米爾沒多久。彼此要稱為朋友，未免稍嫌早；但若只用點頭之交來形容，又顯得有些不夠意思。兩人之間的關係差不多就是這樣。

＊

艾米爾是南方平原一角的洋房主人。聽見年幼的他在管家照料下過著低調的生活時，凱寧和尼爾等人並不覺得驚訝。

人的生活方式原本就形形色色。凱寧從小長大的村子的村民們，就在貼著陡峭崖壁蓋起的屋中過日子。由於太過害怕魔物的威脅，村民們甚至鮮少離開他們狹小的住家。

一想到崖之村的生活，就覺得那棟陳舊洋房中的生活應該也大同小異。儘管洋房中的怪事也層出不窮，例如有時會突然出現魔物，甚至連書庫中的書都會突然襲擊而來。

洋房的大小和箇中怪事姑且不提，艾米爾之所以和管家相依為命，同時必須用繃帶蒙住眼睛，其實有著非常正當的理由——他的雙眼有著石化的力量。這是一種能讓他看見的所有事物都變成石頭的恐怖能力，而且艾米爾本人不知道該如何控制。

為了不讓自己不小心將周遭的事物變成石頭，艾米爾選擇蒙上雙眼。他放棄了欣賞花朵、閱讀書本這類日常生活中的娛樂，在臉上包覆繃帶，蒙起了雙眼。

或許是覺得光是這樣還不夠保險，艾米爾似乎有很長一段時間從未踏出洋房一步。之所以身邊只留一位管家，想必也是為了盡可能不讓周遭的人接近他吧。或者，是已經不小心將其他的傭人給……不，還是不要擅自胡思亂想好了。凱寧心想。

就算沒有這些令人擔心的因素，艾米爾本身就已經夠厭惡自己的能力了。他稱自己的眼睛是「被詛咒的雙眼」，對此懷有罪惡感。察覺這一點之後，凱寧曾壓抑不住心中的想法，隔著繃帶撫摸艾米爾的雙眼，一邊說道：

「它們沒有罪。」

有些人僅僅為了與眾不同這個理由，就會擺出攻擊的態度。一直以來，凱寧都受到這樣的對待。在受到旁人敬而遠之、輕蔑的過程中，她也曾覺得錯在自己。而糾正凱寧這種想法的，正是她的祖母。所以，她也想對艾米爾做祖母曾經為她所做的一切。

「它們本身沒有罪，都是你身上寶貴的一部份。」

然後，她抓著艾米爾的手，讓他摸摸自己的左半邊的頸部。杜蘭隔著一層皮膚，在凱寧身為魔物的那一部份體內蠢動。她想告訴艾米爾「你不孤單」。

「這是……被詛咒的武器。」

艾米爾聽見這句話，不禁倒抽了一口氣。想必是體認到現在自己所摸的，顯然不是人類的身

體了吧。

「本以為如今復仇已經結束，我再也不需要這樣的身體了。」

之所以在被魔物附身後還選擇繼續活下來，原本只是為了要對魔物復仇而已。為此，凱寧需要超乎人類的力量。原本凱寧以為，替祖母報仇之後，自己就算什麼時候死都無妨。然而，在成了尼爾的「夥伴」之後，她卻開始覺得自己不能無謂地死去。

「現在，我正為了保護夥伴，使用這被詛咒的武器。」

「凱寧姊……」

「這隻手和我自己都還有活著的意義。你一定也有才對。」

活著的意義，還有未來。這是每個孩子都被一視同仁賦予的權利。就算身懷被詛咒的力量，也不需要為此放棄。

「別放棄。絕對不准放棄。你一定能找到答案的。」

*

「這種時候我怎麼能休息！」

艾米爾叫得更大聲了。

「大家都在戰鬥，我怎麼能躲起來睡覺？我想用這股力量……來保護夥伴！」

凱寧明白沒辦法勸阻艾米爾。畢竟自己如果是他，應該也會做出一樣的選擇。

「……別太逞強了。」

「凱寧姊也要小心喔。」艾米爾一邊施放魔法一邊說道。看起來雖然只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孩子，但艾米爾其實能夠使用非常強大的魔法。

「快點去打倒那個混帳傢伙吧！」

艾米爾刻意模仿凱寧的口氣，但這和他一點都不搭調。凱寧不禁笑了出來。

「說的也……是！」

說著，凱寧拿著手中武器朝四周的魔物用力一揮，掀起了夾雜紅色與黑色的飛沫。

『友情扮家家酒玩夠了嗎？』

腦海中響起一句酸溜溜的話語，但凱寧選擇裝作沒聽見，一腳踹飛眼前的魔物。「殺殺殺殺！」杜蘭吼叫著……不，是興高采烈地高呼。明明同為魔物，牠卻對同族被殺一點感覺都沒有，彷彿同族的哀號與求救的話語都和牠無關。

沒錯，凱寧也聽得見魔物的對話。就像魔物的感官成了她的感官一樣，她也變得可以理解魔物的語言……雖然內容大多是一些無意義的單詞排列而已。

在尼爾和艾米爾聽起來，魔物的話只是一些奇妙的聲響罷了。這一點，在被杜蘭附身之前的凱寧也不例外。

沒多久，耳邊再也聽不見牠們的聲音。館內的魔物總算被掃蕩一空了。

「把門關上，別再讓魔物進來了。」

艾米爾回應：「那我去關。」，同時往入口走去。就在這時，他嬌小的身體突然彈上了空中。

「艾米爾！」

一坨黑色的塊狀物撞飛了艾米爾。凱寧以為又跑出了新的魔物，警覺地舉起了手中的劍。然而，對方並不是新出現的魔物，而是照理說剛才已打倒的那隻「大傢伙」。

當時只看到牠的手腳宛如融化般地消失無蹤，但沒有做進一步的確認。畢竟在那同時，所有人都被圖書館傳來的尖叫吸引了注意力。沒想到這傢伙就算只剩下頭，還是能活得好好的。

「你這……臭大頭！」

凱寧用力揮下手中的劍，卻眼睜睜看著劃開的傷口迅速地癒合。那股驚人的再生能力絲毫未見任何衰減。而且，或許是因為只剩下頭部的緣故，魔物的速度變得更快了。「該怎麼辦才好。」尼爾不禁喃喃自語。

「把牠趕進地下室，就這樣關在那裡如何？」

據白書說，那裡的牆壁應該夠厚。不愧是自稱「古代的睿智」的傢伙。

「地下室是嗎？好！」

話雖如此，這件事說來簡單，實際執行起來卻不見得如此。一行人反覆揮砍，減緩牠的動作，

才勉強一點一滴地將牠推往地下室的方向。當魔物的血在地上逐漸匯聚成一大灘時，地下室的門終於就在眼前了。

「把牠逼進去！」

隨著白書一聲令下，尼爾把這顆「大頭」推進了地下室裡。凱寧隨即關上門，用背頂住。

「拿鑰匙來！快點！」

凱寧維持著用背頂門的姿勢，伸長了手。尼爾會把鑰匙拿來。只要鎖上這扇堅固的門，就可以封住這傢伙……才剛這麼想，卻看到尼爾的動作突然停了下來。接著，鑰匙掉到地上，而尼爾的左肩也「長」出了黑色的刺。

發生了什麼事？現在是什麼狀況？凱寧完全無法理解。黑色的刺是從地板上的那灘血中延伸出來的。然而，光靠液體，真的有辦法刺穿人的身體嗎？

貫穿尼爾肩膀的刺突然動了起來。鮮血隨之噴濺而出，尼爾也應聲倒地。地板上的血突然膨脹了起來，變化為熟悉的形狀。是人。血液形成的這道人影，看起來就像是穿了一件突兀的外套，彷彿背上長了翅膀一般。

黑色的人影動了起來，下個瞬間便化為一陣颳遍圖書館內的旋風。原本散落各地的書本被這陣風捲起，散成一片片的書頁在館內飛舞。由於能見度實在太差，根本無法掌握四處飛舞的書頁究竟有幾百，或是幾千頁。

『喂喂喂！這下可跑出了個不得了的傢伙啦！欸，妳應該知道那是什麼吧？妳一定知道吧？』

那和如今一扉之隔被關在地下室的「大頭」是同類。或者該說，和不久前佔據了整個地板的傢伙們一樣……都是「魔物」。那顆「大頭」所流的血長出的尖刺，變成了那道人影。那不是普通的魔物。牠散發出比至今遇見的任何魔物都還要濃烈的災厄之氣。

突然，風停了下來。原來是黑色人影停止了動作。原本漫天飛舞的紙片紛紛飄落地面，不再遮蔽視線。

「悠娜！」

黑色人影的手中抱著尼爾的妹妹。她緊閉著雙眼，一動也不動。魔物看似漫無目的地在館內亂飛，原來其實是在尋找悠娜。

接著，魔物再次從地板上的血跡中湧現，並對著眼前搖曳著的黑色人影屈膝跪下。那副模樣，簡直就像是在……

「王？」

白書脫口而出的詞彙，和凱寧腦海中浮現的字眼不謀而合。

「難道，那傢伙就是魔物的……？」

這位「王」朝白書伸出了手。曾幾何時，牠的身邊出現了另一本書。那浮雕著一張臉的黑色

封面與書本的大小，都和白書十分相似。

就在這時，空中籠罩在一道奇妙的白光當中。白書宛如結凍般一動也不動。倒在地上的尼爾也露出了因痛苦而扭曲的表情。看來他們似乎是受到某種法術攻擊了。白書呻吟了起來，四周的空氣也發出劈哩啪啦的刺耳聲響。

「別過來！」

尼爾趕在凱寧跑過去之前，就先出聲制止了她。

「顧好門……！」

沒錯。門還沒上鎖。要是現在自己離開這裡，後果將不堪設想。

不過，那來歷不明的攻擊還在持續。這樣下去，尼爾和白書都會力竭倒下。

『這就叫做走投無路吧？前有魔王大人，後有大傢伙……啊，現在應該叫大頭才對吧？不管怎麼樣，妳的夥伴死定了啦！』

怎麼可以讓一切在此結束！

『夠了吧？快點乖乖把妳的身體交出來啦。反正妳最重要的夥伴們死光了，妳也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吧？我有說錯嗎？』

不！一切還沒結束！尼爾、艾米爾和白書都還活著。

『在我看來好像不是這樣喔？那本臭書已經在交代遺言了好嗎？當時那個誰誰誰也是像這樣

吧？想起來了沒，就是妳最、親、愛、的、奶、奶呀。』

閉嘴！閉嘴！閉嘴！這和奶奶那時候不一樣！我絕對不會讓那種事再次發生！

凱寧使盡力氣放聲大喊。

「你這臭書！這種緊要關頭少在那邊給我胡說八道些聽不懂的話！要是派不上用場的話，小心我把你丟進火爐裡當柴燒啊！沒用的破紙片！」

然而，白書對此毫無反應，只是用聽起來充滿睡意的含糊口吻，說著「魔王」、「合一」之類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話語，一邊慢慢接近那本黑色的書。

「喂！快阻止小白！再這樣下去，小白會被那黑色的傢伙吸進去的！」

「小白先生！」艾米爾叫道。尼爾肩上傷口的血雖然還沒止住，此時卻也站了起來，彷彿竭盡全力般地從口中擠出「小白」兩個字。

『沒用沒用沒用沒用！你們所有人都完蛋了！註定要死光光啦！』

一切又還沒有註定。少亂講話。我……我們是不會輸的。

「小白！」

白書劇烈地顫抖了一下。這一抖化為衝擊波，讓館內的空氣劇烈地共鳴起來，隨即迸射出一道刺眼的強光，讓人難以睜開眼睛，只留下耳畔的耳鳴。

「吵死了。」

那種傲慢的口吻，從未如此刻聽起來這麼令人安心過。回過神來，只見強光已經消失，四周籠罩在靜寂當中，彷彿剛才的衝擊波和共鳴從未發生過一般。

「別小白、小白地亂叫。我的名字是白書。」

一旦放下心來，突然覺得腳下搖搖晃晃地，有些站不穩。

「凱寧，妳剛才趁亂叫我什麼沒用的破紙片之類的，罵得很痛快嘛？」

感覺杜蘭鬧起了脾氣。雖然看不見牠的表情，但凱寧就是知道，同時也不禁覺得有些好笑。不要緊了。只要有白書在，就算受傷，尼爾還是會和白書一起打敗那些傢伙。凱寧用背用力頂住門。在那之前，自己必須守住這裡才行……

*

眼前的光景令人難以置信。同時，四周瀰漫著一股難聞的臭味。那種混雜著血液和泥巴的味道照理說自己早已習慣，但每次吸氣還是覺得難受。

魔王和那本黑色的書都已消失無蹤。被魔王抱在手中的悠娜也是。

艾米爾抱住了流血倒地的尼爾。

「看來我們全盤皆輸了。」

凱寧轉頭朝魔王飛走的天際望去。天花板已經塌落，露出天邊的厚重雲層。不知是否是心理

作用，總覺得雲的顏色變淺了。一定是雲層開始流動……上空想必颳起了一陣強風吧。照這樣來看，微弱的陽光應該很快就會自雲層間灑落。

「我……們……？」

艾米爾不安地用詢問的語氣說著，慢慢轉過頭來。

「抱歉，但我這裡……也撐不下去了。」

背後的門傳來令人不快的聲音。堅固的木門正嘎嘎作響。那顆大頭正準備破門而出。牠不是那種會乖乖被關在地下室中的弱小魔物。當然，也不是在場的人們能夠打得倒的對手。

「凱寧姊……」

艾米爾聽起來要哭出來了。

「別哭，艾米爾。」

自己的聲音聽起來才比較像在哭吧？振作點啊。凱寧暗自幫自己打氣。

「至少要把這傢伙處理掉。」

如今也不算是完全束手無策。就算沒辦法除掉牠，至少還有辦法「處理」掉。

『喂，等一等。』

杜蘭似乎察覺了凱寧打算做什麼，態度顯得有些狼狽。不過，凱寧仍毫不在乎地繼續說下去。

「把我變成石頭吧。」

艾米爾的嘴角皺成一團。就算隔著一段距離，還是看得出他咬緊牙關。

「我體內的魔物會成為封印的基底，將這傢伙關在裡面。」

光是把門變成石頭，是封不住那傢伙的。對於只剩下頭仍能存活的魔物來說，打碎一扇石門根本不算什麼。想要封住牠，需要一股特別的力量。就像以毒攻毒的道理一樣，如今必須用魔物的力量來制伏魔物。

『我叫妳等等，沒聽見嗎？變成石頭？開什麼玩笑啊？凱寧，我可絕對不同意啊。』

沒人在徵求你的意見。不然你大可以現在就滾出我的身體啊？反正你辦不到，不是嗎？

「凱……寧……不可以……」

癱倒在艾米爾懷中的尼爾低垂著頭說道。那彷彿用盡最後一絲力氣所說出的話似乎帶給了艾米爾勇氣，讓他叫出聲來。

「沒錯！不可以！我辦不到！」

凱寧打斷了準備找出更多理由的艾米爾，微笑著說：

「你的力量……是用來保護夥伴的，沒錯吧？」

我也從很久以前，就決定要用我和我體內的魔物來保護夥伴了。

『等等！凱寧！我可不要！』

杜蘭浮現在凱寧的身體表面，但牠頂多也只能做到這樣。這隻魔物並沒有笨到不曉得自己除此之外根本束手無策。

「快點動手。」

「可是……」

背後傳來的聲響與震動仍在逐漸增強。這扇門不曉得還能維持門的形狀多久。要是有個萬一，一切就太遲了。在場所有人都會沒命……

「只剩下這個辦法了……！」

在猶豫了彷彿永恆般長久的瞬間後，艾米爾點了點頭。他的肩膀和解開繃帶的手，都在微微顫抖著。

大顆大顆的淚珠從他眼中滑落。第一次看到艾米爾的眼睛。好美。

「艾米爾，別哭了。」

四肢的感覺突然變得有點不一樣，肯定是開始變成石頭了吧。凱寧反射性地想要低頭察看，卻發現全身已動彈不得。凱寧只能用眼神望向尼爾。

「別輸了。」

為了你的妹妹。為了奪回被魔王帶走的悠娜。

「你要變得更強。」

不曉得尼爾有沒有點頭。只能用眼角的餘光得知，尼爾人就在那裡。

『我才不要這樣！根本還不夠！我還沒殺夠啊！我還要破壞更多東西！我要佔據妳的身體，做我想做的事……！啊！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我不要！』

杜蘭雖然還在喋喋不休地嚷著，但左半身已經不再傳來那種蠢動的感覺了。有樣東西突然闖進了正迅速地變暗、變窄的視線當中。

「我可不會說再見啊，內衣女。」

「小白……」

「畢竟，妳是不死之身啊。」

「啊，說的……也是呢。」

尼爾、白書，還有艾米爾。雖然只有很短暫的一段時間，但確實是曾一起並肩作戰過的夥伴們。第一次讓我打從心裡覺得是「夥伴」的人們。

我不會忘記你們的。就算變成石頭。就算發生任何事情、經過多久的時光，我都絕對不會忘記的。

好安靜。剛才的喧囂宛如從未發生過一般。杜蘭也不再說話了。如果這份寂靜就是付出代價換來的報酬，那變成石頭似乎也挺不錯的。

就這樣，屬於凱寧的時光停了下來。

[報告03]

關於五年前的「傑克來襲事件」，在此正式匯報事後的發展與目前的狀況。

正如事發後的報告指出，代號「傑克」的襲擊乃是由魔王所一手策畫，主要目的顯然是為了擄走尼爾的妹妹悠娜。至於「傑克」則只是用來聲東擊西的棄子。

該起事件在人員方面的損失相當慘重，死亡、負傷者人數皆相當多；同時，也造成多數全毀、半毀建築物，總計花了三年多的時間才重建完畢。此外，被「魔王」破壞了部份天花板與外牆的圖書館，目前尚無法估計何時可以修復完畢。至於「傑克」的頭部，至今仍被封印在本館的地下室。

我們雖然從之前便已憂心「魔王」失控的狀況，然而真正發生時仍使事態朝最糟的方向發展。這只能說是我們對此一威脅的認知不足。

最愛的妹妹被奪走後，尼爾雖曾深陷絕望當中，一度甚至令人擔心他能否保持精神的平衡，但如今已恢復平靜。話雖如此，偶爾見他將失意轉化為憤怒，藉此激勵自己的模樣，還是讓人於心不忍。尼爾在擊退魔物的同時，也不斷在追查悠娜的下落，但似乎沒有什麼收穫。

情況刻不容緩的不只是尼爾而已。村民們的生活也日益艱困。同時，「魔物」出現的次數亦顯著增加。坦白說，實在沒料到狀況會惡化到這步田地。

不知是一開始的應變措施有誤，還是之後的對策有問題，這五年來發生了各式各樣的錯誤。

然而，「魔王」這五年來也沒有顯著的動靜。也就是說，如今還有辦法可以挽救。無論如何，都必須避免讓型態計畫受挫。

（記錄者・波波菈）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青年之章 1



視線一片潔白。尼爾放慢腳步，歪著頭思索箇中的理由。每往前一步，腳底下就沙沙作響，連帶腳也一起下沉，彷彿走在沙漠當中。只不過當前腳下的沙顏色不太一樣，是純白色的。

沒錯，腳下不是沙，而是鹽。

從這裡也看不太到天空。抬頭一看，只見許許多多棟高聳的建築物，在頭頂上的空中糾纏在一起，讓人光看就有些頭暈目眩，只好放低視線。從並排著的四方形建築物之間，可以望見一座紅色的塔。塔的尖端微彎，整體形狀有如一把細長的劍。

突然，紅色的塔從視線中消失。原來是因為一陣恰巧颳起的強風，捲起了腳邊的鹽。

奇怪。自己為什麼會知道這些白色的東西是「鹽」呢？又沒有實際舔過。

踩在腳下的感覺雖然像沙，但映入眼簾的卻像是雪景。覆蓋著周遭一帶的白色物體，讓人聯想到從前唸給悠娜聽的圖畫書裡的內容。那則故事是關於一個女孩去找被人抓走的男孩的故事。故事中的兩人就住在下著雪的寒冷國度。

被抓走？去找人？對了……得去找悠娜才行。她被魔王給……

尼爾跑了起來。不知為何，他知道自己的目的地就在附近的建築物。「得快點回去才行。」

他心想。

回去？為什麼？

得快點回去才行。畢竟已經把那些傢伙全解決掉了。得告訴她已經不要緊了，讓她放心才行。解決掉了？解決什麼？魔物嗎？不，至少……不是魔王。我還沒打倒魔王。

尼爾在昏暗的建築物內跑著，腳下傳來乾裂的聲響。無意間低頭一看，只見自己不知不覺間穿上了一雙奇妙的鞋子。

這是什麼東西？

不只是鞋，就連衣服也挺奇怪的。還有，手中拿著的細長棒狀物也是。這是……鐵嗎？看不出來還挺沉的。從上面沾染了疑似魔物的斑斑血跡來看，應該勉強算得上是武器吧。

到底從哪弄來這個的？不，先不管這個，我的劍呢？弄丟了嗎？怎麼會這樣。這下糟了……

就在打算轉身去尋找慣用的劍時，從背後冷不防傳來一個纖細的聲音。

「哥哥。」

這是自己一直想聽見的聲音。一直以來到處尋找的……妹妹。真的是悠娜嗎？有點不敢轉頭過去查看。不，但我是絕對不會聽錯的。

「悠娜！」

既不是聽錯，也不是幻聽。

「這個是我剛才找到的。」

絕對是悠娜錯不了。她看起來很寶貝地抱著一個扁平的罐子。那是用來裝餅乾的罐子。悠娜最喜歡吃那個了。所以……等等，為什麼我會知道裡面裝的是餅乾？而且，悠娜身上穿的衣服看起來也好怪。

「哥哥，跟你一人一半……」

她身上穿什麼衣服都不重要。好不容易總算見到悠娜了。

「悠娜……」

準備緊緊抱住她時才發現，為什麼悠娜完全沒有長大？在那之後已經過了五年，但眼前的悠娜看起來實在不像十二歲。想起五年這個數字的瞬間，胸口突然難受了起來。

五年前的那一天，魔王突然現身擄走了悠娜。她是自己在這世上唯一的親人，同時也是在心目中比自己還重要的妹妹。只要是為了讓悠娜露出笑容，我什麼都願意做。然而，悠娜卻從我身邊被奪走了。這五年來，我沒有一天不想起悠娜。就連在睡覺的時候，也沒有片刻忘記過她。

啊，原來如此。這是夢啊。怪不得。

終於恍然大悟自己為什麼奇裝異服，並且手中拿著鐵棒而不是劍了。如果說周遭累積著大量

的虛幻這樣的超現實光景也是夢，一切就都說得通了。

「來，這是哥哥的份。」

一小塊餅乾被遞了過來。眼前的悠娜正在笑著。明明知道是在做夢，還是很開心。就算是夢，還是很想看著這樣的笑容……一直這樣下去。

「悠娜！」就在叫出聲的瞬間，視線突然一黑。

「怎麼了？」

耳邊響起了熟悉的聲音。那是屬於一個伶牙俐齒，有時甚至讓人覺得有點囉嗦，但又能使用強大魔法的可靠夥伴的聲音。

「小白……」

睜開眼睛，只見白書就在眼前，但卻不見悠娜。這裡是自己家。劍就架在伸手可及之處。

「你剛才好像在呻吟。做惡夢了嗎？」

感覺好像確實做了什麼夢，但除了夢中有悠娜之外，其他內容怎麼樣就是想不起來……一切都在醒來後煙消雲散。

「不，其實也不算惡夢。」

畢竟在夢中見到了悠娜，或許可以稱得上是美夢吧。而且，夢中的地點應該是自己再熟悉也

不過的場所……雖然想不起來是在哪裡。

「你該不會又從神話森林染上了什麼怪病吧？」

五年前，在神話森林中蔓延著一種無法從夢中醒來的怪病。當時，尼爾和白書曾經經歷過被拖進當地居民夢中的奇妙體驗。不過，當時那種夢在醒來之後仍記得一清二楚。

「我覺得應該不是。而且，我們已經很久沒去神話森林了吧？」

「沒錯。完全沒聽說那一帶出現魔物的消息了。」

想要奪回悠娜，就得先找到魔王的下落才行。所謂魔王，是魔物們的王。也就是說，只要持續不斷地獵殺魔物，總有一天能夠殺到魔王跟前才是。基於這樣的想法，這五年來只要是和狩獵魔物相關的委託，尼爾一直都是照單全收。無論目的地的城鎮有多遠，都不厭其煩地前往當地解決。

然而，儘管尼爾已經這麼努力，卻還是沒能掌握絲毫關於魔王的線索。起初他還怪自己找得不夠徹底、應該走遍更多地方；於是，他的目的地越來越遠，旅途也跟著越來越漫長。

想必是明明如此拚命追尋，到頭來卻一無所獲的焦躁感，讓他做了這種奇妙的夢吧。

「你不再睡一下嗎？」

白書看到尼爾開始準備動身，不禁驚訝地問道。畢竟天都還沒亮呢。在從前，這已經是村民

們準備起床的時間了；然而，現在日出前是不會有人離開家門的。畢竟，如今就算在村子裡，也沒人能保證絕對安全。

這五年來，一切都變了。之前城鎮和村子都只有晚上才會關上大門；至於白天，則為了不妨礙往來行人通行而門戶大開，交給守衛來防備魔物入侵。簡單來說，從前安全到白天只需派兩名守衛就夠了。

然而，如今卻是不分晝夜都緊閉著大門。每當有人出入的時候，守衛都必須特地為此從內側卸除門閂。雖然麻煩，但如果不這麼做，魔物馬上便會闖進來。魔物襲擊的頻率，已經增加到讓一般人的生活也受到影響。

增加的東西還有一樣——死於黑文病的人數。雖然並不明顯，但確實穩定地在增加。比悠娜還晚發病的人，卻在轉眼間死去。最近這樣的例子也變得屢見不鮮，就好像病魔突然加快了腳步一樣。照理說這種病惡化的速度應該相當緩慢，如今卻發生這種狀況。那悠娜她……

一想到最糟的狀況，尼爾趕緊伸手抓起了劍。還是別想太多比較好。現在只要專心想著用這把劍來徹底剷除魔物就行了。

「艾米爾寄了封信來不是嗎？」

尼爾對兩手空空地飄在空中的白書出口問道。書根本沒有手，用「兩手空空」來形容固然有些奇怪，但在尼爾眼中看來確實是那種感覺。一起旅行五年之久，就算沒有肉眼看得見的手腳，從它的舉止也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

「我打算去找他。因為他在信上提到，有關於石化的事情想跟我說。」

就像尼爾全力驅逐魔物一般，艾米爾也為了救出凱寧，拚命地尋找解除石化的方法。

「原來如此，那就在日出時出發吧。」

白書帶著笑容繼續說道。

「反正你應該打算路上殺光在南方平原的魔物賺取旅費吧？」

*

即使在日出時離開村子，抵達艾米爾住的洋房時也已經是黃昏時分了。將南方平原的魔物掃蕩一空的過程比預期中多花了一些時間。看來魔物又變多了。明明之前只要一大早離開村子，還沒中午就能到得了的。

不過，推開生鏽的大門踏入洋房境內之後，那裡還是給人一種一切盡如往昔的感覺。

「這洋房不管什麼時候來都讓人覺得古怪哪。」

第一次造訪這裡時，白書也說過一樣的話。當時尼爾本身也還是個孩子，走在洋房中時心裡也一直提心吊膽地擔心會不會突然跑出幽靈來。

「尼爾哥！小白先生！」

跟隨著管家一踏進房間，艾米爾便開心地跑了過來。事隔五年，艾米爾的外貌還是跟剛遇見時沒兩樣。或許是因為體內寄宿著將所看見的東西變成石頭的魔力，才讓他的成長比一般孩子來得慢吧。

「抱歉，我來晚了。」

艾米爾寄了信的事，還是多虧了波波菈捎來的通知。不過，由於最近郵差來往的次數少了許多，當時是委託恰好造訪村子的旅行商人。因此，尼爾返回村子和看信的時間都慢了半拍。

「你找到解除石化的方法了嗎？」

「不，還沒有……不過，我找到這個。」

艾米爾摸索了一番，抓起桌上的一張紙。他想必是為了可以隨時拿給尼爾看，而事先拿出來放在那裡的吧。

「文件？」

那是一張陳舊的紙片。看起來好像是很久以前寫成的，紙張的邊緣已經破得參差不齊，字跡也褪得快要看不見了。

「關於……紀錄的、保管？六號意外……紀錄室？讀起來有點吃力呢。」

白書湊了過來從上方俯瞰紙片，唸出文件的內容。

「關於白雪……計畫的通知與紀錄保管。有鑑於日前發生的六號意外，特設置紀錄室作為防範措施。」

「六號意外？意思是第六起意外嗎？」

「閉上嘴乖乖聽就對了。」

「啊，抱歉。」

白書咳了一聲，繼續唸起文件。

「在記錄包含石化・獸化在內的各種魔法之控制及解除方法的同時，也著手執行『六號封印計畫』和『七號計畫』。所有人員應審慎留意管理洋房中庭的出入口。」

「小白！你剛才說包含石化在內的各種魔法之控制方法，對吧？」

「不止控制，還有解除。」

「這麼說……」

控制艾米爾的石化能力的方法，以及施加在凱寧身上的石化魔法的解除方法，都有留下紀錄。

這份古老的文件上是這麼寫著的。

「沒錯，只要前往這個叫紀錄室的地方就行了。」

「也就是要找出那個位於洋房中庭的出入口對吧？」

只要去那裡，艾米爾就可以免受那股不受控制的力量所苦，凱寧也可以恢復原狀。

「去找找看吧？」

「我覺得應該沒那麼容易找到就是了。想必有做過什麼偽裝吧。畢竟文件裡都特別交代要『審慎留意管理』了。」

然而，這次白書猜錯了。中庭的機關看起來一目了然，就位在一踏入中庭便會映入眼簾的中央噴水池處。

「為什麼會在那麼顯眼的地方？」

這樣一來應該任誰看了都會覺得可疑吧？而且，五年前尼爾一行人也曾經路過中庭。為什麼當時沒有發現呢？「應該是時間玩的把戲吧。」眼見尼爾一臉狐疑，白書只淡淡地回應道。

「現在只有那裡的石頭和其他地方的顏色不一樣，想必原本應該有石雕裝飾之類的東西藏住機關吧。」

「那裝飾在這五年間剝落了，是嗎？」

「考量到這棟洋房的年代，屋外的裝飾就算什麼時候壞掉都沒什麼好奇怪的。」

「抱歉。」艾米爾小聲地說。

「我光顧著找書庫裡面。如果早點發現，就能救得了凱寧姊了……」

「沒那回事。都是多虧了艾米爾找到那份文件，我們才知道這裡有機關。從書庫找起絕對沒有做錯。」

尼爾一邊說著，一邊朝機關伸出手。他的指尖才剛接觸到機關，就發生了異狀。

「這是怎麼回事？」

整個中庭都發出了低鳴。雖然不至於到讓人站不穩的程度，但可以明顯感覺到腳底下正隱約搖動著。

「尼爾哥！那裡傳來奇怪的聲音！」

尼爾轉頭看向艾米爾所指的方向，不禁瞪大了眼睛。連接建築物入口與中庭的一小段石階動了起來。剛才尼爾一行人才剛走過那裡。白書見狀低聲呢喃道：

「隱藏式樓梯是嗎。」

這座向下的樓梯，一路延伸至中庭一角開出一個口來的黑暗之中。

*

這裡和廢鐵山好像。這是踏進此處的第一個感想。

明明沒有任何人在，設備卻還是照常運轉。同時，佔地也十分遼闊。就這幾處而言，廢鐵山和這裡真的很像。而且，兩個地方的相似之處還不只如此。

「小白！那裡還有一隻！」

尼爾一邊執劍朝魔物連續揮砍一邊叫著。白書也伸出一隻巨大的手腕粉碎四周的魔物。

「這種地方怎麼會有魔物……」

「既然洋房裡面也會出現，這種陽光照不到的地下室就更不用說了。」

魔物和機器人雖然不盡相同，但無異都是阻擋著去路的敵人。同時，兩者也同樣不讓一行人能輕易前進。

尼爾他們稱之為廢鐵山的場所從前據說是軍事設施，後來卻因細故而淪為無人看管的場所，只剩下機械還留在該處。照這樣來看，這座地下設施又曾經發生過什麼事呢？

第一扇門上鑲著一面寫著「警告」的告示牌。不過，這面告示牌看來年代久遠，以至於下方寫著的警告文已無法辨識。此外，從和中庭的裝飾一樣變得破破爛爛掉在地上的鎖來看，這扇門原本似乎還是被封住的。

這麼說，這裡遭到封鎖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足以讓石造的裝飾剝落、粗壯的鐵鍊遭到鏽蝕。這段時間恐怕不只幾十年，而是一、兩百年或甚至更久……

「艾米爾沒跟上喔。」

經白書提醒，尼爾這才回頭看，卻沒看見剛才還緊緊跟在後頭的艾米爾，只得慌張地調頭。就算艾米爾能夠使用石化的魔力，也不能丟下他一個人。

「艾米爾，你不要緊吧？」

只見艾米爾蹲在堆積如山的木箱後，整個人縮成一團。從踏進地下設施之後，艾米爾看起來就不太對勁。一開始還以為他是因為看不見周遭的狀況而感到緊張。

大約從拿到設施內部平面圖時開始，尼爾逐漸察覺艾米爾應該不單只是感到緊張而已。當尼爾和白書根據手中的平面圖尋找「紀錄室」的位置時，艾米爾更是整個臉色都變了。

出於擔心，尼爾和白書在那之後都很小心地和艾米爾保持在一定距離之內。

「我……好像很熟悉這裡。」

艾米爾把臉埋在膝蓋之間，喃喃自語道。他的聲音聽起來有點不安。

「畢竟這是你家地下室，曾經來過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吧？」

才剛說完，尼爾就發現自己的話一點說服力都沒有。這裡可不是小孩能夠無意間闖進來的地方。

「說的……也是呢。」

艾米爾抬起了臉。

「抱歉，我已經不要緊了。」

尼爾伸手扶起艾米爾。他的指尖冰得嚇人。「悠娜就要發燒時，手也像他現在這麼冰呢。」

尼爾心想。

「竟然……是國立兵器研究所？」

思緒遭到白書驚訝的聲音打斷，腦海裡的悠娜也隨之消失無蹤。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白書目不轉睛地盯著掉在地上的一張紙片。

「怎麼了嗎？」

尼爾輕輕撿起紙片。要是用力過頭，這張泛黃且破損的紙只怕馬上就會碎成好幾片。不只紙類如此，這座設施內的物品，感覺都已在時間的摧枯拉朽下劣化了。

「六號……計畫……呃……」

「進度報告。」白書再次替尼爾唸出紙上的字。

「關於六號計畫，目前已完成基礎研究，進入等待啟動實驗的階段。由於預期型態派將會採取激進手段，站在國立兵器研究所的立場，將優先完成六號計畫，暫時凍結其他計畫。報告完畢。」

「實驗？型態……？完全聽不懂。」

「簡單來說，就是這裡曾經進行過兵器研究。」

「兵器？為了什麼目的？」

正當尼爾要脫口說出「為了和魔物戰鬥嗎？」時，卻瞥見有個東西輕飄飄地落在地板上。是

照片。看來原本是貼在這張紙的背面。

「女孩子？」

這張照片已經褪色，似乎是很久以前拍的。上面的女孩看起來比悠娜年紀稍微大些，臉上沒有任何表情。這時，他才察覺這位女孩的打扮看起來跟艾米爾的年齡相仿。隨手把照片翻了過來，只見背面寫著已幾乎看不清楚的幾個字。

「哈爾……雅？」

正當尼爾還在思索這女孩是否就叫哈爾雅時，艾米爾突然呻吟了起來。看來，剛才所謂「我不要緊」果然是刻意裝出來的。尼爾把手搭在縮成一團的艾米爾肩上。

「今天還是先回去吧。等身體狀況好些再來……」

「不！不！」

艾米爾用強硬的口吻打斷了尼爾的話。

「走吧。我必須到那裡去。」

說是這麼說，艾米爾的臉卻有如白紙般一片慘白，額頭上也隱約滲出汗珠。

「我真的不要緊。」

艾米爾站了起來，邁開步伐。明明完全看不見，他的腳步卻像是知道該往哪裡去一般。

「可別離太遠啊。」

不知是不是沒聽見白書的勸告，艾米爾始終沉默無語。

*

穿過長長的通道、擊退沿途的魔物、走下樓梯、繼續打倒魔物……在反覆執行這個步驟的過程中，早已分不清走了多遠。要是沒有平面圖，想必早就已經迷路了。

「地下三樓啊……這房間是做什麼用的？」

至今走過的都是些緊緊相連的四方形房間，但平面圖上卻顯示地下三樓有間呈八角形的。穿過這個房間，就能抵達通往紀錄室的漫長通道。

「這我可就完全無法想像了。不過，根據剛才的文件，就算裡頭藏著什麼嚇死人的玩意，也沒什麼好意外的。」

所謂剛才的文件，指的是不久前在樓梯間撿到的紙片。標題寫著「關於封印管理設施」的那張紙上，還提到「要把研究所的地面偽裝設施蓋成洋房風格」。

也就是說，艾米爾住的洋房只是「地面偽裝設施」。而必須用上封印這種嚇人字眼的某種東西，就在這個地方……

「做好準備再開。」

這自然不用白書提醒。尼爾右手握著劍，用左手一舉推開了門。不過，在那裡等待著一行人到來的既不是魔物也不是機器人，完全沒有任何能讓人聯想到「兵器」的東西。

「這裡是？幼兒房？」

不，以幼兒房而言，這裡未免太大了。就算尼爾的村子裡所有的孩子都來到這裡跑跑跳跳，想必都還顯得十分空曠。

這裡設有兩座溜滑梯，房間中央則有一座讓人聯想到巨大鳥籠的遊樂設施。其他還有如積木、球之類的玩具……

「艾米爾，小心腳邊。地上到處都是玩具。看來曾經待過這邊的孩子們，沒有好好收拾的習慣呢。」

「地上可不只有玩具而已啊。」

經提醒之下，尼爾伸手撿起了掉在地上的東西。

「又是紙嗎？」

不過，和之前的紙片不同之處在於，這次撿到的文件由數張組成，而且還有寫著「六號計畫進度報告」的厚紙封面。或許是因為多了這層厚紙保護，裡頭的字跡仍相當清晰。

「在此報告六號計畫的最終候選實驗體已確定為之前的七具實驗體中選出的『哈爾雅』。

至於備用的實驗體……」

照例唸著文件內容的白書，突然吞吞吐吐了起來。尼爾好奇他是否看見了什麼在意的內容，於是也跟著瀏覽起紙上的文字。

「這是……」

尼爾和白書一樣驚訝得說不出話來。首先映入眼簾的「艾米爾」三個字令他們倆震驚的程度自然不在話下，接續在後面的文章也讓人覺得事情不太對勁。

「備用的實驗體，除艾米爾之外，其他五具基於保密理由進行廢棄處分。報告完畢。」

艾米爾……這是偶然的一致嗎？繼續翻閱手中的紙張，只見後面的頁面又貼著照片。這次一共有兩張。除了剛才背面寫著「哈爾雅」的女孩照片之外，另一張則是和她十分神似的男孩。

尼爾用顫抖的手撕下男孩的照片。幾乎不需要再次確認。照片的背面寫著「艾米爾」。

在啞口無言的沉默中，尼爾用指頭遮住了相片中男孩的雙眼部份。不會錯的。艾米爾平常的臉就像這樣。能夠像這樣拍照，表示他當時應該還沒有石化能力。

「這裡到底進行過什麼研究？」

所謂七具候補實驗體，其實就是指七個小孩子。而被選為「六號計畫」最終候選實驗體的，是一名叫哈爾雅的女孩。艾米爾則是替補的人選。至於「其他五具」則「全數遭到廢棄」了。

尼爾實在不想繼續想像下去，只得將「六號計畫進度報告」放回原本的地方。

就在這時，艾米爾突然抱著頭呻吟起來。跑過去他身旁一看，只見他急促地大口喘著氣。

「頭會痛嗎？」

艾米爾沒有回答。用手按住太陽穴這個舉動，除了遏止疼痛之外，還有另一層意思……那就是他突然想起了什麼。剛剛艾米爾曾經說過「我好像很熟悉這裡」，如今這個房間或許有什麼挑起他記憶的東西吧。

就像為尼爾的想法提供佐證般，艾米爾突然趴在地上，拚命地用手摸索起周遭。

「怎麼了嗎？」

艾米爾沒有回答尼爾的問題，只顧一直蹲在地上，兩手明顯在尋找著某樣東西。

不久，艾米爾終於抓住了掉在地上的一個藍色的物體，看來好像是某種玩具。那是一種組合藍色的小盒和黑色圓盤、形狀相當不可思議的玩具。艾米爾用指尖在黑色圓盤的部分上逡巡，似乎是在確認著什麼。

「為什麼？我……到底是？」

四片圓盤發出喀啦喀啦的聲響，轉動了起來。

「我……」

玩具從艾米爾手中掉落。尼爾用雙手握住他汗濕了的手。

「不要緊的。」

「我……不要緊？」

「是啊。不管發生什麼事，都不要緊的。」

在來到這裡之前，尼爾其實就隱約察覺到艾米爾不是普通的孩子。畢竟沒有一個正處發育期的小孩，會在隔了五年之後看起來還是沒有任何變化。

而當來到這裡之後，這種隱約的猜想轉變成了肯定。畢竟「六號計畫進度報告」最後記載的日期，是距今幾百年前。

「不管艾米爾是什麼人，我們都在你身邊。」

白書用聽不出是開玩笑還是認真的口吻說了聲「沒錯。」，之後接著尼爾的話繼續說：

「我們當中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所謂正常人。你不必放在心上，艾米爾。」

艾米爾有些猶豫地低下頭。

「走吧。紀錄室就快到了。」

＊

目的地「紀錄室」一如平面圖所示，是一間圓形的寬廣房間。不過，從平面圖上看不出來的是，這間房間的天花板異常地高。這樣的高度和大小，足以將尼爾的村子中的圖書館整個收納進來還綽綽有餘。

那東西就位於這寬廣得不得了的牆壁圍成的，寬廣得不得了的房間當中。這隻和五年前襲擊村子的魔物差不多巨大，同樣讓人感到不舒服，但外觀卻完全不同的「怪物」，擁有只剩下骨頭與皮膚的乾枯肢體，以及不相稱的巨大球形頭顱。只剩肋骨的胸部以下，整個腹部都不搭調地脹得圓鼓鼓地。

那碩大的頭部和圓鼓鼓的肚子如果硬要說像什麼的話，應該是會讓人聯想到嬰兒的體型吧。或許正因如此，才分外讓人覺得不舒服。

那隻「怪物」就這樣被釘在牆上。不只被不厭其煩地打上許多根鋼釘，還纏著好幾圈鐵鍊。這種不尋常的光景，說明了動手封印牠的人心中有著深深的恐懼。

「這傢伙到底是……」

「究極兵器六號。」艾米爾小小聲地答道。

「你……看得見嗎？」

「不。但我很熟悉這裡。」

艾米爾的嘴唇看起來還是幾乎沒有血色，但從中說出的話語聽來已恢復冷靜。

「從前在剛剛那間房間裡玩耍過的孩子，就是我們。」

「我們？」

這時，尼爾才想起和艾米爾十分神似的那位少女的照片。

「你是說那個叫哈爾雅的女孩？」

「雖然我在不知不覺間把她給忘了。」艾米爾點了點頭之後，小聲地補充了一句。

「不過，如今我想起來了。全部……都想起來了。」

艾米爾的聲音顫抖著，聽起來就像在強風中說話。

「我們從前曾經是普通的人類……就是那種隨處可見的平凡小孩。」

所謂「從前」，應該是指拍攝那張照片的時候吧。距今數百年前的西曆二〇二五年。

「後來我們在魔法實驗當中被轉換成了兵器。為了製作出最強的兵器，那項實驗反覆進行了許多次，最後終於創造出了究極的魔法兵器。那個兵器的名字……就叫六號。」

那便是極其不人道的「六號計畫」。在七個孩子當中，只有一個能夠成為究極的魔法兵器，並預留一個備用，剩下五人則全數廢棄……也就是遭到殺害。

艾米爾轉頭朝向牆上。

「她是我的姊姊。」

就在這時，六號彷彿在回應艾米爾的話般顫抖了起來。那有如貼上兩張盤子般碩大的眼睛發出了紅光。

「她還活著？」

沒錯。文件上的計畫名稱是「六號封印計畫」，而不是「廢棄計畫」。而且，施加封印已經是幾百年前的事了。若說封印的力量隨著時間經過而衰減甚至失效，也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不過，六號是無法控制的失敗作。為了封印失控的六號所創造出的、擁有石化能力的兵器……就是七號，也就是我。」

那股石化能力如此強大的理由如今終於揭曉——因為這是專門用來制止失控了的「最強兵器」的能力。其他什麼都做不到也沒關係……甚至無法解除石化和控制能力也不打緊……只要能石化六號就行了。

「沒錯。我其實也是兵器。」

「就算是兵器，艾米爾就是艾米爾啊！」

艾米爾沉默了一下，微笑著說了聲「謝謝」。

「姊姊畢竟是最強的兵器……如果能得到她的魔力，我應該也有辦法解除石化才對。」

宛如聽見艾米爾所說的話一般，六號乾枯的手腕動了一下。也許將她從沉眠中喚醒的，不是時間流逝的力量，而是弟弟呼喚姊姊的聲音吧。

「拜託，請答應我一件事。」

鎖鍊被扯斷了。迸出的鋼釘也擦過艾米爾的頭，刺在地板上。

「艾米爾，危險！」

「萬一，我反過來被姊姊吞噬的話……」

艾米爾走向曾經是自己姊姊的那個物體。

「我或許會變得不再是我，對大家造成危害。」

鋼釘一根根地彈起。即使如此，艾米爾還是沒有停下腳步。

「所以，到時候……」

「住手！」

尼爾這才明白艾米爾到底打算做什麼。所謂獲得姊姊的魔力，意思是……

艾米爾停下腳步，轉過了頭來。

「請把我殺掉吧。」

「不行！快回來！」

尼爾打算跑過去，卻因飛過來的鋼釘而被迫停下腳步。完全掙脫束縛的六號對艾米爾伸出雙手。艾米爾也對六號伸出了自己的手。他想必是打算讓究極魔法兵器六號的力量融入自己體內吧。

球體的頭部迸出一道裂縫。是嘴巴。六號張開嘴巴了。如果那顆頭上有耳朵，這張嘴完全就是所謂「一直裂到耳邊的嘴巴」。而這張血盆大口，正打算吞下艾米爾。

「艾米爾！」

尼爾伸長了手，打算硬把他拉回來，然而卻已經太遲了。當六號撲到艾米爾身上的那一瞬間，

周遭出現了魔法陣，將尼爾整個人都給彈飛。

當尼爾連忙起身時，艾米爾已消失無蹤。原本他打算吸收六號，卻反而被六號給吞了下去。

不，或許他是打算從內部與六號同化……

「喂！把艾米爾拉回來！」

「我知道！我已經下定決心不要再失去任何人了！」

悠娜被抓走，凱寧也變成石頭。如今就連艾米爾也即將被實驗兵器六號吞噬。怎麼能讓這種事發生。

「不能讓艾米爾完全被吸進去！現在還來得及！」

怎麼可能來不及！一定要來得及！尼爾應了聲「那當然！」，接著便反射性地拔出劍來。然而，白書卻制止了他。

「別用劍，會弄傷艾米爾的。」

「那該怎麼做……」

六號彷彿像是要威嚇般用力踏著地板。

「用魔法攻擊。」

「那還不是一樣？」

借用白書的力量施放的魔法，別說是魔物了，就連平原上的野豬都能一舉打倒。

「艾米爾應該對魔法有抵抗力！」

在尼爾回了聲「知道了」的同時，只見一顆火球飛了過來。是魔法彈。左手傳來劇烈的疼痛。明明只是稍微擦過而已……看來所謂「究極」不是浪得虛名。尼爾重整姿勢，體認到必須快點採取行動才行。

「艾米爾對那傢伙而言，就像是顆卡在喉頭的糖果。」

「要幫牠拍拍背，讓牠把人吐出來嗎？」

尼爾朝六號的頭部放出魔力之槍。

「悠娜小時候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呢。」

六號巨大的軀體仰躺著倒下，手腳不停掙扎。那副模樣，簡直就像是在鬧脾氣的小嬰兒。

「我現在就把你救出來。」

再試一次。「快點回來吧。」尼爾一邊喃喃自語，一邊用魔法向六號招呼過去。六號宛如要逃跑般跳向牆壁，開始往上爬，同時射出大量的魔法彈。那樣子與其說是在朝尼爾發動攻擊，更像是漫無目的地亂射。

或許是因為曾見過哈爾雅的照片，外觀明明就是個十足的怪物，但在尼爾眼中，牠的舉動卻

有幾分像是年幼的孩子害怕地又吵又鬧一般。雖說這麼做是為了救出艾米爾，但心中還是隱隱覺得不忍。

「艾米爾，快回來吧！」

為了擺脫心中的罪惡感，尼爾刻意扯開嗓門喊道。

快點！快點！讓我看看你平安無事的模樣……！

不知在第幾波魔法攻擊之後，尼爾突然聽見了一聲「姊姊！」。

「艾米爾!?」

突然之間，一層黑霧般的物體籠罩住六號，並在周遭展開了好幾層魔法陣。尼爾感應到一股強大的魔力。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不要緊嗎？」

從黑霧和魔法陣深處，傳來艾米爾的聲音。

「我……還活著。我感覺得到姊姊的魔力！這樣應該可以控制石化的能力了！」

「別管那麼多了！快點出來就對了！」

白書焦急地叫道。當然，這不是因為生氣的緣故。

「沒受傷吧？」

他是在擔心艾米爾。平時白書雖然囉嗦，但就只有對艾米爾特別溫柔。

「請等一等，我的眼睛還看不太清楚……」

黑霧逐漸散去，魔法陣也一個接一個消失，最後終於浮現了像是人影的輪廓。

「啊！」

這一聲驚嘆聽起來混雜著驚訝與遲疑。

「怎麼了？」

也許魔法攻擊還是讓艾米爾受傷了。就算多少有點抵抗力，真正的攻擊可不是鬧著玩的。就在尼爾想著得快點幫忙療傷，往艾米爾身邊跑去時……

「別過來！」

「艾米爾？」

「不要看我……」

他聽起來隨時會哭出來。

「請不要看我……」

那聲音聽起來像是在哀號。

霧和魔法陣終於都消失殆盡。「這是……」白書見狀不禁啞口無言。

只見一雙剩下白骨的兩隻手摀著球形的臉。身體的大小雖然和艾米爾相仿，但外觀跟六號幾乎沒兩樣。這就是艾米爾和六號融合之後的樣子。

艾米爾在保持著自我意識的狀態下獲得了六號強大的魔力。然而，同時卻也因此捨棄了人類

的外表……

尼爾走到正在哭泣著的艾米爾身邊，用雙手緊緊抱住他只剩下骨頭的身體。

「歡迎回來，艾米爾。你很努力喔。」

尼爾用手心輕輕拍著他的背，就像在安慰鬧脾氣時的悠娜。

「我……我的……身體……」

「嗯。」

「變成像這樣……受到詛咒的身體……」

尼爾將手放在艾米爾頭上，輕輕地撫摸著。那頭柔軟的頭髮如今已經蕩然無存，然而，手心傳來的這陣顫抖的感覺，絕對是艾米爾錯不了。

「不是說過了嗎？不管發生什麼事，我們都會在你身邊。」

不管他是誰、變成怎麼樣，艾米爾都是無可取代的夥伴。

尼爾一言不發地抱緊抽搐著只剩下白骨的身體不斷哭泣的艾米爾，就這樣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等到耳邊抽抽噎噎的聲音終於稍微平息下來，尼爾讓艾米爾抬起臉來。雖說他失去了常人的外觀，但也有所收獲。

「看得見我的臉嗎？」

艾米爾的眼睛只剩下兩個圓形輪廓，但這卻是他再次重拾的光明。

「看得見。你的臉和我想像的一樣，很帥呢。」

「是嗎。」

艾米爾再也不用蒙住眼睛，也不用把自己關在洋房裡了。今後他想去哪裡，就可以去哪裡。尼爾希望他與其因為失去了人類的外觀而感到悲傷，不如為了重拾光明與自由而感到喜悅。

「已經……不要緊了。」

艾米爾主動離開尼爾身旁。

「雖然變成這副模樣，而且甚至連人類都算不上了，但也不盡然全都是壞事。畢竟，只要有這股魔力，就能讓凱寧姊恢復原狀了。」

艾米爾緩緩起身。

「我們回凱寧姊那裡去吧。」

*

「我每次和凱寧姊相處，都有種懷念的感覺。」

回到村裡的圖書館之後，艾米爾在地下室的門前突然喃喃自語道。在他前面，凱寧還是用和五年前相同的姿勢保護著門。

「也許我在無意間把她當作姊姊了吧。」

在來到這裡的路上，艾米爾說出了他和雙胞胎姊姊哈爾雅一起度過的日子。包括在因意外失去雙親後，他被一間掛羊頭賣狗肉的孤兒院收養、接受假藉健康檢查名義所做的各種測量、人體改造……最後被改造成魔法兵器的過程。

這一連串經過，艾米爾至今好像全都忘了。據他說，直到看見哈爾雅的瞬間，一切才宛如一個難解的結驟然解開般，一口氣湧現在腦海中。也許他是被某種魔法操縱了記憶吧。

「在我被吞噬後暈了過去，靠著尼爾哥你們才恢復意識的那段期間……我見到姊姊了……」

艾米爾恐怕是在吸收了六號的魔力並與其合而為一時，接觸到哈爾雅殘留著的意識吧。

「姊姊看起來就像從前一樣。她握著我的手，說要把力量全都交給我……而且，還會永遠保護我。」

哈爾雅想要保護艾米爾的心意，和尼爾疼愛悠娜的心情相較之下想必絕不遜色。並且，這份心意想必在她變成石頭沉睡的期間也絲毫未有所改變。想要保護比自己弱小，卻也無可取代的家人的心願，無論出自於什麼時代、什麼人，應該都是殊途同歸的。

「你在發什麼呆啊？」

經白書這一罵，尼爾才回過神來。

「一旦解開石化，地下室裡那隻魔物就會跑出來。」

「啊，說的也是。」

白書說的是那隻只剩下頭還能存活的巨大魔物……同時也是五年前沒能打倒的敵人。

艾米爾回過頭來，尼爾則對他點了點頭。他已經做好再次交手的準備了。

「我要開始了！」

艾米爾用法杖在空中畫出魔法陣，並從手中散發出強大的魔力。魔力透過魔法陣增幅之後，傾注在石化的凱寧身上，迸射出一陣強光。尼爾本能地閉上眼睛。

再次睜開眼時，只見凱寧緩緩癱倒在艾米爾手中。地下室的門扉已經不再是石頭，恢復成從前的木頭顏色。

「要來了。」

「我知道。」說著，尼爾拔出了劍。

第二次交手很快便劃下句點。五年前明明感到那麼棘手，如今想來簡直有些不真實。魔物遭到斬殺，消失得無影無蹤。正當尼爾對此感到困惑，懷疑牠是不是因為長年被關在地下室裡而變得虛弱時，白書只淡淡地笑著說了一句：「是你變強了。」

「凱寧呢？」

艾米爾搖了搖頭。凱寧躺在圖書館的地板上，一動也不動。尼爾伸手輕輕摸了摸她的額頭。

是溫熱的。她只是睡著了而已。

「她睡了五年之久，要花些時間才能醒來也是沒辦法的事。」

不過，艾米爾想必是等不及了吧。他把嘴巴湊近凱寧耳邊說道：

「凱寧姊！快回來吧！」

艾米爾反覆叫了好幾次凱寧的名字，要她「活下去」。尼爾見狀，想起自己剛遇見凱寧時，也曾做過類似的事。那是在崖之村與殺害凱寧祖母的魔物戰鬥時。當時，尼爾拚命呼喚受傷而失去意識的凱寧。少年時代的自己的身影，於今和眼前的艾米爾竟有幾分重疊。

「奶……奶？」

凱寧囁嚅地說出和在崖之村醒來時一模一樣的話。這讓尼爾覺得一切應該都沒事了。凱寧一定會和那時一樣回到他們身邊。

就在尼爾如此確信的同時，凱寧醒了。才剛覺得凱寧的眼皮稍微有點動靜，下個瞬間，她就已睜開雙眼。

「你們……怎麼……？」

「凱寧姊！」艾米爾的聲音聽起來充滿喜悅。他伸手撐著凱寧的背將她扶起來。凱寧似乎為了想知道那隻手是誰的而轉過頭。於是，只見艾米爾狼狽地抽身別過臉，想必是想起自己的容貌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吧。

凱寧目不轉睛地盯著眼前的球體。

「艾米爾。是你一直在叫我嗎？」

「妳認得出我嗎？」

「艾米爾就是艾米爾。我是不會認錯的。」

「凱寧姊……謝謝妳。」

艾米爾的聲音哽咽了。這段對話雖然短暫，但已足夠。凱寧的這句話，已經足以將艾米爾心中的陰影一掃而空。尼爾好像有些明白，為什麼在艾米爾心目中會錯把凱寧與他姊姊的形像重疊了。

於是，尼爾脫口說出這一天第二次的「歡迎回來。」

[報告 04]

出乎意料的狀況接二連三發生，使得我們疲於奔命。其中最讓人頭痛的，便是該如何處置實驗兵器七號與被魔物附身的女人這件事上與尼爾意見相左的情況。

站在保護村子的立場，必須及早剷除可能引發爭端的事物。一般人所害怕的，莫過於「異質」與「未知」之物。無論如何，希望能夠避免發生村民們加害尼爾的情況發生。

不過，尼爾對我們表現出不信任的情感這件事，也相當令人掛心。長期以來，我們與尼爾的關係都相當良好。他從來沒有當面與我們唱反調過。這次尼爾雖然隔天就來道歉，但畢竟是前所未有的例子，難免讓人覺得不安。

另一方面，「魔物」的活動與影響範圍正加速擴大，開始出現明顯對型態計畫造成不良影響的事例。除了觀測到像神話森林與廢鐵山那種無法修復的「錯誤」之外，沙漠附近也出現令人擔憂的動靜。在崖之村甚至有部份居民做出可能動搖計畫的舉動。當然，如今還有把那整座村子都當作測試範例來觀察這條路可以走。就樣本數來看也無可挑剔，想必在重新評估計畫時可以充當理想的資料來源。

異常狀態雖然不全都是魔王造成，但可說都是由無法阻止他的失控行徑而起的。至少「魔物」增加這件事，便反映著魔王的精神狀態。

看來事到如今，已經難以和平解決了。再這樣下去，計畫本身將無法繼續運作，必須毅然決然採取應變措施才行。這個賭注雖然危險，但若無法藉此阻止魔王，恐怕就得建議提前執行計畫了吧。

(記錄者・迪瓦茲)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青年之章 2

「石之守護神」

「真是輕而易舉。」

白書說道。成群魔物被魔法給一掃而空。數量雖然多，但盡是小型的魔物。的確沒有比「輕而易舉」更能形容這場戰鬥的詞了。

「這裡的魔物有這麼弱嗎？」

尼爾並不是第一次造訪石之神殿。這個地方距離村子的東門近在咫尺，就算靠小孩的腳程也能輕鬆往來。事實上，年僅七歲的悠娜就曾一個人闖入神殿，讓尼爾慌慌張張地跑出來找她。

「是你的實力進步了……雖然很想這麼說，但原因似乎不僅如此。」

「發生了什麼變化嗎？我是看不太出來。」

艾米爾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地方，凱寧也是。而凱寧在此時喃喃地說。

「是身體功能還不完全的傢伙啊……」

「凱寧？」

「不，沒什麼。」

「沒什麼好說的了。」丟下這句話，凱寧便向前走去。

「不可以一個人先走啦！這樣很危險的！唉，她走掉了。」

艾米爾小聲地嘆了口氣。通往最上層的路是一條狹窄的外側通道。因為沿著弧形的外牆建造，只要相隔一段距離，前方的人影就會消失在牆壁後面。

「我們也快出發吧。」

凱寧很沒有耐性。她獨自不斷向前進，或是和大家走散，都是常有的事。話雖如此，在艾米爾加入一行人之後，尼爾覺得她似乎變得比較少擅自行動。只是自己想太多了嗎？

「啊！凱寧姊！」

看來並不是想太多。凱寧就站在通道前進一段距離的地方，等待尼爾等人追上。和白書一起並肩浮在空中的艾米爾，彷彿在空中滑行一般朝凱寧的方向過去。

和沒有腳的白書不同，艾米爾雖然有腳，但他總是在空中移動。自從他變成那副模樣之後，尼爾就從來沒看過他走路。

因為浮在空中時，他應該也是持續在消耗魔力，所以尼爾曾問過他會不會累。不過據艾米爾所說，比起飛行，他用自己的腳走似乎還比較費力。

「而且，在高處比較能看清周遭的情況吧？我希望藉由如此，讓大家盡可能地避開危險。」

這應該才是真正的理由吧。並不是會不會累的問題。即使外表改變，他依然有一顆溫柔的心。

但是……

「凱寧、艾米爾。我從今晚開始也和你們一起露宿野外。」

艾米爾歪著頭問：「為什麼呢？」

「只有你們不能進入村子，這件事再怎麼想都太不合理了。實在說不過去。」

在解開凱寧的石化，並打倒關在地下室的魔物之後，迪瓦菈和波波菈對尼爾說，希望不要讓凱寧和艾米爾進出村子。

原因則不講理到讓人啞口無言的程度。因為村子裡有人不太喜歡他們，想必未來雙方一定會起衝突。只因為他們一個外表和常人不同，一個體內寄宿著非人的生物。村民似乎僅僅是因為這樣的理由便害怕他們……

當然，尼爾當下便提出抗議。如果五年前凱寧沒有自願化成石頭，村子早就滅亡了，應該不可能有任何人得以倖免。自己、迪瓦菈和波波菈，還有村裡的居民們全都被凱寧和艾米爾救了一命。事到如今竟然要把救命恩人趕出村子，這樣實在太自私。

但表示能體諒這個自私的藉口，並安撫生氣的尼爾的，不是別人，正是艾米爾。而凱寧也回答：「我比較習慣睡外面。」

舉起的拳頭失去譴責的對象，最後尼爾只能接受迪瓦菈和波波菈的要求。

不過，這不代表他內心已經釋懷。

「也就是說，這是抗議行動啊。」

相較於恍然大悟的艾米爾，凱寧只是毫不領情地說：「別這麼做。」

「但這樣下去我會很過意不去……」

「你有這份心意，我們就很高興了。」

聽到艾米爾這麼說，尼爾吃了一驚。難道自己才是那個自私的人？難以釋懷的是「我」，並不是艾米爾和凱寧……

「若是你勉強自己露宿野外，因為不習慣而弄壞身體就糟了。」

艾米爾用說服的語氣又加上一句「畢竟現在是關鍵時刻」。他的意思是一行人好不容易終於弄清楚魔王的所在地，而且，調查出魔王城入口就在石之神殿的人正是波波菈。

五年來，不論尼爾再怎麼拚命尋找，就是找不到魔王的位置，甚至連一點線索也沒有。如果沒有波波菈的情報，或許他現在還會像無頭蒼蠅一樣繼續找下去。

而且，光靠尼爾一個人也不可能從村子來到神殿。如果波波菈不幫忙和船的主人談好，尼爾甚至無法進入神殿。從村子東門前往神殿，路上必定會經過的那座吊橋已經垮了，現在無法使用。只剩下走水路繞到神殿後方這個方法。

到頭來，如果沒有迪瓦菈和波波菈的幫助，尼爾什麼也辦不到。就算對她們發脾氣，也只和

小孩在耍賴沒兩樣。就是因為清楚這點，尼爾才不得不藉由自己也露宿野外，這種幼稚的做法來抗議。

「而且我還挺喜歡和凱寧姊兩個人一起露宿野外的。」

「就是這樣，你少來礙事。」

既然都被嫌礙事，那就真的無話可說了。尼爾覺得好像只有自己像個年幼無知的小孩。

＊

波波菈只有告訴尼爾「魔王城的入口就在石之神殿」。至於入口的確切位置在神殿的哪裡，她遺憾地表示這部分還不知道。

不過，尼爾和白書心裡有底。就在白書沉睡的那個最上層的房間，有一座像祭壇的構造，而且被兩隻大型魔物保護，甚至還設下了像結界的東西。

那個時候，尼爾以為結界是為了封印白書，而魔物則是負責看守。但真的是這樣嗎？還是孩子的尼爾只用劍砍了幾下，就輕易破壞白書周遭的結界。和那兩隻魔物的力量比起來，實在太過脆弱。真正要封印的東西會不會不是白書，而是另有其物呢？

「魔王城的入口，就在那座祭壇深處吧。」

「八成不會錯。沒有比那裡更有可能的地方了。」

和五年前一樣打開門，尼爾率先踏進房間，白書、凱寧和艾米爾跟在他身後。

「果然，除了這裡以外……」

白書話還沒說完，就傳來爆炸般的巨響，所有人反射性地向後跳。某樣東西打破天花板掉了下來。因為塵土飛揚只能隱約看清那樣東西的輪廓，尼爾一開始還以為是一塊巨大的岩石。

「那是！」

五年前沒有成功打倒的魔物。一定是保護這個地方的兩隻魔物其中之一。牠之所以只剩一隻手，是因為另一隻被尼爾砍下了。對當時的尼爾而言那已經是自己的極限，靠他的力量沒辦法徹底擊敗魔物。

在還是小孩的尼爾眼中，魔物簡直就像一座高聳的山。現在雖然已經能比較冷靜地判斷狀況，但雙方的身高還是幾乎相差二倍。魔物龐大的身軀還穿著石頭盔甲，所以一開始尼爾才會以為那是塊岩石。如果魔物靜止不動，看起來幾乎和石頭無異。

類似石像的魔物還拿著奇形怪狀的武器。那是令人懷疑到底有沒有切斷功能的半圓形刀刃，越往下刀柄越細，尖銳到幾乎可以刺進地面。看起來既像斧頭，又像長槍，卻兩者都不是……不過想到這是魔物的武器，那麼外型再怎麼奇怪似乎都不令人意外了。

「這次絕對要把你收拾掉！」

彷彿在等待尼爾舉劍的這一刻，一群小型魔物湧了出來。

「可惡的小嘍囉！」

尼爾原本要用劍將牠們一網打盡，卻被白書阻止。

「還不要動！」

聽到他尖銳的語氣，尼爾不禁停下腳步。小型魔物雖然朝這裡衝過來，但沒能到達一行人面前。牠們黑色的身體就像融化般地逐漸消逝。

「魔物很怕陽光。」

明亮的陽光從大型魔物破壞的天花板灑下。小型魔物們並沒有穿著盔甲，即使如此，牠們仍不斷一擁而上，再紛紛倒下。是牠們不知道該如何躲避陽光，還是連陽光很危險都不明白，又或者……是牠們無法違抗大型魔物的命令？

無論如何，突然湧出的大量小型魔物就這麼乾脆地消失了。

「好了，去大鬧一場吧。」

不需白書多說。和五年前必須一對二的情況不同，敵人只有一個。相較之下，我方還有凱寧的雙劍和艾米爾的魔法。

雙方的力量差距非常大。尼爾只是砍中幾次，穿著盔甲的巨大身軀便倒在地上。即使如此，魔物還是毫不氣餒地想爬起來。

「這是最後一擊了……！」

尼爾射出集中於一點的魔法攻擊。魔物扭動身體閃躲，原本瞄準頭部的魔法稍稍偏離，命中魔物的慣用手，牠手上的武器也應聲彈了出去。就在尼爾壓抑沒有順利奪走魔物性命的煩躁心情，打算再次發動攻擊的時候。

他不經意地看向武器彈飛的方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凱寧動也不動地站在那裡，瞪大雙眼彷彿正出了神地認真聽某人說話。

「凱寧！妳在做什麼！」

如果是身體能力超乎常人的凱寧，要躲開飛過來的東西，應該是輕而易舉才對。

「快躲開！」

不知道到底為何分神，凱寧好像終於回過神來。但已經太遲了。

「凱寧！」

尖銳的刀柄貫穿凱寧的胸膛。她臉上維持著還不清楚發生什麼事的表情，就這麼倒在地上。

「尼爾哥！快給牠最後一擊！」

尼爾這才想起，不能放著負傷的魔物不管。必須先解決牠才行。再一下，只要再一擊，這傢伙就會倒下。

「我知道了！凱寧拜託你了！」

尼爾在呼喊的同時射出魔法，這次絕對不會射偏。尼爾的執念直搗魔物的眼窩，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刺向魔物。握著劍的手感受到魔物劇烈地抵抗。噴濺的血沫蓋住尼爾的視線。

魔物發出難以分辨是嚎叫還是呻吟的聲音。牠似乎還打算繼續戰鬥，朝這裡伸出手，但也僅此而已。石盔甲發出巨大聲響掉在地上，魔物消失在四處紛飛的黑色灰燼中。

「凱寧！妳沒事吧⁉」

已經打倒魔物，接下來要幫凱寧包紮傷口。但是白書吞吞吐吐地說：「這個傷……」

奇形怪狀的尖銳刀柄造成難以挽回的傷害。幾乎和成人手臂一樣粗的刀柄貫穿凱寧的胸口，這樣的情況只能說是回天乏術了。

艾米爾尖叫似地喊著凱寧的名字。或許是聽到了他的聲音，凱寧微微睜開眼睛。她大口喘氣，好像正拚命想擠出力氣說話。尼爾連忙將耳朵湊到凱寧嘴邊。

「快……走……」

是想叫我們快離開嗎？但尼爾已經來不及問個清楚。

「這是什麼啊⁉」

聽到白書驚訝的聲音，尼爾隨即抬起頭。下一刻，尼爾也身陷於無比的震驚當中。凱寧全身開始浮現黑色的文字，那和罹患黑文病的悠娜身上出現的文字有些相似。

但和悠娜的症狀決定性的不同之處，就是魔物的氣息。在包覆凱寧左半身的繃帶下蠢蠢欲動的氣息和魔物散發出的一模一樣。文字很快地消失，化為單純的黑霧。

凱寧全身逐漸被染成黑色，尼爾感受到無比強大的力量。貫穿凱寧胸膛的武器像糖果般融解。就在尼爾暗想不妙的時候，他的身體浮到空中，因為背後和頭部的巨大衝擊，他知道自己被彈飛了。雖然想從地上爬起卻無法如願，他感到頭昏眼花，這是因為整個人重重摔在石頭地板上的緣故。

尼爾終於撐起身體。他在一片模糊的視界中看到凱寧，正確來說，原本是凱寧的東西。站在那裡的是魔物。擁有凱寧的輪廓，拿著凱寧的雙劍，發出令人無法想像是凱寧聲音的低吼。牠的四肢關節朝不自然的方向扭曲，雙眼則和黑暗中的野獸一樣，散發著暗紅色光芒。

「凱寧姊的魔物……」

艾米爾硬生生地閉上嘴，他應該是不願繼續說下去吧。附身在凱寧身上的魔物失控，終於將凱寧徹底吞噬了。

即使被人投以好奇的眼光，或被罵缺乏常識，凱寧仍執意穿著內衣褲生活的原因，就是為了

阻止魔物的侵蝕。魔物無法侵蝕一直被光線照射的部分，也就是說，只要穿著越暴露，越能壓制魔物。

另一方面，凱寧將魔物潛伏的左半身用繃帶包起，刻意阻隔光線。這是為了保留凱寧自己稱之為「被詛咒的武器」的力量。要維持超乎常人的身體能力，魔物的力量仍不可或缺。

眼下，在身體被魔物控制之後，凱寧胸部的傷已經幾乎消失無蹤。雖然曾聽說過，實際目睹才明白魔物的再生能力確實很驚人。

「小白，該怎麼做……」

「用魔法彈把牠打回去。」

「你說失控的魔物嗎？」

「沒有錯。即使控制了身體，但到頭來還是另一個人。」

和艾米爾被究極兵器六號吞噬時相同的方法。不過那時是為了讓對方把吞下的艾米爾吐出來，現在則是要逼附身的魔物回到原處。雖然目的都是阻止同化，過程卻不太一樣。

「讓我來！」

「危險！」

艾米爾朝凱寧衝了過去。

尼爾在剎那間衝到艾米爾面前，用劍擋下凱寧的攻擊。

「艾米爾，你退後！太危險了！」

「不要！請讓我來救凱寧姊！」

「但是……」

「沒問題的！只要靠姊姊的魔力，一定——」

不把話說完，艾米爾就開始詠唱魔法。但這時凱寧，不對，凱寧當中的魔物舉起劍攻擊艾米爾，應該是發現了尼爾等人的目的。

白書的魔法彈猛烈爆炸。艾米爾趁這個機會逃到空中。

「只能賭賭看了！」

艾米爾用法杖指著凱寧。

「凱寧姊！請妳趕快清醒過來！」

無數魔法彈朝凱寧射去。魔物張開的黑色魔法陣和艾米爾的魔法陣產生激烈的衝突。

「快助陣！破壞那傢伙的黑色魔法陣！」

「我知道！」

魔物的力量遠遠超過尼爾的想像。不只是再生能力，連魔力和攻擊力都完全無法比擬，尼爾光是抵擋牠的攻勢就已經非常吃力。就算是擁有究極兵器之力的艾米爾，要與其抗衡應該也不是簡單的事。

每當魔法和魔法互相撞擊，尼爾就感覺到熾熱的風壓。即使如此，艾米爾還是不願退讓。

「凱寧姊！請妳趕快恢復！」

就在一陣閃光和爆炸聲後，尼爾眼前變得一片空白，周遭終於趨於寧靜。

「真受不了。」

打破沉默的是白書。

「凱寧姊！」

下一刻換艾米爾大叫，他在凱寧的身邊不斷呼喊她的名字。凱寧一動也不動。但她的身體已不再是魔物黑色的身體，而是往常的凱寧。

尼爾也試著叫喚凱寧的名字，心中同時產生一絲不安。

魔物再次回到凱寧體內，但凱寧有順利回到「這邊」來嗎？

艾米爾應該也在擔心同一件事，他喊著「凱寧姊！快回來！」的聲音在發抖。

此時尼爾注意到凱寧插在髮際的白花，那是尼爾送她的「月之淚」髮飾。據說只要擁有被稱

為「月之淚」的白花，就能實現任何願望。悠娜希望自己的病能夠痊癒，因此想要這種花，凱寧則一直很珍惜祖母送給自己的花。所以尼爾才想，為了兩人回來的那一天，他要先把「月之淚」準備好。

尼爾只要在旅行途中遇到販賣種子的地方，就會他付出僅有的錢買下，並回到村子裡嘗試栽培。雖然花不斷地枯萎，他還是鍥而不捨地埋下種子，最後終於種出兩人份的花。然後以不太靈巧的手藝，將「月之淚」做成髮飾，送給解開石化的凱寧。

和凱寧逝去的祖母送的禮物相比，外觀雖然醜很多，但凱寧還是一直將它插在頭髮上。即使和魔物戰鬥時動作激烈，髮飾總是神奇地文風不動。直到現在，髮飾仍沒有弄髒或破損，依舊插在凱寧的頭髮上。看到這個畫面的瞬間，尼爾覺得應該不會有事了。不過是希望凱寧能回來這種小小的願望，「月之淚」一定能實現的……

彷彿石頭般緊閉的雙眼，突然動了一下。凱寧像是覺得很刺眼似地慢慢睜開眼睛。

「凱寧……太好了。」

但是凱寧的表情非常陰沉。

「我沒有成功壓抑力量。」

不知道在化為漆黑的魔物時，凱寧是不是還保有意識，如果有的話，她心裡一定覺得難以忍受。

「我已經不能再和你們……」

一起行動，凱寧原本打算這麼說，卻被艾米爾打斷。

「我會一直和妳在一起喔！」

只剩枯骨的手緊緊握住凱寧的手。

「如果妳又變成魔物，我會像剛才一樣阻止妳。不論幾次、不論幾次，我都會阻止妳。不論幾次，我都會讓凱寧姊回來我們身邊。」

他的語氣聽起來完全不容許任何人反駁。

「因為有凱寧姊在，我真的覺得露宿野外很有趣。因為凱寧姊誇獎我，我才能用這副外表活下去。其實我非常弱小，但和凱寧姊在一起，我才能越來越強。雖然我總是依靠大家，但還是凱寧姊的夥伴。請妳不要擅自離開！」

艾米爾哭了出來。大概是因為一口氣說完這一番話，讓他喘不過氣來了吧，他只是不斷發出哽咽聲。

凱寧看著艾米爾的雙眼，透露出溫柔的神色。

「別哭了，艾米爾。」

凱寧用手撫摸艾米爾的頭。

「謝謝你。」

我已經沒事了，凱寧這麼說完便站起身來。

「哦……？」

「小白？怎麼了嗎？」

白書忽視尼爾的問題，逕自朝祭壇飛去。

「看來這似乎蘊含著什麼特殊的意義啊。」

聽到他的話，尼爾靠近一看，產生和白書一樣的想法。祭壇前畫著五角形的圖案，上面放著石板。並不是偶然掉落，顯然是某人為了某種目的擺在那裡的。

因為地上沿著石板的輪廓刻著線條，彷彿在表達那就是石板的正確位置。

「這是什麼啊？」

尼爾把石板撿起來，發現上面刻著像文字的圖案。

「看不懂。」

因為許多類似的形狀規律地出現，所以能猜到這是文字。但尼爾能明白的僅止於此。而且令人意外的是，白書似乎也一樣。

「真是個沒用的傢伙。去問波波菈吧。」

刻意忽略自己也看不懂的事實，白書用若無其事的表情這麼說。

*

一看到尼爾帶回來的石板，波波菈微微蹙起眉頭。

「妳有什麼想法嗎？」

波波菈接過石板，從各個角度仔細觀察後，將石板放在桌上。

「這……好像是暗號呢。」

果然如此。白書喃喃說道。原來白書似乎並不是看不懂這些文字，而是不明白暗號的意思。

「有沒有辦法解讀呢？」

將手抵在太陽穴上沉思的波波菈突然抬起頭來。

「你剛剛說……那裡畫著五角形的圖案對吧。」

波波菈站起身來，並朝書櫃伸出手。那裡擺放著許多古書。波波菈似乎有時間就會修復一些破損的書籍，所以房間裡放著許多這樣的書。

「可以看看這個嗎？」

那是一本書背好像隨時都會脫落的古書。探頭看著波波菈翻開的頁面，尼爾吃了一驚。書裡畫的圖案和刻在祭壇的五角形幾乎分毫不差。

「怎麼會!?」

「你們看到的圖案果然是這個五角形啊。那麼這些可能就是將這本書的內容暗號化而成……」

「妳說的是刻在石板上的文字嗎？」

「是的。這是叫『石之守護神』的石板。五角形裡畫的線應該就代表石板的形狀。也就是說還有四塊石板。例如這一段。」

「機械之理。」白書唸出波波菈指向的文字。

「小白，你看得懂嗎？」

「你以為我是誰？我可是偉大的白書。不可能會看不懂書籍裡的字。旁邊的是『祭品』對吧？」

波波菈點點頭。

「剩下的是『記憶之樹』和『忠誠的賽柏洛斯』。既然你是在石之神殿取得石之守護神，其他的文字可能也代表著地點。」

「雖然知道組合五塊石板，就能拼成五角形，但那又代表什麼呢？」

而且什麼「機械之理」和「記憶之樹」，如果這些代表石板的所在地，那為什麼要讓它們四散各處？怎麼不把五塊石板全都放在那座祭壇？

「這會不會是……解開通往魔王城之路封印的鑰匙？」

「妳為什麼會這麼認為？」

白書敏銳地問。

「為什麼只是看到這個圖案和石板，就能這麼肯定？」

他語帶懷疑。與其說是他不相信波波菈的解釋，聽起來更像他暗指波波菈本人非常可疑。

「小白。再怎麼說，懷疑波波菈小姐都太……」

但波波菈看起來並不覺得受到冒犯，「沒有關係」她說。

「因為是我弄錯解釋的順序。魔王城入口在石之神殿這個情報，是這本書上寫的。」

在波波菈告訴尼爾石之神殿的事情時，尼爾沒有對情報來源產生疑惑。波波菈的人脈非常廣闊。不論尼爾旅行到多麼遠的地方，來到全然陌生的城鎮或村落，那裡總是有人認識波波菈。所以尼爾認為這個情報應該是來自波波菈龐大的「朋友情報網」。

「既然如此，那就能理解了。畢竟這裡是圖書館，你說是吧？小白。」

但白書沒有停止追問。

「妳為什麼知道那本書上寫著魔王城的事？在這麼龐大的藏書中，妳為什麼就偏偏注意到這本書？」

「注意到這本書的不是我，而是迪瓦菈。這本書好像是迪瓦菈在很久以前偶然發現的。她不

經意拿起的書裡，寫著『遠古之歌』的詩……」

「遠古之歌？就是迪瓦菈小姐總是在唱的那首歌？」

波波菈點點頭，並背出那首歌的歌詞。

「遙遠未來，黑翼將降臨此地。其羽翼所及之處，必定伴隨不祥的恐怖災難。若要打斷招呼的餘韻，必須與白翼合而為一。」

總有一天，當黑書降臨世界，並四處散播疾病的時候，與之對抗的白書將會出現，並對黑書說出被封印的話語，災難也會隨即結束……迪瓦菈在五年前，曾告訴過尼爾這首歌的意思。

因為有這首歌，尼爾才會和白書一起尋找「被封印的話語」。他相信只要收集這些話語，並打倒黑書，悠娜的黑文病就能痊癒。雖然最後還是沒有打倒黑書，而悠娜也被魔王給帶走。

「我原以為這只是首古老的歌，沒有什麼特殊意義。但白書是真的存在，被封印的話語和黑書也是。既然如此，書裡有關於魔王的敘述應該也不奇怪吧？所以我才試著從頭開始閱讀。」

「閱讀這本書？」

厚度相當於三本悠娜喜歡的圖畫書，每一頁都寫著密密麻麻的細小文字。如果要從頭開始閱讀，想必要花上不少時間。

「這比我想像中還要困難，所以花了一些時間。我也希望能再早點告訴你，但依我解讀的能

力，這已經是極限了。非常抱歉。」

「怎麼會……請妳不要道歉，波波菈小姐。」

白書尷尬地咳了幾聲。雖然被冠上不實的懷疑，波波菈卻毫不在意地回到正題。

「關於這四塊石板。」

祭品、機械之理、記憶之樹和忠誠的賽柏洛斯。波波菈將這四個詞寫在手邊的紙上。

「我想其中的『機械之理』應該代表廢鐵山。」

雖然現在已經無人管理並棄置，但廢鐵山以前似乎是座規模龐大的軍事設施。正如字面上的意思，是由用途不明的機械堆成的「山」。

「記憶之樹……應該是指神話森林吧。」

「哦，妳這麼說的確有可能。」

神話森林流行著會讓人們陷入夢境的怪病，而且充滿茂密的蒼翠樹林和彷彿晨霧的空氣。尼爾記得一踏入那個地方，就有一種和現實世界分離的不踏實感。除此之外，那裡還有一棵居民們十分崇拜的大樹。就算藏有什麼和魔王城有關的東西，感覺也沒什麼好不可思議的。

「剩下的兩個我也沒有頭緒。」

「『祭品』和『忠誠的賽柏洛斯』啊。」

「既然是賽柏洛斯，大概是指狗吧。但我沒有看過特別奇怪的狗。」

波波菈和白書陷入沉默。不過尼爾倒覺得這是一件極其單純的事。石之神殿有大型魔物保護著祭壇。那座祭壇是通往魔王城的入口，而且放著『石之守護神』的石板。為了得到這塊石板，必須打倒魔物……也就是說。

「原來如此，只要打倒保護石板的巨大魔物就行了。我這樣說沒錯吧？」

雖然只找出廢鐵山和神話森林這兩個具體位置，但大型魔物絕對不是到處都是，要找出地點應該不困難。

「但是這很危險。」

事到如今還說這個做什麼，尼爾心想。為了賺取悠娜的藥錢，他開始狩獵魔物。在悠娜被綁架之後，則為了找尋魔王的線索而狩獵魔物。別說危不危險，他很久以前就習慣做這些事了。

用不著說出口，波波菈大概也猜到了尼爾的想法。

「這樣啊……」

「或許沒錯吧。」波波菈接著說，但聲音卻小得幾乎聽不見。

「我想先去廢鐵山和神話森林看看。」

「路上小心喔。」

雖是一如往常的一句話，不知為何波波菈說話的同時，卻依然垂下視線。

現在好像能理解全身的毛倒豎的貓在想什麼。本能產生的不適感讓自己快吐出來了。這是個令人討厭的地方。

凱寧並不是第一次來到廢鐵山，但至今她從來沒有踏進地下二樓。這裡的地板除了會讓自己的鞋跟不斷發出尖銳敲擊聲，還非常容易跌倒，和走在滿是泥濘的地面，還有陰暗的岩石區時都不同，在這裡總是用奇怪的方式跌倒。

還有這個大概是來自金屬和油的氣味，讓凱寧覺得頭痛欲裂。但尼爾看起來卻絲毫不在意，他應該已經習慣了吧。她聽尼爾說，為了在山的入口開店的兄弟，尼爾已經出入這座山中好幾次。

面對不斷發動攻勢的機械，尼爾非常熟練地一一擊退。精準地一擊破壞機械的要害，當機械停止行動，便立刻拉開距離。

不知道壞掉的機械會爆炸的凱寧，不小心被爆炸波及，吃了一番苦頭。如果沒有杜蘭的再生能力，她或許已經死了。

雖然在石之神殿，凱寧已經開始懷疑自己無法駕馭這份危險的力量，但若處於戰鬥之中，還是沒辦法放棄使用，即使現在已經結束復仇也一樣。

「復仇啊……」

凱寧突然想起某個近乎哀號的聲音說：「拜託，請替我哥哥報仇。」當時這個聲音也清楚地傳到在店外等待的凱寧耳中。聲色聽起來雖然已經過了少年期，但莫名幼稚的口吻讓凱寧感到很在意。

他哥哥好像是四年前被「和魔物在一起的大型機器人」給殺了，說不定他的時間早已在那時就停止流動。

在祖母被殺之後，凱寧就不再計算現在是何年何月。她害怕時間的流逝。害怕曾和祖母度過的時光遠去，害怕逐漸淡忘憎恨的記憶。那個弟弟是不是也抱著類似的心情呢……

但凱寧雖得沉浸在悲傷心情的時間也只能到此為止。一陣尖銳刺耳的笑聲響徹她的腦海。

『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樣的傢伙耶，好期待啊。』

凱寧不禁皺起眉頭。杜蘭總是能最快速且精準地說出能讓凱寧感到不快的話語。

『之前那傢伙是說「不要對我的夥伴出手」……對吧？』

那是在石之神殿戰鬥過的獨臂魔物，在其他弱小小型魔物成群結隊衝過來時說的話。

在小型魔物們於陽光之下衝過來的時候，凱寧一開始以為是因為牠們智慧不高，所以不明白這種行動的危險性。但並非如此，牠們是想要賭上性命保護獨臂魔物。

尼爾他們一心認為是獨臂魔物控制了那群小型魔物。但凱寧聽得懂獨臂魔物說的話，並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本有兩隻大型魔物保護著那座祭壇。五年前被尼爾打倒的是漢森，手臂被切下後存活下來的是葛蕾特，這是不是本名則不得而知。不過獨臂魔物葛蕾特呼喊了漢森的名字好幾次。而且就像古老的童話故事一樣，悲傷地說兩人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給予失去夥伴，身心受創的葛蕾特繼續活下去的動力的，就是那些小型魔物。杜蘭以前似乎曾經聽過這方面的傳聞，那些小型魔物是「不完全的魔物」，而石之神殿裡好像聚集了許多這樣的魔物。

凱寧不知道牠們和葛蕾特之間有過什麼樣的交流。但是看著自願被陽光給燒死的牠們，以及為了牠們瀕臨死亡卻不斷起身戰鬥的葛蕾特，倒是不難想像……

『妳果然很同情那個大傢伙啊。好感人喔，但也真可笑。』

聽到杜蘭的揶揄，凱寧緊握雙拳，努力忍耐不要大喊出「不是！」。

為什麼魔物裡會有智慧比較高的類型？為什麼明明是魔物，卻會哀悼夥伴的死？牠們是群只

會攻擊人類的傢伙，要是腦袋也比小蟲還笨就好了。

不，自己應該很清楚才對。凱寧想著。杜蘭雖然個性狡詐又惡劣，但牠的智慧明顯很高。既然有這樣的魔物，如果牠們當中有著個性不狡詐又惡劣，智慧一樣很高的類型也不奇怪。

『喂喂喂，個性惡劣？妳講得還真難聽啊，雖然是事實沒錯啦！』

嘎哈哈哈哈，令人不愉快的笑聲響徹腦海。

『如果這裡的魔物也會說話，妳怎麼辦？要是又被迫聽到一個賺人熱淚的故事呢？喂？妳要怎麼辦啊？』

凱寧沒有命令他閉嘴，只舉劍用力朝附近的機械砍下。使盡渾身的力量，不斷不斷砍下。機械迸散出零星火花，並發出刺耳的聲音。凱寧急忙後退，卻依然被爆炸的強風吹得跌倒在地。真是丟人。

「凱寧！」

凱寧舉起手制止打算衝過來的尼爾，自己站了起來。

「我沒事。」

她拔出刺進上臂裡的金屬片。雖然噴出血，但立刻止住了。傷口長出新肉，疼痛的感覺消失。

即使受傷，即使流血，也很輕易就能痊癒。這就是被魔物附身的下場。

『沒錯，我們已經不能回頭了。只能追求鮮血，奔跑在殺戮之道上，對吧？』

「是啊。」凱寧喃喃地說。即使下一個敵人是有智慧的魔物也得殺掉，不論是溫和或令人同情的魔物都一樣。

重新握緊雙劍，大步邁開步伐。凱寧聽到身後傳來艾米爾詫異的聲音。

「魔物竟然會和機械在一起，這是怎麼回事呢？」

尼爾的回答就和凱寧剛剛的想法一模一樣。

「無論有什麼原因，我們只需要把魔物和牠們的同夥全部殺掉。」

＊

感覺好像聽到有人說「發現入侵者」的聲音。不，應該是聽錯了。那個聲音實在不像人類。

凱寧謹慎地環視周遭。根據尼爾和白書所說，這裡就是廢鐵山的最深處。是個彷彿巨大圓桶，非常寬廣、挑高極高的空間。

『發現　發現　發現　將之排除』

這次聽得非常清楚。雖然不是人類在講話，但也和魔物的聲音不同。

「喂，剛才的聲音是……」

凱寧的問題被另一個聲音蓋過。地面激烈搖晃，隨著一陣巨響現身的是必須抬頭仰望的巨大

機器人。

「是那傢伙啊！」

尼爾拔出劍來。劍真的有辦法打倒這個巨大的金屬塊嗎？不曉得身高有自己的幾倍，凱寧一面在心裡這麼想，一面抬頭望著機器人。

「那是魔物⁉」

因為聽說是會和殺人機器一起行動的魔物，凱寧想像的原本是巨大又猙獰的兇猛傢伙。就和神殿的葛蕾特一樣，或像攻擊尼爾村子的魔物。但是現在凱寧眼中的魔物卻和兩者都不同。

端坐在機器人頭頂上的是一隻小型魔物。牠揮舞著小小的手臂，大聲喊著。

『不要欺負小Ｐ——！』

凱寧瞬間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這不像魔物會說的話。

『小Ｐ是我重要的朋友！』

機器人踩踏地面，發出聲響。

『入侵者　必須　排除　必須　必須　排除』

地板激烈晃動，凱寧重心不穩地跪倒在地。白書吃驚地高聲說：

「是魔物在對機械下指令嗎！」

不對，那……那不是什麼「指令」。

「瞄準腳部，把它打倒吧！」

艾米爾對機器人的腳發射魔法。連艾米爾也聽不見那個小小的魔物和機器人在說什麼。

尼爾把劍插進腳部關節。機器人抬起腳，尼爾滾了一圈拉開距離，艾米爾立刻接著發射魔法。

『好了，快殺啊！凱寧！不論是什麼魔物妳都要殺吧？』

「可惡……」

凱寧跟著尼爾他們砍向機器人的腳。伴隨著沉重的手感，關節出現裂痕。機器人巨大的身軀搖晃了一下。

『哇啊啊啊啊啊！』

魔物發出尖叫聲。因為機器人的身體突然傾斜，所以牠捉不住了吧。小小的身軀掉到地上，掉進尼爾的劍的攻擊範圍內。

「這傢伙是魔物。是魔物……」

凱寧握著劍的手在發抖。自己應該已經做好覺悟了。魔物必須殺死，這應該是非常單純的事，但現實卻遠遠超出凱寧的想像。

她只猶豫了一瞬間，但已經產生了破綻。凱寧的劍被機器人的手臂彈飛。

『P33　保護　克雷歐』

機器人用身體擋住魔物。尼爾的劍用力刺進捨身保護魔物的機械背上。艾米爾的魔法熔化金屬表面。隨著接縫斷裂的聲音，機器人的手臂應聲掉落。

『小P！』

從機器人身下傳來快哭出來的聲音。

『別這樣！已經夠了！』

『防衛　是　我的　職責』

『要是再戰鬥下去，你會壞掉！』

『保護　克雷歐　是工作　是……工作……』

機械的聲音出現雜訊，彷彿它開始喘不過氣一樣。但喘息聲無法傳進尼爾他們耳中，他們毫不留情地用劍與魔法攻擊金屬身體，每一下攻擊都伴隨著刺耳的嘎吱聲。那是呻吟的聲音嗎？

『我不要！我不要！』

『P33　保……護　克……雷歐』

『如果你不在了，我該怎麼辦才好！』

凱寧好想摀住耳朵。她在心裡說服自己，那是魔物和機械，是應該打倒的敵人。再怎麼說，

那都不會是叫克雷歐的孩子和名為Ｐ33的機器人……

『我又要孤孤單單一個人了！我好寂寞！』

為什麼魔物會這麼說？聽起來簡直就像……

凱寧忍不住垂下視線。小小的魔物說出的話，和只能束手無策地看著祖母死去的凱寧說的話如出一轍。

就在這個時候，掉在周遭的金屬片和零件被機器人吸去。被尼爾的劍砍下的部分，被艾米爾的魔法給融解的部分，全都再一次回到本體身上。

那些東西集中在機器人的背部，形成一對巨大的翅膀。

『小Ｐ，你要做什麼？』

『離開　離開　離開　離開　離開』

機械抱著魔物，張開金屬翅膀。拍動的翅膀捲起一陣旋風。白書大叫「快趴下」。

『去看　外面的世界』

機器人高高飛到空中，用力撞擊天花板，發出硬物互相碰撞的聲音。

「危險！快避開！」

分不出是機械零件還是天花板建材的東西紛紛掉了下來。

『住手！已經夠了！』

『克雷歐　教我　許多　話　克雷歐　讓我了解　不知道的　世界』

凱寧一面躲開掉落物，一面抬頭看著天花板，看到正在那裡拚命拍動翅膀的機器人。它的腳已經斷裂，手也扭曲，全身散發著黑色的煙霧，還能隱約看見不斷冒出的火花。

「趁現在！把它打下來！」

尼爾和艾米爾同時發射魔法。機器人的身體在空中猛然歪向一邊。在即將往下墜的同時，它仍不停地鼓動翅膀。

「瞄準它的翅膀！」

金屬翅膀剝落並掉下，接著，金屬身體也墜落地面，發出劇烈聲響。

『竟然……竟然……把我的朋友給……』

小小的魔物衝了出來。牠的外表和石之神殿那些蜂擁而上的不完全魔物們沒什麼差別，弱小到感覺轉瞬就會消逝。

決定性的不同是，這隻魔物有「克雷歐」這個名字，還會說凱寧能理解的語言。牠有許多、許多話深深觸動凱寧內心……

能思考這些感傷事情的時間非常短暫。那小小的身軀在轉眼間就被尼爾的劍毫不留情地斬斷，彷彿黑色影子的身體倒在地上。

『抱歉，小P。我……好弱喔……』

雖然開始失去形體，魔物還是朝機器人爬去。

『明明……想要……一直和你……在一起……』

機器人的手臂在顫抖，大概是想對牠伸出手吧。但伸出手的方向沒有克雷歐的蹤影，黑色的身體已經灰飛煙滅了。

『克雷歐　好寂寞　小P　好寂寞』

機器人的雙眼逐漸失去光芒，機械運作的聲音停止，凱寧聽見尼爾發出鬆了一口氣的聲音。機器人和魔物都死了。

匡啷一聲，從機器人身上掉出某樣東西。

「尼爾哥！是鑰匙！」

凱寧這才想起，造訪廢鐵山原本的目的，是為了找尋解開魔王城封印的鑰匙——可以拼成五角形的石板。

「好像確實是這個沒錯。」

「是機械之理啊……」

這麼一來就找到兩個了。接下來一行人要尋找代表「記憶之樹」的鑰匙，前往神話森林。一想到下一個要打倒的魔物，凱寧就感到全身無力。希望接下來的魔物沒有絲毫智慧……

一個聲音突然打破寂靜。鞋底踏在地板上的聲音迴盪在整個空間中，撼動焦臭的空氣。凱寧抬起頭。是那個弟弟，他好像一直跟在後面，大概是想親眼目睹憎恨的殺兄仇人被打倒的那一刻

吧。

「哥哥！和媽媽！就是被這種！這種機械給……！」

那個弟弟撿起掉在地上的棒狀零件，用力朝機器人的殘骸揮下，發出刺耳的聲音。

「要是沒有你……！沒有你的話！沒有你的話！」

真的是這樣嗎？真的是這具機器人殺了他的哥哥和媽媽？它稱呼小小的魔物「克雷歐」，克雷歐則稱呼它為「小P」，真的是這具臨死之前，都一心想和克雷歐一起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機器人……下的手嗎？

『真不錯耶。』

杜蘭愉快地說。

『忽略自己的所作所為，執意把錯誤怪罪在某人身上。很像人類，真的很像人類的作風。』

這個？這就是很像人類的作風？這種徹底展現憎恨和瘋狂的行為？

那個弟弟不斷敲擊殘骸並發出笑聲。他的笑聲令人毛骨悚然，聽起來已經徹底瘋了。

這和那具機器人最後說出的「好寂寞」，以及魔物高聲叫著「不要欺負小P」的聲音相比，到底哪個比較像人類？

凱寧並不明白。

好討厭白衣，尼爾心想。穿著白衣的人對於不是穿白衣的人，總是擺出居高臨下的態度。原因尼爾並不知道，因為自己不是醫生，當然也不是護理師。

態度更差的是那些研究員。醫療相關人士至少還會把對方當成人看，但在研究員眼中，對方不過是實驗動物。所以相信他們的話是一種賭注，而且還是風險極高的賭注。

但是尼爾沒有其他選擇，他沒有辦法不賭，也無法中途放棄。不然的話，悠娜……就會死。

尼爾用額頭貼著強化玻璃，盯著在透明醫療用膠囊中持續沉睡的悠娜。這層玻璃的另一側是無菌室。尼爾當然不被允許進入，其他人告訴他，在冷凍睡眠技術已經實際運用許久的現在，比起機器和系統故障，細菌感染的風險性更高。

「沒事的，不用擔心。」經過的護理師微笑著對尼爾說：「醫生們正努力地進行研究，悠娜妹妹一定可以得救。」

尼爾很不喜歡這種好像在演戲的語氣，但他也只能相信。只要幫助政府的計畫，悠娜就能得救。在開發出新的技術之前，即使要花費很長很長的時間，只要能再次和悠娜一起生活……他會忍耐。

悠娜也要加油，尼爾在心中對她喊著。他很想對待在沒有陽光的無菌室中，身體和好幾台機械相連，陷入冰冷沉睡的悠娜說些鼓勵的話。

『是不是差不多要回去了？』

身旁傳來一個聲音。這個已經非常熟悉的聲音，屬於尼爾現在唯一能信任的對象。

好奇怪，為什麼不是小白呢？對自己而言的「搭檔」——白書的聲音並不是這樣。這是誰？

這本書是……

「你打算睡到什麼時候？」

耳邊傳來如假包換的白書的聲音。在眼前轉為一片漆黑後，再次映入眼簾的是熟悉的天花板。

尼爾撐起上半身，覺得頭好重。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常常做夢，而且還是一定會在睜開眼睛的同時立刻遺忘的夢。

「夢？但你今天沒有呻吟得特別嚴重啊？」

還是想不起來到底做了什麼夢。別說地點了，連有什麼人物，自己說過什麼話都不記得。

「是不是因為去了神話森林的緣故？」

這次尼爾倒是在白書指出原因前就聯想到了。

「有可能，畢竟你對付了那種魔物。」

為了得到解開魔王城封印的鑰匙，也就是『記憶之樹』的石板，尼爾一行人在昨天踏進神話森林。

那裡絲毫沒有魔物的氣息，但尼爾還記得自己很在意村長說的話：「雖然不知道原因，但絕不能靠近神木。」所以他不顧村長的制止，靠近村子深處的巨木。

從結果來說，那棵樹被魔物附身了。那是隻會吞噬人類記憶的魔物，發生在神話森林的所有怪事和夢境，似乎都是那隻魔物幹的好事。畢竟是能吞噬記憶的魔物，要把人類的腦袋弄得一團糟，根本是輕而易舉。

那隻魔物的實力雖然不強，但尼爾的思緒也差點被牠控制，因此陷入一番苦戰。在打倒魔物後，尼爾腦中仍殘留著奇妙的不適感。剛才的夢一定也是後遺症之一吧。

或許我夢到的是神話森林，尼爾心想。因為雖然不記得內容，但尼爾覺得好像聞到和神話森林很相似的氣味。那種味道和一般的森林或樹林截然不同，是一種像是混合了鐵礦和天然橡膠，感覺是人為製造的味道……

「你最好快點清醒過來。」

「是啊，必須趕快做好準備才行。」

從村子前往沙漠的交易船一大清早就會出航，尼爾也已經很久沒有前往面具城了。

*

從村子的水路搭船，然後在沙漠邊緣的河下船。只要從碼頭爬上山坡，就能隱約看見沙塵另一端的城鎮入口。

面具城坐落於尼爾住的村子東邊。雖然距離不到小孩半天的腳程，但因為必須跨越一座沙漠，所以就連成人都不太想去。而且出入城鎮有嚴格的限制，既然有可能千辛萬苦過來還進不了城，就更少有人造訪了。

但是這並不代表面具城的居民對外來者有強烈的戒心。事實上，當尼爾和白書在城裡走動的時候，沒有任何人把他們放在心上。

進出這座城之所以很困難，最大的原因是受到「戒律」的規範。

面具城是「戒律之城」。從早上起床到晚上就寢，不對，就連沉睡時，城裡的人們都遵守著戒律。追根究柢，他們會過著無論何時都戴著面具的生活，也是因為戒律。連統治整座城的國王也不例外。在戒律之前，國王和人民都一樣是「服從者」。

五年前，尼爾之所以會想到面具城來看看，完全是為了治療悠娜的病。他聽說面具之王罹患了黑文病，也聽說希望國王能痊癒的人民們正團結一致地研究治療方法。

當尼爾跨越沙漠來到面具城，發現正如傳聞所說，等著他的是一道緊閉的城門。即使尼爾出聲叫喚，守衛也沉默不語。在尼爾心想只能空手而回的時候，突然發生意料之外的事。

當凱寧向前邁進一步並大力揮手，守衛們的表情變了。其中一名守衛大聲喊了幾句話，大門便應聲敞開。

「以前我曾拯救受到狼群攻擊的城裡的小孩。在那之後，我就可以進入這座城。」

「因為妳是他們的恩人？」

「嗯，大概吧。」

「『大概吧』是什麼意思？」

「我也不清楚真正的原因，因為我完全聽不懂他們在說什麼。」

但凱寧只帶路到這裡。尼爾和白書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被遺留在這座陌生的城裡。

而對尼爾等人伸出援手的，是一名叫菲雅的少女。因為她不能說話，所以只能比手畫腳地溝通。多虧如此，不會說面具城語言的尼爾等人，也能明白她想表達的意思。

雖然這是後來才知道的，但凱寧拯救的「城裡的小孩」原來就是菲雅。在菲雅帶領尼爾等人參觀整座城後，一行人回到入口。在那裡看見凱寧的菲雅高興地跳了起來，尼爾他們才因此得知這個偶然。

當菲雅帶領尼爾他們參觀整座城時，白書就學會了面具城的語言。他雖然說「我不可能看不懂記載在書上的文字」，但似乎連不是記載在書上的語言也學得特別快。而尼爾雖花上比白書更多時間，但他也想辦法學習到足以理解日常對話的程度。

在能聽懂語言之後，自然也多少能理解這座城的情況。這裡的居民們過著需要遵守數量驚人的「戒律」的生活。在尼爾等人第一次造訪這座城時，就已經有超過十二萬四千條戒律，五年後的現在想必數量又更多了。

而菲雅不能說話的原因也是因為「戒律」。沒有城裡「戶籍」的人，就不可以開口說話。菲雅並不是在這座城裡出生，而是年幼時從其他地方被送來這裡當僕人的。

雖說被迫過著這種不自由的生活，菲雅卻沒有表現出厭惡戒律的樣子。她甚至表示戒律不是那麼壞的東西。在多少能理解這裡的語言後，尼爾對這件事感到十分不可思議，所以詢問她原因。

菲雅慢慢地比手畫腳，表示這是她聽某人說的，然後開始解釋。

（戒律不是為了限制生活，而是為了瞭解自由而存在。）

尼爾再次看了看這座城，注意到一件事。城裡的居民們沒有特別對尼爾等人抱持戒心，也不會投以好奇的眼光。平常外人不能進入這座城市是因為「戒律」的關係，而一旦能入城，居民就會一視同仁地對待你。即使面對被魔物附身的凱寧，別說歧視，居民們甚至會因為她是「拯救城裡小孩的恩人」而表示敬意。

要過著遵守十二萬四千條戒律的日子一定很辛苦，尼爾心想，但這確實沒那麼糟糕。

「那個小鬼……不對，國王竟然要結婚了，真是世事難料。」

當一行人終於跨越沙漠，並靠近城門時，白書用不知是玩笑還是認真的語氣這麼說。

「我覺得比起世事，人的緣份更難預測啊。」

沒想到住在貧窮村子裡，過著窮困生活的自己，竟然會交到擁有「國王」這種地位的朋友。

尼爾第一次造訪這座城時，上任國王剛因為黑文病離世。而他的兒子，也就是王子還非常年輕……正確來說，根本還是個孩子。雖然是個孩子，但他明白身為國王應該背負的沉重責任。所以他遵守戒律，為了接受繼承王位的考驗，單槍匹馬前往沙之神殿。

那是個連比較年長的王位繼承人都難以通過的考驗，對還年幼的孩子而言實在太過危險。但又是根據戒律，王族以外的人都禁止進出沙之神殿。

到頭來是不被戒律限制的外來者尼爾和白書進入沙之神殿，拯救了王子。因為這層關係，王子開始把尼爾視為「朋友」。

回想起來，當時也是菲雅幫助了尼爾他們。沙之神殿距離面具城很遠，是菲雅在滾滾黃沙中帶領尼爾等人來到神殿。

如果凱寧沒有拯救被狼攻擊的菲雅，尼爾就無法進入這座城。如果菲雅沒有幫助語言不通的尼爾，尼爾就無法去拯救王子。只要缺少任何一個環節，尼爾就不會和王子建立這樣的緣份。

「好驚人喔，每個人真的都戴著面具！」

艾米爾興奮地環視周遭。不只是戴著角錐形的面具，居民的服裝也非常特殊。人人都披著長至膝蓋的無袖上衣，而且下擺非常寬大。因為沙漠白天很熱，或許是為了通風吧。而他們之所以不穿鞋，可能也是為了省去動不動就要倒出沙子的麻煩。

有些人的下擺和衣領有裝飾，有些則很樸素，但基本上每個人都穿著相同的服裝。

「原來他們在城裡是用船來移動啊！咦，不是走在水上，而是沙上！我還是第一次看到沙河耶！」

尼爾第一次造訪這座城時，也因為在沙上航行的船，以及構造特殊的街景而驚嘆連連，就和現在的艾米爾一樣。

整座城越靠外圍越高，越接近中央則越低。據說是因為有著「不能把家蓋在平地上」的戒律。另外，為了遵守「地位高的人要住在高處；地位低的人要住在低處」這條戒律，樓房都呈現階梯狀。而為了往來這些地方，城裡有許多陡坡和狹窄的樓梯，構造非常複雜。

因為這樣的構造，在城裡徒步行走很容易迷路，而且要繞一大圈。所以人們在城裡挖掘不是水路，而是沙路的溝渠，把「沙船」當成交通手段。

國王公館就在城入口的正對面，搭沙船前往會繞整座城半圈。雖然需要花費一段時間，但艾米爾似乎非常喜歡。下船之後，他仍不捨地看著逐漸遠去的沙船。

（唷！好久不見！）

尼爾等人一踏入國王公館，面具之王就跑了過來。即使到了適婚年齡，他對待尼爾和白書的

態度仍與年少時沒什麼兩樣。不論是笑起來時露出的潔白牙齒，和骨碌碌的眼睛都沒有變。和其他人不同，只有國王把面具斜斜地戴在臉上，所以才能看清他臉上的表情。

「恭喜你結婚。」

沒想到自己有一天會說出這樣的祝賀詞，尼爾內心覺得有些不可思議。

（謝謝你。那邊的就是艾米爾嗎？）

尼爾曾在信上提到艾米爾好幾次。彼此雖然過著忙碌的生活，卻仍維持密集的書信往來。國王出乎意料地是個健筆的人。

「您、您好！鄭重恭賀您這次喜結良緣。」

雖然還聽不懂這裡的語言，但艾米爾大概是從尼爾和面具之王的表情猜到這是該打招呼的時候。此時白書清了清喉嚨。

「我聽說結婚都是需要對象的。新娘在哪裡？」

他的語氣雖然沉穩，但明顯透露出好奇。畢竟結婚典禮的邀請函上，在「因面具之王婚儀在即，將舉行戒律儀式，特此通知」的句子後，只補充了「抱歉這麼嚴肅。我要結婚了，願意的話就過來參加吧。到時見！」這段話，唯獨不提新娘的名字。

（這可真是失禮了。）

國王語帶笑意地說，這是他想到小小的惡作劇，或是有趣的事情時會出現的語氣。

（讓我來向你們介紹。）

看到從裡面出來的女性，尼爾覺得有些眼熟。對方當然戴著面具，所以看不到臉。尼爾只是下意識地想到某個人，下一刻便證明他的直覺是對的。

（好久不見。）

「難道妳是菲雅？」

沒有開口說話，而是比手畫腳打招呼，動作相當眼熟。

對方比出「是的」的動作來回答。

「嚇我一跳，我完全認不出是妳。」

在與菲雅相遇的時候，她還是個身型和悠娜相仿的孩子，如今已經成長得亭亭玉立。悠娜現在是不是也和菲雅一樣長高了呢？像孩子一樣肉肉的上臂變得纖細苗條，還有一雙修長的腳……

尼爾為了忘記胸中的痛楚，刻意用更開朗的聲音說道。

「既然如此，得把凱寧也找來才行！」

今天造訪是為了祝賀國王結婚，尼爾心想，不能讓他們的未來有一絲陰影，自己一定要想些正面的事。

（她還在外面嗎？明明進來也無所謂……凱寧還是老樣子呢。）

這座城裡沒有任何人因為凱寧被魔物附身，或是雙性人而歧視她。但凱寧卻從來不願踏進這座城。

「我去叫她！」

艾米爾從窗戶飄了出去。尼爾沒有打算跟過去，只是和面具之王一起站在窗邊，眺望著整座城。

「這片景色還是沒變呢。」

整座城被黃沙覆蓋而一片朦朧。或許是因為這個原因，原本很刺眼的陽光，只有在城裡看起來有些柔和。

（不……倒也不是如此。）

國王依然看著城鎮，喃喃說道。他的口氣聽起來前所未有地認真。

（目前糧食不足。人民總是很飢餓，我們也持續受到狼群的襲擊。）

住在沙漠的狼群從以前就是面具城居民們的夢魘。尼爾跨越沙漠時也被狼攻擊過好幾次，動作敏捷的狼群確實是難纏的對手。

（我身為王的工作堆積如山，其實不是悠哉慶祝的時候。）

「慶祝也是工作之一啊。」

尼爾想要鼓勵雖然比自己年輕，卻背負著超越自己的重擔的國王。或許是發現他的用意，白書也接著說「我同意」。

「讓人民能享受短暫的慶典氣氛，也是國王的一種體貼。」

城裡的人們會過著艱困的生活，絕對不是國王的錯。尼爾這五年來到處旅行，確實感受到這整個世界正逐漸荒廢。

「而且，你不是能讓菲雅幸福嗎？保護重要的人，讓她得到幸福……是男人的職責。」

腦海裡浮現悠娜的笑容，耳邊彷彿聽到她喊著哥哥的聲音。只要是為了悠娜，尼爾什麼都做過。即使痛苦，想到這是為了悠娜就能忍受。悠娜是自己不可或缺的人。

（這種事情戒律上都沒寫呢。）

面具之王轉過頭來，微微一笑。

（『重要的人』啊……）

就像菲雅之於國王，悠娜之於自己，尼爾心想。他從來沒有這麼強烈地想念悠娜。

＊

遵循戒律舉辦的「婚禮儀式」，和尼爾村裡的結婚典禮沒什麼不同。唯一的相異之處，大概只有主持人不是祭司迪瓦菈和波波菈吧。

（……根據以上事項，請新人依據第９０４條戒律親吻對方以立下誓言。）

戴著面具的副官沉穩地宣布。尼爾聽到面具之王喃喃地說：「感覺好害羞」。

「結婚典禮好棒喔！」

艾米爾輕盈地往上飄，似乎不是因為他想仔細觀看婚禮，而是心情激動會讓魔力增強。在婚禮還沒開始前，艾米爾就一直上下飄動，被白書斥責：「你給我冷靜點！」

「這種花瓣紛飛，人們給予祝福的盛大場面，好令人嚮往喔，是不是啊？凱寧姊。」

但凱寧的回答卻非常不領情。

「不知道。」

簡短地丟下這句話，凱寧把頭轉向旁邊。她的模樣與其說是不高興，更像是因為不知該如何是好而十分困惑。

這應該是凱寧第一次參加結婚典禮吧。昨天她似乎也煩惱著「像我這樣的人可以出席這麼值得慶祝的場合嗎」。

會有這種煩惱本身就是個錯誤，尼爾心想。在這座面具城，不論是誰都無須忌諱，可以對親暱的人獻上祝福。這麼理所當然的事情，在尼爾的村子和崖之村卻無法實現，而在這習俗特殊的城才能做到，實在諷刺。

儀式進行得很順利，最後聚集在公館前廣場的人們開始翩翩起舞。這好像是祝福結婚的舞蹈。讓下擺寬闊的服裝隨風飄起的舞步，就像綻放著許多巨大花朵。

在起舞的人群中，面具之王和成為王妃的菲雅並肩漫步並揮手致意。人群發出熱烈的歡呼聲，紙片如雪花般飛舞。

注意到尼爾等人的菲雅，做出「謝謝你們來」的動作。

就在尼爾舉起拳頭回應她的時候，廣場的角落傳出尖叫聲。聽到這個異常的聲音，所有人頓時停下舞步。廣場入口的人一齊讓出一條通道，一個搖搖晃晃的人影走了過來。

那是個戴面具的士兵。他拄著長槍當作手杖，吃力地向前進，顯然受到重傷。因為所有人都屏氣凝神地注視著他，尼爾甚至能清楚聽見血滴落在地上的聲音。

（快點……逃……）

尼爾好像聽到「狼」這個字，可是接下來就聽不見了。面具士兵當場倒在地上動也不動。所有人開始議論紛紛，沒有任何一個人能理解現在的狀況。

突然有個黑影衝了過來。

「菲雅！」

凱寧大喊。一個黑影撞飛菲雅和面具之王。另一個地方傳出尖叫聲，這次尼爾總算清楚看見。

是狼，狼群入侵了這座城。

「是魔物！有一隻魔物狼！」

在凱寧手指的方向，是隻異常巨大的狼。牠身上蠢蠢欲動的黑影毫無疑問是魔物的象徵。

漆黑的狼長嚎一聲。這是夾雜著野獸與魔物聲音的詭異咆嘯。

黑色的身軀在空中翻了一圈，在著地的同時，伴隨著淒厲的嚎叫，漆黑的狼揚長而去，其他的狼也紛紛跟上。

「是那傢伙……率領著其他的狼嗎？」

就和來襲時一樣唐突，狼群們撤退了。離開時，漆黑的狼似乎瞄了一眼面具之王和菲雅，就像在說自己的目的已經達成。

對了，國王沒事吧？菲雅呢？兩人都被黑狼撞飛，之後怎麼了？

（菲雅！）

只聽到國王這聲悲痛的叫喊，尼爾就明白了一切。

（振作一點！說句話啊！）

面具之王抱著全身癱軟的菲雅。確認菲雅的傷勢後，副官悄悄地退離兩人身邊，這代表她已

經回天之術了。

（國王……請您……冷靜。這會讓……人民……感到……不安。）

這是尼爾第一次聽到菲雅的聲音。雖然聽起來很痛苦，但十分溫柔，正如同菲雅的為人。

（謝謝您……）

菲雅鮮血淋漓的手伸向國王。

（……謝謝您……讓我……這種人……成為……您……的妻子。）

受到戒律規範而不能發出聲音的「外來者」菲雅，因為和國王結為連理，成為「面具族」的一員，終於能發出聲音。但萬萬想不到，她的第一句話也成為這輩子的最後一句話。

（菲雅！不可以！妳不能死！不可以！菲雅！睜開眼睛！）

國王不斷搖晃再也不動的菲雅，就像個不懂事的孩子。這讓尼爾想起剛認識他的時候，他還是個王子的模樣。

同時，尼爾也想起王子獨自前往沙之神殿時，無論如何都堅持要去救他的菲雅。從那時開始，菲雅就一直愛慕著王子。尼爾知道，她比任何人都擔心王子的安危，也比任何人都還要重視王子。

（我們不是約好了嗎！）

國王抬頭仰望天空，大聲喊著：

（妳要和我一起旅行……一起唱歌……以後要永遠在一起……不是約好了嗎！）

國王絕望的呼喊聲撼動了沙塵瀰漫的大氣。

從一行人悲傷地離開面具城，踏上返回村子的歸途開始，艾米爾就說了好幾次「國王陛下好可憐」。

「明明是難得的幸福時光，那麼一場美好的結婚典禮。城裡的人也都很開心……」

「是啊。」

「為了今天，城裡的人特地大舉出城打倒狼群，卻還……」

昨天看守城門和國王公館的士兵看起來比往常還少。尼爾還以為是因為國王「人民的日子比以前還苦」這句話，為了盡量減輕人民的負擔而減少士兵數量，但並非如此，是全都派出去消滅狼群了。

「偏偏卻被那些狼給……太過分了。」

「或許……這就是原因。」

凱寧喃喃說道。

「妳說原因……是指狩獵狼群嗎？難道因為夥伴被殺，讓狼群懷恨在心？」

區區狼群不可能會有那樣的智慧，況且還是魔物率領的狼群。

「不，我只是在想也許有這個可能。」

凱寧簡短地表示「忘了吧」，然後用難以想像是在沙上行走的速度離去了。

*

在尼爾回到村裡的幾天後，收到面具之王的來信。

信封上的文字非常潦草，從這裡就能感受到國王內心的狀態。尼爾打開信封，裡面只有一張信紙，上面用更潦草的字跡寫著『城裡的人們就拜託你了』。

「國王打算去殺死那隻狼。」

用不著白書說，尼爾也明白。從他在信箱裡發現國王的信，他就有這個預感。

我必須動作快，尼爾心想。國王的近臣們想必會強烈反對向狼復仇這種行為。特別是從國王小時候就隨侍在側的副官，一定無論如何都會阻止他。

尼爾不認為遇到這種情況，國王就會讓步。他想必會趁著近臣們不注意的時候，單獨闖入狼的巢穴。

「我們去見國王。」

必須去幫他才行，就和五年前一樣。即使要暫時中斷尋找鑰匙的行動，也不能讓國王單槍匹馬進入狼的巢穴。

自己會和國王相識，一定就是為了這一刻吧……

大概是猜到了國王的決心和尼爾的企圖，凱寧用理所當然的表情一起來到國王公館。明明平常她總是會在沙船碼頭前說「我待在這裡就好」然後堅持在原地等候。

無論是尼爾還是白書，甚至連艾米爾都明白凱寧內心的想法，所以都沒有多說什麼。

公館裡相當冷清，比將士兵們全派出去狩獵野狼的結婚典禮前一天還要安靜。或許是有戒律規定替王妃服喪期間禁止閒雜人等進入公館吧。

在一片寂靜當中，國王用一如往常的態度迎接尼爾等人。

「你要去替菲雅報仇吧？」

尼爾發現國王將武器放在自己房間的角落。雖然為了避免引人注目用布蓋上，但可以看到布料下緣露出的槍柄。

（在那之後，狼群又來了，好幾個人民被殺。）

這雖然不是針對尼爾問題的回答，但尼爾已經明白國王的意思。

「不只是為了菲雅啊。」

國王點點頭。

（我不能繼續讓人民犧牲。我要戰鬥，以國王的身份保護人民！什麼戒律，都去吃屎吧！）

白書插嘴。

「你知道狼的數量有多少嗎？之前來襲的那些狼，不過佔了一小部份罷了。」

（我不認為自己會輸！）

國王不假思索地回答。既然國王已經做好覺悟，尼爾他們能採取的行動只有一個。

「我明白了，我們也會協助你。」

面具之王連忙搖搖頭。

（我不能麻煩你們到這個地步。）

說這什麼見外的話？麻煩我們？我們的交情不只這樣吧。但是在尼爾發難之前，凱寧已經開口。

「我們不是為了你，而是為了菲雅。」

雖然不怎麼直率，但是沒有比這更適合說服國王的話了。

「看來達成共識了。」

「那我們就快出發吧。」白書說完，國王便拿起藏在布下的武器，他的動作沒有一絲遲疑。

當一行人互相點點頭，踏出公館的時候，他們被一個意想不到的人擋住去路。

（請留步。）

是面具副官。仔細一看，他身後還跟著幾十名士兵。是不是他寧可動粗也要阻止國王呢？

（國王，您要去哪裡？）

（討伐狼群，城裡的事就交給你了。）

（那樣會違反好幾條戒律。）

副官的語氣和往常一樣平靜。或許是這樣的態度反而觸怒了國王，國王毫不掩飾怒氣，大聲質問。

（那個什麼戒律有拯救菲雅嗎⁉）

（……沒有。）

（菲雅做了什麼？難道有什麼理由，讓那個連幸福為何都不知道的女人非死不可？）

（沒有。）

（那你就快讓開！）

（不！我絕不退讓！）

國王刻意明顯地用手握住武器，這代表他不惜動武也要強行通過。尼爾也一起擺出戰鬥的架式，但副官卻毫不動搖。

（你是個愚蠢的國王。不成熟，非常的不成熟。）

（你這傢伙……！）

尼爾看見國王握住武器的手更加用力，但副官卻對其視而不見，繼續說。

（而王妃……不對，菲雅是個溫柔的乖孩子。城裡的所有人也都很疼愛她。）

他的語氣和剛才截然不同，變得十分柔和。他應該也是其中一個疼愛菲雅的人吧。

此時副官轉身面對士兵們。

（你們幾個！我們的首領是誰!?）

士兵們齊聲回應。

（是面具之王！）

副官繼續問下去。

（國王最深愛的人是誰!?）

（是菲雅王妃！）

國王一臉震驚地看著副官的背影。

（讓菲雅王妃染上鮮血的是誰⁉）

（是狼群！）

握著武器的國王不再擺出戰鬥架式。

（那麼，要將可惡的狼群碎屍萬段的是誰⁉）

（是國王的僕人，我們「面具族」！）

副官再次轉過身來面對國王，低下了頭。

（為了造訪所有人民的家，得到他們的許可，我花了一些時間，請您原諒。）

（所有人民⁉）

面對吃驚的國王，副官平靜地說：

（畢竟戒律是如此記載的。愚蠢的王必定有著愚蠢的人民……請您不要忘記這點。）

＊

根據白書的知識，狼原本是棲息在森林的生物。所以缺乏水源、能當成食物的小動物也很稀少的沙漠，對狼而言並不是個適合生存的地方。

「這只是我的推測。」白書事先聲明。

「這片沙漠過去應該是綠意盎然的森林。因為某種原因，才變成這樣的不毛之地。」

野生動物常常因為生活環境的劇烈變化而滅絕，但狼卻適應沙漠這個環境，並生存下來，這或許才是不幸的開始。在食物來源稀少的沙漠，沒有多少選擇。只要是能捉到的動物全都是食物……連人類也不例外。

（這裡就是那些狼的巢穴。）

國王向尼爾等人解釋，婚禮前一天大規模狩獵狼群時，就是以這個巢穴為中心，佈下大範圍的陷阱。但狼比想像中還要狡獪，所以終究無法完全撲滅牠們。

（如果那個時候……不，還是別說了。）

如果能徹底滅絕狼群，菲雅和城裡的人就不會死了，國王應該很清楚說這些也是無濟於事。現在能做的，就只有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抱歉勉強你們。）

「沒關係。」尼爾微笑著回應，凱寧也點了點頭。

「這是為了菲雅。」

這次絕對要將狼群消滅殆盡。

士兵們一齊攻進巢穴。

（替菲雅王妃報仇！）

這是動員全城士兵的攻擊。多虧上次狩獵狼群的行動讓狼隻數量減少許多，所以並沒有陷入苦戰。

（一隻都不能放過！）

帶領狼群的漆黑之狼長嚎一聲，在空中翻滾了一圈。

尼爾知道牠的速度有多快，如果不先預測對方的行動，搶先發射魔法便會來不及。

野狼外表的魔物很明顯把面具之王當成目標。尼爾射出的魔法擦過魔物的鼻尖，魔物敏捷地向後一躍。果然很快。

其他的狼也像是在模仿魔物的行動般朝國王跑去。有些露出森森獠牙，有些則企圖用身體衝撞。

（保護國王和副官！）

士兵們團團包圍國王。攻擊對象固定，代表更容易應對。這就是人和狼之間的智慧差距。

狼們紛紛死在士兵們的長槍下。魔物再次吼叫，並朝國王衝去，簡直就像不知道其他攻擊手段一樣。

國王挺身迎戰，尼爾則從旁邊用劍發動攻擊。劍確實砍中了魔物，頓時血沫橫飛。即使如此，魔物還是沒有停止行動。

「牠的憤怒到底是從何而來……」

白書用半是錯愕，半是無奈的語氣喃喃地說。

在受到劍無數次攻擊之後，魔物的速度逐漸變遲鈍。

「就是現在！」

以白書的聲音為信號，尼爾施展攻擊魔法。魔力的拳頭確實捉住了黑影，魔物的身體浮上空中。一陣沙塵揚起，被用力摔在地上的魔物就此無法動彈。

（被詛咒的狼！可惡的野獸！我絕不允許你繼續存活！）

彷彿聽得懂國王的話，魔物發出呻吟。國王高高跳起。

（接招吧！我要替人民……替菲雅報仇！）

國王的長槍刺入打算爬起來的魔物體內，槍尖直指牠的眼窩。被長槍貫穿的身體橫倒在地。四肢一陣抖動之後，這次魔物真的永遠停止了活動。

黑色身軀逐漸失去形體，化為塵埃並飛散而去。失去獵物的長槍傾倒在地上。這時，突然發出一個硬物互相撞擊的尖銳聲響。

（這是……？）

看到國王撿起來的東西，尼爾難掩驚訝的表情。

「沒想到牠身上竟然有這樣的東西……」

白書啞口無言。那是尼爾一行人不斷尋找的魔王城鑰匙，刻著「忠誠的賽柏洛斯」文字的石板。

聽到門的聲音，艾米爾連忙朝北門飛去，因為那是個用力推開大門時才會製造出的聲響。這個村子的守衛很害怕魔物入侵，開關門時總是躡手躡腳的，不會發出這種聲音。

找遍全村，也只有一個人擁有足以輕鬆推開沉重木門的臂力，以及無畏與魔物戰鬥的膽量。

「尼爾哥！」

從門縫中能看見銀色的頭髮。當門敞開時，映入艾米爾眼中的卻不是他滿心期待的尼爾的笑容。

「……啊，小白先生。」

「怎麼了？」

「呃……」

因為先出來的不是尼爾哥，所以覺得很失望，這話艾米爾說不出口。

「啊，對了。我們接下來要去哪裡？有找到什麼線索了嗎？畢竟只剩下一塊而已啊。波波菈小姐有沒有說什麼呢？」

「別一口氣問那麼多問題！這樣豈不是不知該從何答起嗎？」

就在艾米爾對白書道歉的時候。

「我們接下來要去崖之村。」

一面將門好好關上，尼爾回答。

「那裡的村長寫信給波波菈小姐，信中提到有位村民對『祭品』這個詞有印象。」

雖然小白先生說不要一口氣問這麼多問題，但尼爾哥卻全部都回答了，艾米爾在心中覺得很感激。就在他暗自想著，好像曾經聽過崖之村這個地方，卻想不起是哪裡時，白書重重地嘆了口氣。

「真令人提不起勁。」

「為什麼呢？」

「因為那裡的傢伙實在很陰沉。」

崖之村是建設在深不見底的山谷間的村子，居民的住家和往來的通道，全都沿著山崖建造。而且那些「住家」說穿了根本只是狹窄的鐵皮屋。除了出入用的小門，只有一扇總是拉下的窗戶。別說原本用來採光的功能，那樣的窗戶甚至令人懷疑連通風的效果都沒有。雖然白書說，那可能是居民為了避免來自山谷底部的強風把住家刮走才想出的應對之道。

或許是因為白天也關在陰暗的鐵皮屋，這座村子裡的人都非常膽小且排外。

「總之，去了就知道。」

「但對方不是通知我們關於鑰匙的情報嗎？感覺沒有你們說的那麼排外呢。」

白書和尼爾對望一眼。就在艾米爾想著一定有什麼隱情時，白書開口說：「這件事很古怪。」

「就在我們開始找尋鑰匙時，突然收到一封信，上面說他們村子裡的人對『祭品』這個詞有印象。這非常不自然吧？」

「不是單純的偶然？」

「不只是鑰匙。據說那裡的人甚至開始開店了。開店耶？在那麼陰沉又排外的村子，沒有比這更不搭調的東西了。」

「我完全不明白那些村民的心境究竟有什麼變化。」白書說。

「產生變化的真的是『心境』嗎？」

凱寧低聲反駁。

「我實在無法相信那些傢伙。」

她狠狠地丟下這句話。

「凱寧姊也去過崖之村啊。」

但凱寧沒有回答，相對的則是尼爾開口。

「她以前住在崖之村。」

「原來是這樣啊。」

艾米爾突然想起一個詞，只要提到過去居住的地方，每個人都會這麼說。

「所以凱寧姊要返鄉呀。」

「返鄉？」

凱寧的雙眼瞇了起來，這是她心情不好時會露出的表情。

「對我而言，那村子是座化糞池！」

她的語氣與其說凶狠，更像每個字都是從牙縫裡硬擠出來的。或許她在那裡有很不好的回憶。不對，並不是或許，而是實際如此。艾米爾想起為了解開凱寧的石化，再次來到尼爾村子的時候。

偷瞄個不停的人、別開視線的人、毫不掩飾厭惡表情的人……甚至有人發出尖叫，還有人指著自己問「那是什麼？」。沒有任何人露出善意的表情，每個人都一臉嫌惡。

所以在波波菈說請不要讓自己和凱寧進出村子時，艾米爾只覺得無可奈何。從圖書館到東門

這段短暫的距離，已經讓他徹底明白村民的態度。他也實際體會並接受波波菈「會遇到危險的是你們」這句話的意思……雖然心裡無法釋懷。

那個時候凱寧說過，她已經很習慣了。這就代表凱寧之前住的村子，也讓她飽受歧視，無法自由進出村中……

＊

「已經不行了……」

當尼爾敲門，從門後傳來這樣的回答。白晝嘆了口氣，說道：「這裡確實就是個這樣的村子。」

「我們來自波波菈小姐的村子，想詢問關於那封信的事。」

「這座村子已經完蛋了……」

那是個以一個家而言，實在過於狹小的鐵皮屋。只有村長的家和其他鐵皮屋的顏色不太一樣，但大小和構造並沒什麼不同。從村長憂鬱的回答，可以猜到裡面應該也一樣陰暗吧。

即使如此，尼爾還是努力不懈地呼喊著：「村長！」

「但不是您寫信來的嗎？」

「不知道……我不知道什麼信……」

「村長？」

即使尼爾提出村裡的人開始開店、有村民知道『祭品』這個詞等信上的內容，村長還是堅持自己一概不知。

「這是怎麼回事？」

似乎連尼爾都束手無策了，他轉頭困惑地詢問白書。

「只能去問問其他人了。」

即使從村長這裡問不出什麼，只要找到對『祭品』這個詞有印象的村民就行了。尼爾和白書原本是這麼認為，但……

「我已經……無法再相信任何人……」

「我妻子感覺怪怪的……」

「要毀滅了……大家都會毀滅！」

「請回吧！我們不會到外面去的！」

從鐵皮屋中傳出的聲音全都忽視尼爾的問題，而且沒有一個人願意開門。艾米爾現在也能明白白書為什麼會說提不起勁了。

話說回來，就算是為了躲避魔物，再怎麼樣也不需要把村子蓋在這種地方，艾米爾想著。沿著山崖建造通道、建造住家，還架起跨越山谷間的橋……每樣應該都是大工程。如果只是要避免

魔物闖入，像尼爾的村子和面具城一樣，建造堅固的大門並派守衛站崗還比較實際。

還是因為這座村子裡的人都喜歡高處呢？

艾米爾飄到較高的地方，俯視整座村子。他看見旋轉的風車和風向雞、飄揚的旗幟及被霧氣籠罩的幽谷。

「這樣的景致確實挺壯觀的。」

艾米爾下意識地看了看村子深處，「啊」地叫了一聲。

「尼爾哥！小白先生！那裡有村民喔！」

因為跨越山谷的吊橋實在太長，居民在橋的中間朝谷底建造一座橋墩來支撐。而橋墩正上方則鋪滿橋板，成為一座小型廣場。那座廣場上聚集了許多人。

「那會不會就是商店呢？」

即使從遠處眺望，仍看得出廣場上擺了許多像商品的東西。尼爾說：「過去看看吧。」

艾米爾搶先一步從空中飛到廣場。那裡正在販賣食物、花朵和武器等各式各樣的商品，熱鬧程度甚至不輸尼爾的村子。完全無法想像這些人都住在陰暗的鐵皮屋中。

「好久沒出來透透氣了，風好舒服啊。」

「如果一直待在鐵皮屋裡，會把身體悶壞的。」

看著一面交談，一面愉快地購物的人們，艾米爾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

「要不要買些花呢？」

一名販賣盆栽和球根的女性招呼著艾米爾，他這才終於明白為什麼會覺得不對勁了，是視線。在尼爾的村子裡，從艾米爾一踏進門口，充滿好奇的視線就從四面八方而來，但這裡卻沒有。看到艾米爾的模樣，每個人連眉頭都不皺一下。簡直就像身處面具城。

但凱寧說過面具城「是個奇妙的地方」。也就是說，崖之村不像面具城，應該比較類似尼爾的村子。但是聚集在這裡的人卻並非如此……

「你說信喔。」

不知不覺中，尼爾和白書已經開始在廣場的一角與村民攀談。露天攤販的老闆歪著頭思考。

「我好像有聽說……」

「你知道嗎!?」

尼爾激動地追問，但村民再次歪著頭。

「又好像只是記錯……」

「到底有沒有！」

即使白書著急地怒吼，村民還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模樣。

「話說回來，你們是凱寧的朋友嗎？」

村民突然問了一個毫不相干的問題，從這點來看，他似乎從一開始就沒有仔細聽尼爾他們說話。

「我有聽到傳聞喔，聽說你們在狩獵魔物啊。」

「沒錯。」白書回答。

「要是能徹底消滅這座村裡的魔物，我們很想盡一份力。」

「這樣啊，徹底消滅。」

村民的聲音突然變調。

「徹底消滅。徹徹底底消……滅滅滅滅滅……」

村民的身體被黑色霧氣包覆。原來如此，艾米爾心想。他終於想通從剛才一直揮之不去的奇怪感覺從何而來。

「小白！」

「我知道！」

在白書喊出「是魔物」的同時，尼爾的劍已經一閃而下。頓時血沫橫飛，魔物應聲倒地，周遭傳出好幾聲尖叫。

「原來他們被魔物給附身了。」

「還不能掉以輕心！應該還有其他的！」

既然崖之村的人們「既膽小又排外」，代表關在鐵皮屋內拒絕外出的才是真正的村民吧。而開始開店、到外面來等等，做出這些不自然行為的人一定就是魔物沒錯。即使外表是人類，內心仍是魔物，所以看到艾米爾的模樣也只會露出平常的反應。

「尼爾哥！小心後面！」

一個村民在尼爾背後高高舉起棍棒，尼爾連忙轉身並同時攻擊他握著棍棒的手。此時白書高聲叫道：

「不可以！那傢伙不是魔物！」

原本以為待在鐵皮屋外的人全部都是魔物，但似乎並非如此。被砍中手臂的村民大聲哀號，痛得在地上打滾。因為沒有冒出黑色霧氣，代表他不是魔物，而是人類。即使是為了保護自己，尼爾還是不小心傷害了一般村民。

「可惡的外來者。」其中一個人這麼說，「快殺了外來者！」另外一個人大喊。不論是人，還是魔物，廣場上的所有人都對尼爾等人露出敵意。

「不是的！各位！我們是為了保護大家不被魔物傷害……」

沒有任何人傾聽艾米爾的話。明顯是魔物的人，以及外表看起來像人類的人全都一起發動攻擊。

「撤退吧！」

既然無法分辨，那就不能貿然攻擊外表是人類的人。繼續待在這個地方太危險了。

尼爾只砍著明顯是魔物的人，並一邊尋找退路，但過程不怎麼順利。無法分辨是不是魔物的人實在太多了。

艾米爾拚命對只是單方面挨打的尼爾施展治療魔法，可是再這樣下去會來不及恢復魔力。得想辦法減少敵人的數量……當他這麼想時，突然響起一個可靠的聲音。

「因為你們太慢回來，所以我來接你們了！」

凱寧斬倒對尼爾發動攻擊的村民，原本是村民的人身體被黑霧包覆。艾米爾鬆了口氣，如果是凱寧就能分辨魔物和人類。

「村裡的人們……被魔物附身了！」

「但不是所有人！裡面也混著人類！」

凱寧點點頭說：「知道了。」就在他們短暫交談的時候，魔物和村民仍不斷地攻擊一行人。

即使如此，能夠分辨魔物氣息的凱寧加入，依然成為很大的助力。就在所有人突破重圍，終於離開廣場，來到狹窄通道的時候。

那裡有個年輕的女人，仔細一看，她正在保護身後的一名少年。

「凱寧！那些傢伙是？」

「女人是魔物！別被騙了！」

就像在證明凱寧的話一般，女人接住凱寧砍下的劍。雖然凱寧是用劍攻擊，但她的臂力就算是男人都很難承受，那個女人卻能一分一毫地勉強推回凱寧的劍。

凱寧的表情開始扭曲。那個女人對身後的少年大喊。

「快逃！」

艾米爾想起凱寧說女人才是魔物，少年則是人類，這代表魔物正在保護人類嗎？

「我不要！我怎麼可能丟下姊姊逃走！」

凱寧的手更加使勁，看得出她被魔物附身的左手開始膨脹。女人重重跌落在通道的地面上，凱寧用力將她打飛了。

「姊姊！」

弟弟衝了過來，那個女人像死了一般動也不動。但女人並不是人類，而是魔物。既然她還保

有形體，代表沒有真正死去。凱寧舉著劍緩緩靠近。

「別過來！妳這個被魔物附身的傢伙！」

弟弟用明顯透露憎恨的眼神瞪著凱寧。尼爾冷靜地開口。

「你的姊姊已經變成魔物了。」

「不管她是魔物還是什麼，她都是我……我溫柔的姊姊！」

凱寧、尼爾和白書，當然連艾米爾都無法反駁。面對即使明白姊姊已經變成魔物，卻仍深愛姊姊的弟弟，該說什麼才好呢？

「我看你們才是魔物吧!?」

從來沒有一句話能這麼尖銳且深刻地刺進艾米爾的心，恐怕凱寧也是一樣。所以當他們注意到躺在旁邊的姊姊被黑霧包覆時，已經太遲了。

「凱寧姊，危險！」

化為魔物的姊姊對凱寧發動攻擊，凱寧回過神時已來不及躲開。她被魔物擊中，並彈到空中，重重摔在通道上。這次輪到凱寧動也不動了。

「凱寧！振作一點！」

「凱寧姊！」

魔物朝凱寧跑去，大概是想對她使出致命一擊吧。尼爾朝魔物一斬，不讓牠得逞。

「艾米爾！凱寧拜託你了！」

「我知道了！」

尼爾用劍把如潮水般湧來的「敵人」一一擊退，裡面或許也有人類，但已經沒有多餘心力顧慮這點了。要是有一絲遲疑，就會立刻被打倒。

艾米爾一面照顧凱寧，一面用魔法彈和治癒魔法協助尼爾。

不曉得到底殺了多少「敵人」，通道上的「敵人」終於全部消失了。艾米爾心中冒出一種討厭的感覺，一種不祥、不吉利的氣息。五年前衝到館外也是因為感受到相同的氣息……

「喂！那是什麼!?」

聽到白書的聲音，艾米爾抬起頭。

「那個黑色的漩渦……到底是？」

一片黑霧正不斷地在山谷中央翻騰，旋轉的速度越來越快。

「難道連那個都是魔物？」

魔物不斷被黑色漩渦吸進去……牠們合體了。凱寧曾說過魔物可以合體，而且合體的數量越多，就會變得越強。

「連村民……都被捲進去了。」

被漩渦吸進去的不只是魔物，連村民們都逐漸被捲進漩渦。當中也有剛才喊著「這個被魔物附身的傢伙！」的弟弟。

「不要……不要啊！這樣下去，我們就要把村裡的大家都……」

艾米爾不想再說下去了。那隻魔物很危險，非打倒不可。但這也代表會將被吸進去的村民一起殺死。

「我……不要這樣！」

彷彿在嘲笑艾米爾一般，黑色漩渦不祥的氣息越來越強，最後化為一個巨大的球體。從不規律旋轉的球體中，隱約傳出一些聲音。

『為什麼要破壞我和那孩子的生活？』

『我們明明過著很平靜的日子……為什麼？』

『不要打擾我們的和平！』

『要是你們沒有來就好了！』

『該被詛咒的是你們才對！』

那是村民們的聲音，每個聲音都充滿怨恨與憎惡。咒罵聲互相重疊，在山谷間不斷迴盪。

突然間，包覆球體的黑霧散去，球體中央有什麼在蠕動。那是個紅色與白色的雙重圓，不對，那是眼睛。像血一般鮮紅的瞳孔緊緊盯著尼爾一行人。魔法防壁像觸手一樣在紅色眼睛上來回移

動。上下伸展的觸手，與開闔的眼瞼非常相似。

紅色瞳孔發出光芒，光芒化為一道刀刃，朝這裡筆直射來。尼爾向旁一跳避開，艾米爾則躲到半空中。

「要是被那個擊中，就大事不妙了。」

艾米爾看著吊橋，光線通過的痕跡已經燒得焦黑。那道光的溫度似乎非常高。

艾米爾試著朝眼睛中央發射魔法彈，但魔法防壁輕易地就抵銷了魔法效果。

「那些觸手似乎有抵銷魔力的效果。」

「那只要避開觸手就行了吧？」

話還沒說完，尼爾已經射出魔力長槍。銳利的槍尖穿過觸手的空隙，這次並沒有被抵銷，魔法攻擊射進紅色瞳孔。

眼球劇烈震動，發出刺耳的聲音。

『我們的……村子……世界……這裡是……哪裡？我……是……』

那已經不是村民的聲音了。巨大的眼球發出不是人類也不是魔物的奇妙聲響。

魔法防壁在紅色瞳孔上不斷來回移動，就像灰塵跑進眼睛裡時，不斷眨眼睛一樣。

「趁現在！後方的防禦變弱了！」

魔法防壁全都聚集到前方，也就是說，只要持續朝正面發動攻擊，眼球後方就無法張開魔法防壁，此時趁機攻擊那裡，就能打倒魔物。

「由我來發動攻擊！」

艾米爾一面躲開光刃，一面發射魔法。

「我會讓牠無法行動！所以尼爾哥繞到後面吧！」

「我知道了！」

尼爾和白書通過吊橋，朝通道跑去。他們距離眼球後方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必須在他們繞到後方之前爭取時間，艾米爾心想。必須吸引這傢伙的注意。

將魔力化為子彈，化為劍矢，再化為鎖鍊……艾米爾持續發動魔法攻擊。因為不斷消耗魔力，他感到腦袋深處一陣刺痛。即使如此，他還是繼續施展魔法。

我要保護尼爾哥，艾米爾堅定地想著。

要是現在停下來，就無法打倒這傢伙。艾米爾很清楚合體的魔物有多麼可怕，他不想再讓五年前的事情重演。那個時候雖然沒能控制自己的石化能力，但現在不同，因為有姊姊的魔力，所以可以戰鬥。

艾米爾看見尼爾朝眼球後方發射攻擊魔法。再一下，再一下就行了。艾米爾用盡全力發射魔

法彈。

包覆著眼球的魔法防壁開始剝落。

「就是現在！和我同時全力攻擊牠！」

姊姊，把力量借給我！這是為了保護尼爾哥。這是為了尼爾哥，為了尼爾哥……

艾米爾感覺到體內湧出一股強大的力量。只要靠這份力量，一定能打倒牠。一定能保護比誰都還要重要的人，他想要保護他。

艾米爾把這份願望寄託其中，並徹底解放力量。

眼前和腦中都變得一片空白……遠方傳來尼爾的聲音。

*

眼前是一片藍色的天空，感覺到刺眼的陽光。

尼爾哥呢？

這是艾米爾的第一個念頭，醒來後連忙轉頭四處張望。太好了，他沒事。銀色的頭髮在陽光的照射下閃閃發亮，而他旁邊則是撐起上半身的凱寧，白書也在。

太好了，大家都平安無事，就在艾米爾這麼想的瞬間，他突然震懾地無法動彈。在稍微移回

的視線前方……什麼也沒有。

別說是眼球般的巨大魔物，連村子都消失無蹤，甚至連那裡曾有一座村子的痕跡都沒有留下。整座山谷深深凹陷，連地形都改變了。

艾米爾連忙回想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魔物的魔法防壁剝落，他聚集了自己所有魔力，和尼爾同時朝魔物發射。

對了，那個時候，身體裡湧出一股強烈的力量，眼前變得一片空白……艾米爾聽見一個聲音。那是尼爾的聲音。

『停下來！艾米爾！』

意識在此中斷，接下來的記憶就是眼前的光景。

「這是……這是我做的？」

艾米爾再次轉頭看著尼爾，一看到他的表情，艾米爾瞬間明白自己做了什麼。

「果然……」

艾米爾頓時全身無力，腦中不斷迴響著「我看你們才是魔物吧」的嘶吼聲。

這座村子有著被魔物附身的人，也有對尼爾一行人刀刃相向的人。但是，在沿著山崖建造的鐵皮屋裡，應該也有只是躲在其中發抖的村民才對。他們不是魔物，也沒有舉起武器對付夥伴們。

「對……不起……」

眼淚掉了下來。

「大家……對不起……」

眾多鐵皮屋，還有風向雞和飄揚的旗幟，全都不見了。

「都是我的錯……連無辜的人也……」

自己明明只是想保護大家，只是想保護重要的人。啊，可是那些舉著劍抵抗的村民想必也是一樣。他們也只是想安穩地過日子，想保護家人才對。

艾米爾不斷道歉，但他很清楚無論道歉幾次都已經無法挽回。死去的人不可能聽得見，即使如此，他還是無法停止道歉。

「但是……」

一隻手放在艾米爾頭上，那是尼爾的手。

「艾米爾不是救了我們嗎？」

艾米爾不禁抬起頭來，尼爾正露出平靜的微笑。

聽到尼爾道謝，艾米爾感到十分困惑。

「可是……可是我……」

自己想保護大家是事實，但讓無辜的人喪命卻也是事實。艾米爾無法同時接受這兩個事實。

「沒有關係。」

尼爾再次撫摸艾米爾的頭，然後站起身來。

「別再回想了。」

死去的人不會復活，破壞的村子無法復原。有些東西是無論如何都不能恢復原狀的。自己只能想辦法接受這個殘酷的事實，艾米爾心想。

所以才要保護，繼續保護重要的人。心中只懷著這個想法，繼續向前進吧。即使要把自己當作盾牌……

「這麼一來就收集到全部了。」

似乎在等待艾米爾停止哭泣的白書用沉重的口吻說道。

「全部是指什麼？」

尼爾轉過身來張開手掌，他手中的是刻著『祭品』文字的石板，也就是最後的鑰匙。

[報告 05]

頻繁發生的異常狀況漸漸變成常態，「意料之外」這個詞漸漸失去意義。失控的魔王已經無法控制，事態好轉的希望也徹底消失。證據就是，雖然已定期攝取魔素，但崩壞體卻不斷增加。推測是因為魔王的精神狀態和想法產生變化，導致魔素漸漸變質。

現在因為變成崩壞體而失去控制的「型態」數量大幅增加。今後數量想必也會一路攀升吧。我認為推進至最終階段的計畫刻不容緩。

關於環境方面的條件皆已準備妥當。178 年前流行的「白鹽化症候群」現已平息，也成功殲滅了怪物。雖然萬事俱備，但計畫卻仍窒礙難行的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雙子之章



沒有人知道靈魂來自何處。但我知道人是從哪裡來的，這很簡單。

波波菈盯著躺在床上的女人。規律的呼吸聲傳進耳中。這應該是很微弱的聲音，現在卻讓人覺得非常刺耳，因為室內實在太安靜了。

到了深夜，不會有任何人造訪圖書館。就算是白天，這裡也幾乎聽不到任何交談的聲音或噪音。這裡是圖書館最裡面的房間，村民們稱之為「分娩室」。別說隨便進入，甚至禁止任何人靠近。

而且有些人連這間房間的存在都不知情，像是小孩和未婚人士，還有雖然已婚，卻決定不要生小孩的人。因為這些人完全不需要知道任何關於分娩的資訊。

不只這件事，波波菈不會告訴村民任何他們不需要知道的事情。既然要安全地管理他們，這是很重要的。多餘的資訊會讓他們的行動產生變數，導致突發狀況。

但判斷哪些是必要的資訊，哪些則不必要並不容易。大部分的情況都不像分娩，哪些人需要這個資訊非常明確。有時候當下認為是必要的資訊，事後回想起來，才發現那可能是不必要的資

訊，例如……

波波菈停止思考，轉身背向床鋪，朝房間深處的祭壇走去。進入這個房間的人都相信這是為了執行分娩儀式的祭壇，因為波波菈都是如此向他們解釋的。

當波波菈靠近祭壇並說出「認證碼」，祭壇便無聲無息地動了起來。出現在祭壇後的是一道往下的階梯。當波波菈踏上階梯，她感覺到祭壇再次移動，四周陷入一片黑暗。

波波菈不斷向下走。雖然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但沒有問題，樓梯的階數和高度她都記得一清二楚。現在的她就算閉著眼睛也能安全地上下樓梯。

終於抵達漫長樓梯的終點，波波菈來到一條地下通道，這條通道是舊世界的人們建造的。並非用來行走，而是讓交通工具行駛的路線。

村民們一定無法想像，竟然有交通工具能一口氣承載比村子總人口還多的人吧。而且它還是用金屬製成、跑得比船快非常多、外型是由許多箱子連接而成……雖然他們不需要想像，也沒必要知道就是了。

「怎麼了？妳一臉不高興的樣子。」

從黑暗中傳來一個聲音，是迪瓦菈，她好像在等著波波菈下來。迪瓦菈之所以躲在柱子的陰暗處，大概是想嚇波波菈一跳吧。她有時會想到一些幼稚的惡作劇。

「我沒有露出不高興的表情。」

波波菈用手碰觸牆上的控制面板，進行「自動駕駛」需要的操作。這裡也需要「認證碼」。認證碼要靠語音輸入，萬一迪瓦菈和波波菈以外的人闖入也不用擔心。即使認證碼真的外流，村民們也無法發出這樣的聲音。

結束一連串的操作後，地下通道的一部分亮了起來。是交通工具內部的燈打開了。門自動開啟。當波波菈坐上去，迪瓦菈也用理所當然的表情跟進來坐下。彷彿在等待她們兩人坐定，門關上之後，交通工具就開始移動。

「妳有什麼煩惱嗎？」

迪瓦菈大聲說。舊世界的交通工具雖然既快又舒適，但缺點就是會發出特別大的噪音。波波菈原本想回答「沒什麼」，卻又突然考慮了一下。

「我只是覺得正處於重要的分娩儀式，迪瓦菈竟然擅自離開崗位，實在不太可取。」

儀式會持續一個星期。這段時間，迪瓦菈和波波菈其中一人一定要待在「分娩室」。因為在女村民成為母親，帶著嬰兒回到村子之前，不能讓任何人進去。不只是「分娩室」，通往地下的樓梯和金屬製的交通工具……以及這條通道的終點有些什麼東西，都不能讓村民知道。

「現在是波波菈的時間吧？」

接下圖書館工作的波波菈，白天都忙碌得無法抽身。所以白天由迪瓦菈負責，晚上則由波波菈負責看守。

「現在的確是。但昨天下午，好像有人在酒館看到迪瓦菈？」

「真傷腦筋，應該禁止他們說出去的。」

「要是對方問妳原因怎麼辦？」

「這個嘛……」

「不可能禁止別人說出去的。」

村民們當然不知道白天迪瓦菈要負責看守。不僅如此，一般人甚至連正在舉行分娩儀式都不知道。孩子的爸爸雖然曉得，但波波菈事先要求他在儀式結束前不能說出去。因為對其他村民而言，這也是個多餘的資訊。

「抱歉抱歉，我投降。我只是想出去透透氣而已。」

「這我可以理解，但妳要適可而止喔。和以前不一樣，沒辦法一年舉行好幾次了。」

舉行分娩儀式的次數和以前相比減少許多，這是因為越來越多人死於黑文病。

「更重要的是，這種時間妳怎麼會在這裡？」

「我剛剛不是問過妳了？妳是不是有什麼煩惱？」

「我是因為迪瓦菈……」

「這個可愛的小騙子。妳說這是什麼啊？」
迪瓦菈揮動一張皺巴巴的紙。那是在不到一小時前，被波波菈揉成一團丟掉的「報告」。
「竟然偷翻別人的垃圾桶，實在是個糟糕的興趣。」
「為什麼寫到一半就放棄了？」
迪瓦菈的眼神毫無笑意。不可能搪塞過去，只能照實回答了。
「因為我寫不下去。」
「妳在猶豫嗎？」
迪瓦菈好像已經看穿了一切，波波菈點點頭。
「追根究柢，這原本就是因為我做了錯誤的決定，告訴悠娜多餘的資訊。」
「妳是說『月之淚』？」
「嗯。」
波波菈從沒想過會有小孩闖進石之神殿。所以當悠娜問她「月之淚」會開在哪裡時，她沒想太多就回答了。因為至今都沒有事，所以她以為這次也不會有問題，但這卻促成尼爾和白書的相遇。
「不，妳說的不對。真要說的話，錯的是為所欲為的魔王。黑文病患越來越多，也是因為魔王。我們只是在想辦法阻止吧？不是波波菈做了錯誤的決定。」

「妳真是溫柔，可是……」

錯誤的決定不只一個。波波菈企圖利用這座村子的尼爾，當成阻止失控魔王的手段。只要尼爾保護悠娜，魔王的計畫就不會得逞。但這又導致與預料相反的結果。魔王成功擄走悠娜，也就是說，他的計畫沒有受挫，目前仍在進行當中。

而另一個錯誤決定則帶來最糟糕的結果。

「尼爾實在知道太多了，他太過靠近型態計畫的核心。」

「那妳該採取的行動只有一個吧？有什麼好猶豫的？」

「妳說的對，我也是這麼想的。我沒想到自己會這麼猶豫。」

波波菈原本想和其他村民一視同仁地對待尼爾，她並不打算對他有特別待遇。

「是啊，我也很驚訝。這就是所謂的日久生情吧。」

重病的妹妹和愛護妹妹的哥哥，波波菈至今應該已經看過這種情況好幾次了。即使知道等待尼爾的命運，自己應該也能保持平靜才對。

「我也想實現尼爾找回悠娜的願望啊，但那絕對不可能實現。」

「我知道。所以至少下一個……」

「波波菈！」

迪瓦菈用尖銳的語氣打斷波波菈。

「別再說下去了，那個才是真的錯誤決定。」

「……對不起。嗯，妳說的沒錯。」

「我們是型態計畫的管理者。」

我知道，我從來沒有一刻忘記這件事，波波菈心想。為了這個目的才要監視村民，有需要的話甚至得干涉他們的行動，消除所有突發狀況的可能性。她們千方百計地讓世代能夠穩定地交替。

「完成身為管理者的使命吧。沒問題，我們並沒有感情用事的功能。」

迪瓦菈半開玩笑的語氣聽起來很順耳。波波菈胸中彷彿放下一塊大石，只要有迪瓦菈在就沒問題。雖然這是很難受的選擇，但只要兩人一起，一定能完成使命……

交通工具在黑暗的通道中行駛一段時間，最後停在一個開闊的地方。迪瓦菈伸伸懶腰說：「終於到了。」

「不論坐幾次都不太喜歡。」

「是嗎？我還挺喜歡的，又比船快好幾倍。」

「速度確實很重要。這麼一想，根本沒得選擇啊……」

如果沒有這個速度，就不可能只花費約一小時的時間來回村子和設施。畢竟這個地區就在尼爾搭商船必須花上半天才能抵達的石之神殿後面，緊鄰「魔王城」。

而且為了不讓村民們猜到目的地，利用地下通道移動比較好。

雖然就算被發現，村民們也不可能踏進這個地方。對他們而言，舊世界的廢墟是個禁忌。如果看到迪瓦菈和波波菈進出這裡，他們應該會大吃一驚，然後自己得出「一定是祭司有什麼的重要職責要完成」的結論，便停止思考這件事……

兩人下了交通工具，快步向前走。和圖書館地下不同，這裡明亮又廣闊。就算波波菈和迪瓦菈並肩走上樓梯，空間也綽綽有餘。建造時應該就是設計成可以讓許多人同時上下樓吧。雖然現在空無一人，但過去就是有這麼多人曾在這裡工作。

波波菈再次用語音輸入「認證碼」，打開「禁止進入區域」的鎖。她推開厚重的金屬門，不斷向前進。

「目前還沒發生錯誤吧？」

波波菈點點頭，然後停下腳步。她再一次輸入「認證碼」，這是最後一扇門了。

「已經複製成功，我想應該很順利。」

在門打開的同時，發出空氣外洩的聲音。為了不讓病毒和細菌入侵，這裡似乎有空氣牆……的樣子。

「只要最後檢查時，基因沒有出現問題就行了。」

寬廣的室內並排著好幾個透明的筒狀容器，不過正在使用的只有其中一個。以前會有複數容器都裝滿培養液，但已經很久沒看到那樣的光景了。

「今晚就是第七天了啊。」

迪瓦菈看著容器內部，培養液中有一個蜷縮著身體的嬰兒微微搖晃著。

真是可憐，這孩子上一代的孩子還不滿十歲，就不幸掉進水中而喪命，他明明擁有註定長壽的基因。這輩子又會……不對，這輩子他會活得更短暫吧。

或許這樣反而更幸福。如果自我還尚未萌芽，就不會失去任何東西。仔細想想，只要不萌生出什麼自我，人工生命們根本不會遭遇不幸。

在培養液中誕生，經過短暫時光，在外面的世界成長，死後再次回到培養液中。複製基因的過程已經重複了無數次。這就是人來自哪裡，又往哪裡去的問題的答案。

「怎麼了？」

迪瓦菈邊準備用來搬運的容器邊問。波波菈拋開湧上心頭的想法，微笑地回答：「沒什麼。」必須加快動作，得在天亮前將這個孩子帶回村裡。按照事前的安排，回去以後，即將成為母親的女人便會甦醒。波波菈會讓她抱著這個孩子，並告訴她替分娩儀式畫下句點的那句話。

「恭喜妳，這是妳生下的寶寶喔。」

[報告 05-2]

頻繁發生的異常狀況漸漸變成常態，「意料之外」這個詞漸漸失去意義。失控的魔王已經無法控制，事態好轉的希望也徹底消失。證據就是，雖然已定期攝取魔素，但崩壞體卻不斷增加。推測是因為魔王的精神狀態和想法產生變化，導致魔素漸漸變質。

現在因為變成崩壞體而失去控制的「型態」數量大幅增加。今後數量想必也會一路攀升吧。我認為推進至最終階段的計畫刻不容緩。

關於環境方面的條件皆已準備妥當。178 年前流行的「白鹽化症候群」現已平息，也成功殲滅了怪物。雖然萬事俱備，但計畫卻仍窒礙難行的原因是，現在無法履行與魔王訂下的「約定」。人類終於發展出阻止崩壞體化，將一切恢復原狀的技術，如果可以履行「約定」，應該可以解決 99%現在所面臨到的問題吧。

雖然現在依舊無法履行「約定」，但情況有所變化，因為魔王企圖毀約。也就是所謂的「失去耐性」吧。畢竟只能空等，千年的時光實在太漫長了。

諷刺的是，因為魔王毀約，反而讓所有條件都具備了。唯一的未知數是不知道「白書」功能不完全的問題能獲得多少改善，不過，現在只能相信人類千年前的技術了。

接下來只要將魔王的「人工生命」送入城堡，就可以啟動融合程序。進入城堡的路線也已確立完成。

因此，僅以此報告宣布，我們開始將型態計畫推進至最終階段。

報告完畢。

(記錄者・波波菈)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青年之章 3

「你要出發了嗎？」迪瓦菈這麼說。尼爾回答：

「我一定會把悠娜帶回來。」

「你真的要去呀。」波波菈這麼說。她一如往常稍微低著頭，手肘撐在桌子上，雙手手指輕輕交疊。

在崖之村拿到最後一塊石板後，尼爾一行人前往村子的圖書館。雖然很想立刻衝入魔王城，但還是想先跟迪瓦菈和波波菈打聲招呼。而且，不論如何，要前往石之神殿都要走水路，得先回到有碼頭的村子才行。

「那個……」

波波菈本來想開口說些什麼，但又像是打消了念頭般搖搖頭。

「不，沒什麼。」

「波波菈就是愛操心。」

「喔，這樣啊。」尼爾心想，波波菈應該是想說「很危險喔」吧？一直以來，波波菈都很擔心尼爾的安危。不過，即使她說危險，尼爾仍然不曾停止狩獵魔物，所以波波菈才放棄再次提醒，因為她是最了解不管說什麼都沒用的人。

「路上小心喔。」

「波波菈小姐，迪瓦菈小姐，謝謝妳們。」

尼爾轉身打開門。

「還請千萬要注意安全。」

尼爾轉頭時，看到波波菈對他露出微笑。接著，他反手關上門，快步走下狹窄的樓梯。

「話說回來，沒想到竟然這麼巧，收集到所有『鑰匙』。」

白書狐疑地低聲說道。

「簡直就像有人刻意要讓我們收集……」

「小白想太多了。」

「可是……」

知道他想說「這可能是陷阱」。如果要細數可疑的地方，實在多到數不清。最重要的是，如果魔王為了封印通往城堡的門而做了鑰匙，那麼藏鑰匙的地點未免也太隨便了。要是真的想要藏起來，應該會選擇離神殿更遠的地方才對。

白書說的「像有人刻意要讓我們收集」，的確是一針見血。不過，既然是陷阱，就肯定是有人設下的。如果想要把那個人引出來，自己往陷阱裡跳是最快的方法。

「就算是陷阱，如果悠娜在那裡，我就要去。」
「這樣啊。」白書只簡短地回了這句後就不再多說什麼了。

＊

尼爾把五塊石板放入刻在祭壇前的圖樣中。石之守護神、記憶之樹、機械之理、忠誠的賽柏洛斯、祭品。把石板放入各自的位置後，就能拼成一個五角形。

接著，祭壇內的門動了。看似結界的東西解開，牆壁開始移動。

「昇降機？」

沒有像廢鐵山的昇降機那樣充滿鐵鏽，也沒有油臭味，但開門的方式和門與地板間有一條縫隙這點是相同的。

「看樣子是。」

但跟廢鐵山不同的是，沒有顯示目的地的按鈕。內部的牆面非常光滑，沒有任何凹凸起伏。即使伸手觸碰也毫無反應。

「會不會是藏起來了？」

艾米爾調查起天花板。

「這種爛箱子，只要這樣就行了！」

進到昇降機內的凱寧想要用力踹它一腳，就在她舉起腿的瞬間，門發出聲音關上了。雖然比廢鐵山的還要安靜，但仍舊傳來類似的聲音和震動。看樣子是設定成只要過一段時間就會自動運作。

不久，昇降機伴隨著輕微搖晃停下來，門也緩緩打開。

「昇降機就已經很驚人了，沒想到居然有這種地方。」

那是一個由石頭和綠意構成的美麗庭園。石子鋪成的小徑中間有一段短石階，走上石階後可以看到小徑繼續綿延。明亮的陽光灑在設置於小徑兩側的女性雕像上，仔細一看，這些整齊生長的樹木和花草，都跟尼爾平常看到的有點不一樣。

庭園中央被弧形的欄杆和柱子圍住，但沒有可以遮蔽風雨的屋頂，所以那些柱子設置在那裡應該只是裝飾吧。

「精美得讓人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呢。」

雖然很美，但這個地方很難說是實用。要讓這麼多五顏六色的花綻放，究竟需要耗費多少水和肥料呢？

欄杆和柱子圍住的地方中央，有個類似水盆的東西。兩隻白色的鳥停在水盆邊緣，大概是來戲水的吧。尼爾放輕腳步，盡量不驚嚇到牠們。

「那扇門是不是出口呀？」

艾米爾在離白鳥有些距離的地方停下來，指著前方。乍看之下這裡也沒有其他類似出口的地方了。剩下的就只有背後那扇剛才走過的昇降梯門。

「過去看看吧。」

「雖然有種明顯是陷阱的感覺就是了……」

「沒關係。」

是陷阱也無所謂。不管前方是不是有一大群巨大魔物，還是到處都布滿危險的陷阱。都只須要打倒所有敵人，破壞所有機關一步步前進。

但是，做好充足的心理準備推開的門後，卻讓人期待落空。

「跟剛才那裡……好像喔。」

這裡依舊是個生長著許多陌生草木，一點也不實用的庭園，就連另一頭可以看到的門，都跟剛才一樣……

「總之也只能繼續前進看看了。」

但是，打開下一扇門也是很像……不，是一模一樣的地方。不論是再開啟下一扇門，還是下一扇門，看到的景色都相同。

「可能有門以外的隱藏通道。還是先掉頭比較好吧。」

尼爾也贊同白書的話，於是把手放在剛才走過的門上。但門卻推不開。不論怎麼用力推、拉，

門都文風不動。

「讓開！」

凱寧推開尼爾，用力踹了門一腳。但門上只留下一點被踢過的痕跡而已，仍然一動也不動。

看樣子不論想不想掉頭，現在都無路可退了。

「該不會……」

「小白，怎麼了？」

白書像是想到什麼似的逕自前進，尼爾只好快步追了上去。果然，打開門後又是一樣的景色。

「你們看。」

白書用眼神暗示他們看某個地方。剛才走過的那扇門一角，留有一道淡淡的擦痕。是剛才凱寧踹門的痕跡。

「這……所以我們是不斷在同一個地方兜圈子？」

「看樣子是被困在這裡了。」

凱寧嘖了一聲。

「不，不見得。」

白書緩緩觀察四周後說：

「肯定有辦法出去。」

「要找門之外的出口嗎？」

尼爾也試著觀察四周。哪裡有不是門，但可以離開的地方呢？如果要設置機關的話，會設在哪裡呢？

欄杆和柱子除了裝飾以外沒有其他意義，真的是這樣嗎？有沒有可能是為了某種意想不到的用途而建造的呢？

尼爾一根一根仔細調查欄杆和柱子。一下子用手摸，一下子試著敲打，或是嘗試用劍奮力砍。但欄杆和柱子都沒有出現任何變化。

怎麼試都徒勞無功，所以打壞旁邊的木箱出氣。這時突然發現一件事。停在水盆旁的兩隻鳥還留在原地。

太奇怪了。發出這麼大的聲音，牠們卻沒有要飛走的意思。在村子附近看到的鳥，光是看到人類的身影就會逃走。難道這兩隻鳥很習慣看到人類嗎？

不，應該不是習慣人類。即使大步走近，來到伸出手就能碰到牠們的距離，兩隻白鳥依舊沒有飛起來。

『真實之聲向誰問？』

傳來一個低沉的聲音。

『真實之姿由誰看？』

不是錯覺。

『回答我的問題。』

艾米爾發出一聲驚呼。

「小、小鳥說話了！」

這就是機關。小鳥不可能會說人話。

『我問你。人類為何從世界上消失？』

「這是怎樣？牠在說什麼啊？」

「等一下。」白書出聲制止大家。

「這是暗號。」

「暗號？」

「應該是離開這裡的咒語吧。印象中……好像在哪裡聽過。」

到底在哪裡呢？白書陷入沉思。

『我問你。人類為何從世界上消失？快回答。』

小鳥不斷重複同樣的問題。原來如此，白書說的沒錯，應該是要我們說出某個詞吧。可是，尼爾不知道答案。波波菈可能會知道，但現在沒辦法折返回去問她……

「我的答案是，因為黑文病。」

「小白？」

「不要吵，我想起來了。」

一行人很快就明白，剛才白書說的是正確答案。因為小鳥開始問下一個問題。

『我問你。人類如何延續生命？』

白書用很肯定的語氣說：「我的答案是……」

「將身體和靈魂分離。」

『我問你。靈魂將歸向何方？』

「我的答案是，放入複製的傀儡。」

接著一陣寂靜。隔了很長一段時間後，才傳來回應的聲音：『好。』

『判定汝等為其主人，准許進入城堡。』

小鳥振翅飛走，響起開門的聲音。尼爾一邊走向通往真正出口的門，一邊覺得很不可思議。

「小白為什麼會知道暗號？」

「你以為我是誰啊……雖然想這麼說，但其實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以前曾在哪裡聽過。但想不起來究竟在哪裡聽誰說。」

既然白書說想不起來，那應該是相當久遠的事吧。凱寧在旁邊小聲地說：「老人痴呆。」

「內衣女，妳剛才說什麼？」

白書不服輸地回嘴。

*

到處都充滿了魔物。

但這也代表一行人走上了正確的路。剛才中了陷阱迷路打轉的時候，完全沒有遇到任何魔物。所以魔物出現反而應該高興……尼爾努力這麼想。不斷說服自己，這條路是對的。但是……

「可惡！有完沒完！」

還是無法克制煩躁的心情。因為比村子裡的圖書館還要大的大廳，密密麻麻地塞滿了魔物。每一隻魔物都不算難纏，一行人以前遇過很多比這還強的魔物。但是，不管怎麼砍，魔物還是前仆後繼地湧來。

「我來開門！掩護我！」

凱寧踩過、踹開大群魔物，硬是朝大廳深處前進。深處有一扇門，出口只有那一個。剛才進來時的門現在緊緊鎖上了。看樣子，魔王城的每一扇門，似乎都只能從同一個方向開。

既然無法回頭，就只有兩種選擇，繼續前進，或是在這裡殲滅大量魔物。一行人剛才已經切身領悟到，選後者太不實際了，趕快繼續前進才是上策。

尼爾等人一邊用劍和魔法消滅想要追凱寧的魔物，一邊緩慢地用甚至讓人有點不耐煩的速度一點一滴朝深處前進。

搶先一步抵達深處的凱寧用力踹門。白書緊張地大罵：「笨蛋！」

「妳在做什麼啊！」

「麻煩的東西毀掉最快！」

凱寧一副理所當然的樣子繼續踹門。雖然想阻止她，但尼爾、白書和艾米爾光是應付大批魔物就忙得不可開交了。

「快住手！這麼亂來萬一……」

凱寧把腿舉得更高了。

「我才不管什麼萬一！這扇死爛門！」

發出鞋跟與門碰撞的聲音，門的接合處嘎吱作響，接著緩緩鬆動開啟。

「門開了！」

凱寧露出得意的表情回頭，她的目光也一瞬間離開門。

「喂！後面！」

聽到白書這句話，凱寧才把視線拉回，然後口中發出一聲驚呼。

完全打開的門後是一片漆黑。不，不是漆黑。而是有黑色的東西蠢動著。是一大群魔物，魔物如泉水般從門後湧出，化為黑色奔流將凱寧撞飛，衝入一行人所在的大廳。

「沒事吧!?」

凱寧甩甩頭站起來，似乎沒有受傷。

「嗯。但是……」

凱寧話說到一半就停下來了。艾米爾接著繼續說：

「這下……糟糕了。」

一大群魔物開始朝同一個地方聚集，魔物一旦合體就會變得更強。過去也曾遇過好幾次魔物合體的狀況，但這次的情況有點不同。因為合體的魔物數量實在多得誇張。

除了剛才塞滿整間大廳的大量魔物，還加上一大群從門後湧入的魔物，全都集中到同一個地方。就像是要擠進一個小小的袋子裡似的，不斷地互相推擠。

不久，本來像煙霧般的模糊輪廓漸漸變成清晰的形狀。是野獸。外型與出沒在北方平原上的

巨大野豬非常相似的野獸發出了低吼聲。

就連動作也跟野豬很像。會用非常驚人的速度朝尼爾等人衝刺。既然敵人的動作相似，那麼我方也可以採用同樣的方法對付牠。先朝兩側滾動閃避攻擊，再縱身躍起，靠著落下時的速度加力道用劍刺擊。畢竟在北方平原擊敗過好幾次野豬，所以已經很熟悉了。

但是，這次的敵人沒有那麼容易撂倒。刺在牠身上的劍發出刺耳的聲音。魔物用力甩動身體，尼爾就被彈開，重重摔在地上。雖然連忙採取防禦的姿勢，但背部仍傳來一陣激烈的痛楚，差點無法呼吸。

「攻擊沒有用！」

白書的聲音透露出著急的情緒。而艾米爾施放的魔法也被巨大的黑色身體吸收。

「魔法也沒用！」

尼爾拚命撐起身體，努力拿穩劍。使出全身的力氣，舉劍朝一般野豬要害的位置——後腦勺用力刺下。但魔物仍舊沒有停止衝刺。

魔物露出獠牙張開大嘴。在咆哮的同時吐出顏色詭異的霧。艾米爾像是想到什麼似的大叫。

「這個霧……不妙！」

尼爾連忙摀住嘴，但已經來不及了。不舒服的味道直竄鼻腔，是毒霧。眼前景物也開始嚴重扭曲。

「可惡！居然在這種地方……」

凱寧頹喪地跪倒。「振作點！」自己這樣大叫的聲音聽起來也很遙遠。就在這個時候，聽到門打開的聲音。是那扇不久前經過，現在應該已經無法從這一側打開的門。

（沒想到你們居然會因為這種程度的魔物陷入苦戰。）

是面具之王的聲音。從門外吹進來的風將毒霧吹散，同時也看到好幾把長槍順著拋物線飛過來。

一次被好幾把長槍刺中，魔物發出一聲大叫。那不是威嚇的叫聲，很顯然是慘叫的咆哮。

（現在就是我等「面具族」報答大恩大德之時！）

傳來面具副官的聲音，他身後跟著好幾名士兵。

「國王！你怎麼會來這裡!?」

（我聽到傳聞。）國王笑著說。尼爾離開村子的時候，所有村民都知道他要去把悠娜帶回來。消息很快就傳開了。

（這裡是魔物之王的城堡吧？）

「沒錯。」白書回答。

（那跟我們也不是全然沒有關係。那一天，我在菲雅的墓前發誓，要成為保護人民不受魔物侵擾的強大國王。）

「可是……」

尼爾本打算開口說些什麼，但被面具副官打斷。

（這裡有我們擋著。各位請繼續前進吧！）

國王高高舉起手中的武器。

（我等乃是「面具族」！）

副官接著說：

（不論何時絕不後退！）

士兵們從左右兩側抓住尼爾的手臂。轉頭一看，發現凱寧和艾米爾也同樣被人從兩側抓住。

「喂！住手！放開我！」

尼爾知道士兵們想做什麼，也知道國王下了什麼命令，所以企圖甩開他們的手。但士兵們的力氣比想像中大，連想要踩住地面穩住身體的雙腳都被拉得離地。不管怎麼掙扎反抗，士兵們都不發一語地把尼爾他們拖走。

（快走！去把重要的人帶回來！）

他們幾乎是被用推的推到門外。接著，國王露出雪白的牙齒笑著說：（那就等一下見了。）

（等一切都告一段落後再一起玩吧！）

門發出沉重的聲音關上，尼爾用雙拳敲打門板。

「快開門！光憑你們是贏不了的！」

門後傳來催促他們前進的聲音。

（快點繼續前進！打倒魔王，把重要的妹妹帶回來！找回所愛之人陪在身邊的幸福！）

「國王！開門！快把門打開！」

阻止尼爾繼續拍門的是凱寧。尼爾被她揪著衣領拖離門邊，還冷不防被揍了一拳。眼前頓時冒出金星。

「少拖拖拉拉的了！快走吧！」

有種被她從頭頂澆下冷水的感覺。

「別讓他們的戰鬥失去意義。」

凱寧一反平常，用很冷靜的聲音接著說。

「這也是為了菲雅。」

這句話比剛才的拳頭更強烈地撼動胸口。凱寧說完後便率先轉身前進。

救了國王的時候，本以為只是萍水相逢。但其實不是。他們不是單純的偶然相遇。國王所展現出的友情，並不是以「萍水相逢」就足以解釋。

衷心希望他能活下去，希望他能撐到自己打敗魔王後折返。尼爾握緊雙拳，邁步追上凱寧。

＊

穿過好幾條路、好幾間房間、好幾段階梯，打倒數不清的魔物。尼爾心想，應該差不多要結束了吧，打開這扇門的時候，魔王應該就在門後了，或者是，下一扇門後會有比之前打倒的任何魔物都要兇惡、龐大的魔物。

打開門後，雖然沒有之前的大廳那麼大，但也是一間相當寬敞的房間。在一扇巨大的玻璃窗後，可以看到一座似乎通往上層的橋。這裡不是終點，前面還有路。證據就是，魔王不在這裡。但也沒有兇惡的魔物。開門前心中的猜想全部都落空了。在這裡等著一行人的，是兩個……意想不到的人。

「你終於來了。」

迪瓦菈說著，嘴角沒有平時的笑容。

「等好久了。」

波波菈也說，臉上露出似乎有些悲傷的表情。

「為什麼……」

說到這裡就接不下去了，好幾個疑問在腦中不斷盤旋。白書代替尼爾把話說完。

「妳們怎麼來這裡的？」

來到這裡的路上，不知道殺了多少魔物。也有些魔物是費了好一番功夫才終於打倒。甚至還有魔物是沒能打倒的。即使有凱寧的臂力和艾米爾的魔力，來到這裡的路依舊險峻。迪瓦菈和波波菈究竟是怎麼突破的呢？

波波菈還說「等好久了」。也就代表，她們比尼爾一行人還要早到達這裡。文靜的波波菈和喜歡唱歌的迪瓦菈，這一路上是怎麼打倒魔物的呢？

但是，她們無視了白書的問題。

「真不想跟你戰鬥。」

波波菈也點頭贊同迪瓦菈。

「為什麼？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是打從一開始就註定的命運。」

尼爾完全不懂迪瓦菈在說什麼。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我不想跟你戰鬥。這是真的。」

「戰鬥？波波菈小姐，妳在說什麼？」

「希望能再過一百年……推進到下一個世代。」

白書問凱寧「她們是魔物嗎？」這個問題很刺耳。對尼爾來說，這是最不願面對的可能性。

「不，好像不是。」

即使聽到她的回答，也沒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因為就算不是魔物，她們也很明顯表現出要與尼爾交手的意思。

「為什麼？為什麼妳們要阻擋我們？」

「白書。」

波波菈用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冰冷聲音說。

「你這叛徒沒資格逼問我。」

「波波菈小姐！」

尼爾大聲說。

「妳說要戰鬥……但為什麼!?」

想知道她們想跟自己戰鬥的原因。只要知道原因，或許可以找到解決方法。但是，想要緊抓住的最後希望，卻被冷冷斬斷。

「一切謎團的答案，就在魔王的心中。」

尼爾頓時懷疑自己聽錯了。魔王。對於本應是敵人的人，為什麼要用好像很了解對方的語氣這麼說？答案只有一個。

「你們是一夥的嗎？一直……都是一夥的嗎⁉」

雖然很想大叫「騙人！」但沒有說出口。認定她們是魔王夥伴的念頭制止了這句話。

白書之前就在懷疑她們了。只是因為尼爾否定，他才沒有堅持自己的想法。在找「被封印的話語」時，還有收集石板鑰匙的時候，白書都說過「像有人刻意要讓我們收集」。

白書平時就很小心謹慎，但不會隨便懷疑別人。白書已經清楚地說出自己的疑問了，應該要更加慎重地思考當中的意思才對。

「一三〇〇年前，面臨毀滅的人類採取的最後手段，就是型態計畫。」

「型態……那是什麼？」

「白書，你想不起來了嗎？」

明明反問的人是尼爾，但迪瓦菈和波波菈卻將目光轉向白書。這時迪瓦菈的嘴角才露出笑容。

「那麼，我就讓你想起來吧。」

那是至今沒有看過的笑容。接著，她的嘴開始微微發抖……不對，她是在發出某種聲音。一種有如用刀刃劃過金屬表面般，尖銳又刺耳的聲音。

「嗚呃！」聽到一陣呻吟聲。

「小白⁉」

白書一動也不動地停在半空中。
「我的……腦海裡……」
這麼說來，在村子的圖書館被黑書攻擊的時候，白書也曾像這樣突然停止過。凱寧和艾米爾應該也都想起那時候的情景了吧。
「臭書！」
「小白先生！」
就在他們緊張地大叫的時候，迪瓦菈和波波菈也停止發出聲音。
「我……想起來……了……」
白書氣喘吁吁地這麼說。看樣子沒有重演圖書館時的狀況。
「小白，你還好吧？」
「別擔心。」白書簡短地回答後，轉向迪瓦菈和波波菈。
「迪瓦菈、波波菈，妳們不是人類。」
相較於知道她們是魔王那一邊的人，這算是能讓人冷靜接受的事實。
「還有……」
白書欲言又止。迪瓦菈輕輕一笑。
「很難說出口嗎？波波菈，妳就代替他說吧。」
尼爾的視線與波波菈對上。她的眼神跟平常一邊說「路上小心」一邊目送他離開時一樣。

「不只是我們，現在在這裡的所有人，都是人類製造出來的『假人』。」

「妳在說什麼……」

「還不明白嗎？」

透露出不耐煩的聲音打斷尼爾的話。

「你們不是人類啊！」

不是人類？誰？所謂的「你們」是誰？

「那……這個世界上沒有『人類』嗎!?」

艾米爾用幾乎要哭出來的語氣這麼問，這次回答的是白書。

「我們稱為魔物的……就是人類。本來是人類的東西最後變成那副模樣。」

「魔物才是人類？你在說什麼？」

打從心底憎恨、厭惡的魔物是人類，而本來以為是人類的自己其實不是人類？怎麼會有這種蠢事，連驚訝的情緒都沒有。感覺只像是聽到很爛的笑話，想要一笑置之。

的確，第一次砍殺魔物的時候，覺得牠們跟人類很像。當尼爾說砍魔物的時候會流血時，其他人的反應是「羊和山羊不也一樣嗎？」沒錯，魔物就跟羊和山羊一樣，那時候是這麼想的……

「你們的身體都有主人。人工生命存在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僅剩下靈魂，化為『型態』的人類將來有朝一日能重生。」

「人工生命？」

「對，就是你們。為了要從蔓延的白鹽化症候群中存活，人類跟身體這個容器分離，變成只剩下靈魂。這就是型態計畫。」

尼爾突然想起剛才白色小鳥說的話。

『人類為何從世界上消失？』

『人類如何延續生命？』

『靈魂將歸向何方？』

這一連串的問題，白書回答「因為黑文病」，還有「將身體和靈魂分離」，最後又說「放入複製的傀儡」。指的就是型態計畫的內容，靈魂和身體分離，然後再次恢復原狀後重生……

「你們不過就是道具罷了。只是靈魂的容器……為了『型態』而生的道具。而我們也一樣。」

迪瓦菈的語氣似乎帶有一絲落寞。

「我們漫長人生存在的意義，就只有依照人類的指示，控制其他人的人生罷了。」

迪瓦菈和波波菈一直以來都負責主持村中各種儀式，擔任村民們諮商的對象，受到大家仰慕、信任。原來聰明、溫柔又親切的她們，一切的行動都是為了要管理村民們嗎……

「閒聊到此為止，我們要繼續工作了。」

迪瓦菈手中拿著熟悉的手杖，那是舉行婚禮或喪禮等儀式時，她一定會攜帶的手杖。當然，波波菈也拿著同樣的手杖。

兩人左右對稱地舉起手杖。迪瓦菈在左，波波菈在右。

「把你的身體還來吧，還給原本的主人。」

「原來是這樣嗎。」尼爾內心某個角落能夠接受這個事實。告訴尼爾魔王城的位置，讓他們去收集鑰匙，全都是因為要把他們誘導到這裡來。為了那個單方面宣稱自己有所有權的「人類」。

「別怨我們喔。我們的身體沒有主人，而這就是我們的工作。」

「身體沒有主人？」

波波菈不再回答。而是跟迪瓦菈一起開始詠唱咒語。

「波波菈小姐！迪瓦菈小姐！」

雖然出聲叫喚，但回應的只有魔力長槍。那跟白書使用的魔法相同，且筆直地朝白書和尼爾

飛來。尼爾連忙滾地閃躲，在千鈞一髮之際躲開了。因為是自己也會使用的力量，所以能及時做出反應。

「居然用一樣的力量……」

「因為那本來就是我們的力量啊。」

迪瓦菈露出輕蔑的眼神。

「你只不過是分了一部分而已。」

波波菈則是用同情的語氣這麼說。

「可惡！為什麼！妳們為什麼要這麼做!?」

「為什麼？這麼說好了……」

波波菈連眉毛也沒動一下，平淡地回答。

「你們有你們的理由。」

「而我們也有我們的理由，就是這麼一回事。」

兩人再次舉起手杖，開始詠唱咒語。

母親過世後，迪瓦菈和波波菈在各方面都幫了很多忙，為什麼非得跟她們戰鬥不可呢？波波菈唸圖畫書給悠娜聽，迪瓦菈在自己快要撐不住的時候給予鼓勵，尼爾兄妹幾乎可以說是在她們兩人的照顧下長大的。

「波波菈小姐！迪瓦菈小姐！拜託快住手！」

這次是無數荊棘從腳邊竄出。這也跟白書使用的魔法相同。尼爾連忙用魔法張開防壁才沒有受傷，但下一個瞬間，魔力拳頭就從上方揮下。

她們是認真的，是認真戰鬥，認真想要殺了自己……這時候尼爾才深刻體會。

「光是防禦會被殺死喔！」

不論是用魔法彈反彈，還是用防壁擋下攻擊，她們依舊毫不留情地繼續施展攻擊魔法。

「我知道！」

尼爾終於朝她們射出魔力長槍，並擊發魔法彈。但是，迪瓦菈和波波菈仍然面不改色。像唱歌一樣詠唱咒語，像跳舞一樣施展魔法。彷彿她們對付的不是人類，而是在驅除野獸或魔物。

「你們不過就是道具罷了」迪瓦菈說的話在耳邊迴盪。

「不對！我跟妳們不一樣！」

我才不是道具，才不是容器。而是深愛著家人，信賴著夥伴，對明天懷抱希望而活的人類。

艾米爾就像是呼應尼爾的喊叫聲似的施放魔法，凱寧也揮舞雙劍。

我們只屬於我們自己。不會讓給任何人，也不會讓任何人搶走。

聽到一聲尖叫聲。

發出尖叫的是波波菈，因為她看到強力的魔法攻擊貫穿迪瓦菈的胸口。迪瓦菈就這麼倒下。

「迪瓦菈！」

波波菈連忙趕到迪瓦菈身邊將她抱起。看到她拚命搖晃迪瓦菈癱軟的身體，這回換成尼爾感到心痛不已。

因為遭到攻擊所以應戰。因為覺得會被殺死，所以認真反擊。因為認真……所以讓對方受了致命傷。

「迪瓦菈……！」

「妳在哭嗎？」迪瓦菈這麼回答，聲音顯得非常沙啞。

「迪瓦菈，妳不可以死！」

波波菈的眼淚滴在迪瓦菈臉上，就像迪瓦菈在哭泣似的，淚水順著眼角滑至臉頰。

「我們……」

「迪瓦菈？」

「為什麼會被做成雙胞胎呢……現在我才終於明白，沒有靈魂的……我們……」

「不要說話了！血……血止不住！迪瓦菈！」

「一個人在這個世界活下去，實在太寂寞了。時間太漫長無止境了……」

迪瓦菈伸出顫抖的手指，拭去波波菈不斷滴落的眼淚。

「明明會流淚……卻沒有靈魂……真的……太不合理了。」

「不要！迪瓦菈！不要丟下我！」

「對不起……波波菈……」

剛才替波波菈拭去眼淚的手，無力地垂落到胸前。

「不要丟下我！」

迪瓦菈雙眼緊閉，一動也不動。

「不要！不要啊啊啊啊啊！」

波波菈搖晃迪瓦菈的身體，哭著大叫。波波菈臉上的表情總是非常沉穩，從沒看過她展露感情，也沒看過她像孩子一樣大哭。如果可以的話，希望永遠都不會看到。

「波波菈小姐……我們停手吧。」

尼爾放下手中的劍。如果認真戰鬥，一定會有一方死亡。尼爾不想死，但也不希望對方死。這一路上已經看過太多死亡了。

「停手？停手？叫我停手？」

波波菈抬起頭。她臉上布滿淚水和鼻涕，唯獨雙眼散發著異樣的光芒。

「你以為你有辦法自由選擇嗎？」

波波菈的語氣似乎有點不尋常。

「殺了……迪瓦菈，居然還敢這麼說……」

那雙狠狠地瞪著尼爾的眼睛，明顯透露出瘋狂的神色。波波菈的喉嚨發出奇怪的聲音，不像在哭，卻也不像是在笑。

「我要殺死你們……！殺光你們……！」

魔力在波波菈周遭形成漩渦，瘋狂地咆哮著。

「請住手！」

艾米爾大叫。大概是知道再這樣下去，波波菈自己可能會有危險吧。

「現在還能停下來……」

「已經太遲了！一切都太遲了！」

「波波菈小姐！拜託，請停下來吧！」

但尼爾的聲音被波波菈尖銳的笑聲蓋過。失控的魔力不斷增強，撼動整個房間。腳下出現龜裂，窗戶的玻璃也一齊碎裂。

「糟糕！」

尼爾看到通往上層的橋逐漸崩塌。

「這下會沒辦法繼續前進！」

天花板也一片片崩落。

「我來想辦法！」

艾米爾用魔力籠罩尼爾一行人。接著，魔力層很快就變成一個透明的繭。艾米爾以魔力形成的繭，在波波菈狂暴的魔力之中緩緩飄浮。

「我要……殺死……你們！」

可以感覺到可怕的執著和驚人的魔力。甚至覺得剛才的魔法攻擊，其實只是在玩而已。接著，看到波波菈高舉起雙手。她手中竄出有如觸手般的魔力，纏住籠罩尼爾一行人的繭。

「要撐不住了嗎！」

艾米爾用冷靜的聲音回答：「不會的。」

「不會的，不用擔心。」

艾米爾率直地看著凱寧和尼爾。

「我……真的很討厭年少時期會讓人石化的眼睛，還有變成這副醜陋模樣之後的身體。但是，同時也覺得很自豪。因為，多虧了這個樣貌，我才能跟大家……變成夥伴。」

一口氣說完後，艾米爾再次依序看著尼爾等人的臉。

「謝謝你們。」

「艾米爾？」

「現在，我真的很感謝自己能成為可以保護人類的兵器。」

尼爾領悟到艾米爾想做什麼。覺得必須阻止才行。就在他這麼想的時候，凱寧的手早一步朝艾米爾伸去。

「住手！」

但是，凱寧的手卻撲了空。

「好了，快走吧！」

魔力形成的繭晃了一下，接著開始上下搖晃。

「艾米爾！」

艾米爾不知什麼時候離開了繭，魔力觸手纏繞在他四周。

「我不會有事的。」

艾米爾揮動法杖。包住尼爾一行人的繭慢慢被往上推，離被波波菈抓住的艾米爾越來越遠。

「艾米爾！」

白書用全身的力氣大叫。凱寧則是由內側猛踹繭，就像是希望繭能回到艾米爾身邊似的。

尼爾奮力地拍打繭，雖然知道怎麼拍打都沒有用，卻還是不由得這麼做。

想當然，究極兵器的魔力光憑這點程度是無法突破的。不論是拍打還是猛踹，繭都文風不動。不久，繭不斷上升，到達旁邊那棟建築物的頂層。即使如此，尼爾還是不願放棄，但也無能為力，只能不斷大叫。

總覺得好像聽到波波菈的大笑聲，同時，也看到某種黑色的東西不斷擴大。是魔力。波波菈釋放出她所有魔力，漆黑的魔力如小丘般隆起擴大。本以為就要籠罩住整棟建築物時，卻突然急速萎縮，

接著，當魔力的氣息消失後，什麼都沒有留下。波波菈原本站的地方，還有迪瓦菈遺體躺著的地方，以及被拉過去的艾米爾應該在的地方，全都只剩下半圓形的凹洞。

＊

「西曆一九九九年。東京上空出現紅色的龍，而新宿出現了白色巨人。這就是一切的開端。」

通往魔王房間的是一段很長的道路，每當來襲的敵人告一段落，白書就會說明「型態計畫」的內容。尼爾只默默聽著。因為失去艾米爾的打擊太大，連說話的心情也沒有。

「紅色的龍打倒了白色巨人，接著自衛隊將紅色的龍擊落。龍墜落時插在紅色的電波塔上，

據說，清理龍的屍體耗費了相當龐大的費用。」

紅色的塔。腦中閃過一個景象。覺得好像在哪裡看過外型似劍的奇妙高塔。

「怎麼了？」

「不，沒什麼，繼續說吧。」

一定是錯覺，或者是魔物在神話森林讓自己看到的幻覺。

「紅色的龍在這個世界散布一種未知的物質──『魔素』，帶來了兩種東西。一種是魔法，另一種就是白鹽化症候群。」

尼爾想起波波菈剛才提到過，「為了要從蔓延的白鹽化症候群中存活」這樣的字眼。

「白鹽化症候群就跟它的名字一樣，是一種會讓人類變成鹽的病。沒有辦法治療也無法預防，導致人類接二連三化成白鹽……」

遍地積滿白鹽……尼爾似乎也看過這個景象。或許是當時這個身體的主人所擁有的記憶……雖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有可能繼承出生之前的記憶。

「偶爾也會有些人存活下來，沒有變成鹽，但是，他們會失去自我，變成恣意襲擊人類，被稱為『怪物』的東西。」

「恣意襲擊人類」這點，簡直就跟魔物一樣。既然如此，當時的人們肯定也苦於思索因應的對策。就跟苦於魔物折磨的我們一樣。

「為了消滅白鹽化症候群和怪物，當時設立了許多研究機構。提倡型態計畫的一派也是其中之一，但一開始他們沒有多大的發言力和影響力。畢竟研究計畫本身就遇上了瓶頸。」

讓靈魂和身體分開這點，就技術上而言是可行的。但是，分離出來的靈魂會喪失自我的問題卻怎樣都無法克服。喪失自我的『型態』稱為『崩壞體』，既然變成崩壞體，讓他回到身體裡也就沒有意義了。

研究家們秘密地不斷進行人體實驗，終於發現一個跟身體分離後也不會變成崩壞體的人。

「但是，成功的案例只有一個。在那之後又反覆進行了好幾次實驗，但除了那個人以外，所有人都變成崩壞體了。而跟他有血緣關係的人，則是惡化得非常緩慢，還沒有變成崩壞體。因為兩種情況都非常罕見，可能有某種遺傳方面的要素。」

「等一下，你剛才說『還沒有變成崩壞體』？」

不是「沒有變成」，而是「還沒有變成」。

「沒錯，她維持緩慢變成崩壞體的狀態被保存起來。」

「她？」

「被用冷凍睡眠保存起來的人就是成功案例的妹妹。為了拯救妹妹，唯一的成功案例——也就是她哥哥，決定和研究機構交換條件。」

他之所以能成為唯一的成功案例，似乎是因為他擁有一種特殊的「魔素」。透過定期攝取那種魔素，就能預防其他人變成崩壞體。研究機構提出的條件，就是採取和提供那種魔素。

相對的，研究機構也會投入龐大資金和優秀的人才，研究讓正在變為崩壞體的「型態」恢復原狀的方法。只要能確立這種技術，不只是他妹妹，也能應用在其他人身上。雖然是很遙遠的事，但將來人類就能在沒有白鹽化症候群和怪物的世界重生，他和妹妹也能再次一起生活……

「於是，開始推動了型態計畫。藉由他的魔素得以延續生命的『型態』們，漸漸開始崇拜他。」

實際上，所有「型態」的命運確實都掌握在他手上。「魔素」在採取之後，似乎跟原提供者的精神狀態也有著難以分割的密切關係。並不是在狀態好的時候採取，就能一直維持良好狀態。如果他的精神狀態不穩定，其他「型態」攝取過的魔素也會跟著變得不穩定。萬一他陷入瘋狂，攝取了他的魔素的「型態」們也會失去自我，變成崩壞體。

「對他們來說，必須極力避免人類變成崩壞體。」

「為什麼？」

「因為變成崩壞體的『型態』就再也無法恢復成人類了。」

「你還記得崖之村嗎？」尼爾點點頭。不可能忘記那場悲劇，也不可能忘記被魔物附身的村民們。本來很正常地對話的村民身體突然被黑色的霧籠罩，然後一轉眼就變成魔物。

「簡單來說就是那樣。身體無法接受變成崩壞體的靈魂。即使勉強合而為一，也很快就會分離。」

所以研究機構不只是採取、提供魔素，還要求他「維持精神正常，長久地活下去」。「型態」們之所以崇拜他，也是因為希望他將來也能繼續活著吧。因為這樣自己才能活下去。

「但是，事情沒有這麼順利。千年的時光實在太長。跟心愛的妹妹分開，又只能一味空等的日子實在太久。孤獨逐漸侵蝕他的精神，這又能怪罪誰呢？畢竟不論怎麼做，都無法彌補心愛的人不在身邊的寂寞。」

「就算被當成王崇拜也一樣？」

白書點點頭。「型態」們的王，魔物之王，魔王。那唯一的成功案例就是魔王。

「在這數十年間，魔王的精神狀況急速惡化。證據就是，攝取他魔素的『型態』們接連變成崩壞體。」

從五年前的那一天起，魔物數量明顯增加，而且也變得很兇暴……尼爾想到這裡，突然意識

到一件事，頓時覺得心臟一緊。

「魔王有妹妹……」

「你應該已經發現了吧，她的名字叫悠娜。」

這下就串起來了。魔王之所以帶走悠娜，是因為那是妹妹的「身體」。而剛才迪瓦菈和波波菈對尼爾說「把你的身體還來」，是因為尼爾就是魔王的……

「魔王想跟妹妹一起變回人類？」

「恐怕是吧。」

「這樣啊……迪瓦菈小姐和波波菈小姐其實什麼都知道。這五年來，她們一直在內心嘲笑著拚命到處找悠娜的我。」

悠娜為什麼被帶走，還有她到底在什麼地方，一想到她們兩個什麼都知道，只是沒有說出來，就覺得大受打擊。

「這倒不一定。五年前的事件是因為魔王失控，那對雙胞胎不一定知道。不然應該會更早把我們引導到這裡來吧。畢竟人類重生的條件，已經幾乎都具備了。」

「人類……重生的條件？」

「只要白鹽化症候群平息，也順利殲滅怪物，就等於是備妥了能讓人類生存的環境。我和黑書的職責就是等待時機成熟，啟動讓變成『型態』的人類們一舉回到身體裡的程序。」

真的有可能辦到那種事嗎？不，正因為覺得可能，一千年前的人類才會進行型態計畫吧。只是他們沒料到魔王會陷入瘋狂，而同胞們也接連失去自我。

「等一下！」

白書剛才不是說「變成崩壞體的『型態』就再也無法恢復成人類了」？既然這樣……

「如果『型態』變成那個，呃……崩壞體的話，不就不需要再把身體搶回來了嗎？」

尼爾一字一句慎重地說。因為內心還是抗拒稱自己「人工生命」，稱「型態」為主人。

「這可不行。一旦『型態』變成崩壞體，『人工生命』也會因為黑文病而死。」

「黑文病!?」

「『型態』和『人工生命』本來是一體的。因此『型態』變成崩壞體，『人工生命』也會得到黑文病。最近魔物突然變得很兇暴，而且數量大幅增加。同一時期，得到黑文病的人也變多。這兩者間的因果關係應該很明顯吧？」

經他這麼一說，悠娜發病的時候，黑文病還算是「罕見疾病」。雖然前任面具之王也是病患，

但這依然不是一種很常見的病。但最近不論是哪個村子，都一定會有一、兩個病患。雖然它依舊是可怕的致死絕症，但已經不是罕見的病了。

「因為我失去記憶，所以才沒注意到黑文病增加的真正含意。」

「這樣啊，魔王的妹妹就快要變成崩壞體了……」

所以悠娜才會得到黑文病。

「等一下，那所以悠娜的黑文病不可能治好嗎？」

如果無法阻止魔王的妹妹變成崩壞體，悠娜的黑文病是不是一直不會好？

「不，應該不會。一定有什麼辦法。只要努力想想看，一定有辦法。」

白書沒有回答。反而是凱寧開口說：

「閒聊就到此為止吧。魔物的氣息越來越近了。而且還是個非常大、非常強的傢伙，就在這前面。」

凱寧指著前面的門，那一定就是魔王的所在地了。

「也對。現在先只專心打倒魔王吧。」

其他事情等之後再想就行了。等到打倒魔王，把悠娜帶回來之後再說。

＊

那是一個寬敞的奇妙房間。雖然一路上已經看過夠多寬敞的房間了，但這裡跟之前看過的房間不一樣。

牆上掛著從天花板垂至地面的長窗簾。從窗簾不時輕輕飄動的樣子來看，簾後應該不是牆壁而是窗戶。但是，沒有一絲外面的陽光透入室內。看樣子那是非常厚重的窗簾。

然後，房間深處擺了一張小小的床。有個人影躺在上面。

「悠娜！」

即使從很遠的地方也認得出來，不可能會看錯。尼爾頓時向前衝。可以看到白色的衣服、小小的手腳，還有稍微有點黃色的銀髮。不會錯的。

這時就覺得這房間大得有點礙事，離那張床的距離太遠了。即使如此，尼爾還是繼續狂奔。就在他快要到達房間中央的時候，地上突然出現一個影子。影子急速變濃，不斷呈漩渦狀翻騰。

尼爾停下腳步，慢慢抽出劍。看樣子對方果然不會那麼輕易讓他到悠娜身邊。

魔王從漩渦裡出現。身邊還跟著黑書。

「不過是區區道具，竟敢拿劍對著我們的王。」

這是讓人難以忘記的黑書的聲音，白書憤怒地大叫：「說什麼蠢話！」

「不是『我們』，我跟你不一樣。別把我跟你混為一談！」

接著，白書對尼爾說：

「好好大顯身手吧！」

尼爾點點頭。

「結束這一切！」

如果沒有魔王，悠娜就不會被帶走，自己也不需要殺死迪瓦菈，而如果波波菈沒有因為迪瓦菈的死而憤怒地讓魔力失控，就不會失去艾米爾了。魔王是一切的元兇。黑文病蔓延和魔物增加，也都是因為魔王的「魔素」。

打倒魔王。斬斷一切災禍的根源，帶回悠娜，找回和平的日子。自己現在就是為了這個目標才站在這裡……

當尼爾打算舉劍砍向魔王時，黑書阻擋了他的去路。展開的書頁中湧現魔力，化為無數的利刃襲來。一些用劍揮開，一些則是勉強閃躲開，但還是有些沒能躲掉。就在尼爾想著：「得至少保護握著劍的手不要受傷才行」的時候……

「小心！」

凱寧的劍出現在眼前。看樣子她是用強大的雙劍擊落朝尼爾飛來的利刃。

想要道謝的時候才突然想到。這種時候會出手幫忙的人，本來都是艾米爾。即使衝進魔物群中，艾米爾也會用魔法保護自己。如果受傷，他也會立刻施展治療魔法。因為把這些當成理所當然，所以在不知不覺間，養成了很亂來的戰鬥方式。

在凱寧出手幫忙時才遲來地想到。艾米爾已經不在了……

「我知道！」

尼爾把憤怒託付在劍上，奮力向前衝。擊碎黑書周遭的魔法防壁，與白書一起施展攻擊魔法，同時，凱寧也揮舞手中的雙劍。

「嗚……！你們……！」

尼爾朝發出怒吼的黑書揮下第二、第三劍。現在跟五年前在圖書館的那一戰不同。那時候自己完全無力抵抗魔王和黑書，但現在不一樣了。

黑書發出有如野獸般的吼叫，強烈的手感透過劍身傳來。隨著狂風一同四散的書頁紛紛飛舞，最後消失無蹤。

這樣一來，只剩一個敵人了。

「魔王……」

抬頭仰望魔王時，看到夾雜著黑暗與火焰顏色的翅膀微微晃動。那類似影子般，魔物特有的輪廓正在蠢蠢欲動，還能感覺到魔王的視線。雖然看不出眼睛和鼻子的位置，卻可以清楚地知道

魔王正低頭看著自己。

雙方幾乎在同時施展攻擊魔法。魔力與魔力衝撞產生的衝擊波撼動四周。

用劍揮斬時，攻擊被擋了下來。魔王手中不知何時也出現一把劍，用跟自己類似的方式攻擊、用類似的姿勢防禦。這樣的對手真討厭。雖然很不願意承認，但可以感覺到他跟自己是一樣的。

凱寧朝能夠自由浮空的魔王施放魔法，當魔王的高度稍微降低的時候，尼爾就跳起來，一邊用劍施展攻擊，一邊躲避四散的魔法彈。

五年前感受到的壓倒性魔力差距，現在已經沒有那麼明顯了。尼爾知道，這不代表魔王變弱了，如果是白書一定會說：「是你變強了。」

尼爾回想起這段努力變強的日子，那些日子也等於與悠娜分開的時間。一想到自己是用失去重要的人換來這份實力，內心的憤怒和憎恨也變得更加強烈。

我要為了悠娜殺死魔王，不論會導致什麼結果都不重要。以前曾是人類的那些人會怎樣，還有這個世界會怎樣都不關我的事。

一切都只為了悠娜。

尼爾奮力在有如暴雨般落下的魔法彈中前進，筆直地朝著一個目標邁進。撕裂紅黑夾雜的翅

膀，用劍劈砍黑色圖樣蠢動的身體。魔王的身體猛然一震，尼爾這時再次用力揮劍。即使被阻擋、閃躲，他也固執地追著魔王，不斷地反覆發動攻擊。

終於，魔王頹然跪倒。再一擊。只要再一擊，就能給予致命傷。就在尼爾握緊手中的劍時……

「住手！」

突然傳來一個耳熟的聲音。尼爾不禁停下手，轉頭一看，發現悠娜坐起身。從床上下來，搖搖晃晃但仍堅定地踏出一步又一步，朝這裡走過來。

「哥哥。」

熟悉的稱呼。不知道自己曾夢見這一刻多少次。

「悠娜……」

她長高了，頭髮也變長了。臉孔從天真的孩子變成少女的模樣。

尼爾伸出雙手。悠娜也筆直地走來。上一次緊緊抱住喊著「哥哥！」衝進自己懷裡的悠娜，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呢？

就在尼爾把手伸得更直，打算緊緊抱住悠娜時，發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悠娜沒有投入尼爾懷中，這讓他瞪大了雙眼。先是看著自己空空如也的雙手，然後再望向悠娜。

悠娜從尼爾身邊走過，繼續向前走。

「哥哥……」

悠娜呼喚的是魔王。

「夠了，哥哥。悠娜無所謂了。」

悠娜向受了重傷，只能狼狽趴倒在地上的魔王說。

「悠娜不需要，也不想要別人的身體。」

尼爾聽到這句話才明白。現在說話的人不是悠娜，而是「魔王的妹妹」。

「這個身體裡面已經有另一個女孩子在了，她一直哭，一直說很想見哥哥一面。」

在哭的是悠娜。是自己不斷尋找，無可取代的妹妹。

「這女孩好像跟悠娜一樣，也很喜歡自己的哥哥。她不能跟哥哥見面，實在太可憐了。」

這時候，「魔王的妹妹」才終於望向尼爾。

「你就是她的哥哥嗎？」

尼爾收起劍，因為不想嚇到另一個悠娜。即使那個人是「魔王的妹妹」也一樣。

魔王發出吼叫聲，似乎是在大叫些什麼，但尼爾聽不懂他說什麼。

「對啊，我們一起回去吧。」

當尼爾輕輕伸出手，另一個悠娜就點點頭。從她的表情來看，她很清楚這代表什麼。

另一個悠娜邁開步伐走向窗邊，窗簾被風吹得不斷搖動。她伸出小小的手抓住窗簾。

魔王再次發出吼聲。拚命地伸長了手，但他動彈不得。應該是想要阻止妹妹吧。即使聽不懂他說什麼，光看動作也能明白。

另一個悠娜回過頭。

「對不起，對不起。哥哥……對不起。」

她拉開窗簾，陽光透入室內。纖細嬌小的身體頓時散發黑色的霧。

「對不起。哥哥……悠娜……最喜歡……你了……」

黑色的霧一瞬間形成人的模樣，但很快就失去輪廓煙消雲散。凱寧這時大叫：

「附身在妹妹身上的魔物消失了！」

另一個悠娜，也就是「魔王的妹妹」照到陽光消逝了。魔王悲痛的大叫聲響徹整個空間。悠娜的身體緩緩倒下，尼爾伸出手將她抱住，發現她非常瘦弱，而且輕得嚇人。

魔王的大叫聲仍然持續。維持著跪姿，雙手撐著地面，用盡全身力氣大叫。接著，魔王四周開始出現魔力漩渦，這跟波波菈死前釋放的氣息非常相似。既然這樣，情況就危險了。現在沒有了艾米爾，我方根本無力抵抗。

「凱寧，悠娜就拜託妳了。」

魔王的叫聲變得更加尖銳，魔力漩渦翻騰的速度和力道也不斷增強。尼爾再次拔劍，這次一定要趁他像波波菈那樣魔力失控前給予最後一擊。

「我不會說什麼『我懂你的痛苦』這種虛情假意的話。」

魔王仰起頭大叫。即使無法體會他的痛苦，也能從魔王的動作中推測，他正在大哭。

魔王緩緩站起來。明明直到剛才都動彈不得，現在卻能踩著不穩的步伐向前走。散發紅色光芒的雙眼直盯著尼爾，不，感覺他似乎是盯著尼爾背後的悠娜。

尼爾與白書一起施展攻擊魔法，把魔王的身體彈開，但是，魔王很快又發出憤怒的咆哮聲站起來。雖然不知道他在說什麼，但知道他的目標是悠娜。因為自己的妹妹被奪走，所以也想要從尼爾身邊奪走悠娜。

尼爾用魔力拳頭狠狠擊向魔王。

「我只是想保護妹妹和夥伴而已！」

即使如此，魔王仍舊再次站起來。明明腳步已經蹣跚不穩，卻還是打算繼續邁進。拖著微微傾斜的身體不斷向前走。

「如果有人危害夥伴和妹妹……我就要打倒他！」

即使多次施放魔法，魔王還是不斷靠近。

突然間，魔王周遭的顏色產生變化。背上那對本來應該已經折斷的翅膀發出詭異的聲音再次展開。魔王拍動形狀歪斜的翅膀飛起。

紅色與黑色交錯的漩渦慢慢變為魔法陣，開始發射魔法彈。大量的魔法彈遍布整個空間，尼爾將凱寧和悠娜護在身後，拚命地擊飛魔法彈。光是要保護她們就忙不過來了，根本沒有機會轉守為攻。

糟糕，再這樣下去不妙。就在他這麼想的時候，白書突然發出光芒。

「小白!?」

「別呆站在這，快讓開。我還有最後的任務要完成。」

「最後的任務？你在說什麼啊？」

白書沒有回答，只維持發光的姿態，像是要將尼爾和魔王分開似的，移動到他們兩人之間。光芒越來越強。仔細一看，發現他正在吸收大量的魔法彈。

「剩下的交給你了。接下來就是你一個人的戰鬥，可要好好加油啊。」

最後的任務，最後……聽到這個詞就知道白書的意圖了。

「……不要。」

已經失去夥伴，失去兩位當成親姊姊般仰慕的對象了，不想連白書也失去。他是展開這段漫長戰鬥時，一直陪在自己身邊的戰友。

「不要！我還想跟小白一起……」

「真是的。」

白書打斷尼爾。

「你這種單純的個性……我真的很喜歡。」

他的語氣沒有悲壯的感覺，跟平常一樣平淡。

「這段時間過得真愉快。跟你在一起真的很愉快。」

我也是。這一路走來總是與危險相伴。對少年時的自己來說，白書是值得依靠的夥伴，而在悠娜被帶走之後，那段以憤怒和憎恨為動力的旅行，自己之所以能夠保有普通人類該有的喜怒哀樂，都是因為有白書陪在身邊。

「但是，該在這裡道別了。」

「小白！」

白書散發的光芒越來越強。

「對了對了，有件事忘記告訴你。」

白書在耀眼的光芒中微微顫動。

「其實我還挺喜歡小白這個名字的。」

尼爾這才領悟到，最後一刻已經到來，再也無法挽回了。

「……我早就知道了。」

尼爾努力揚起嘴角擺出笑容，但不知道是否順利露出笑臉。

「囂張的臭小子。」

這就是他最後一句話。

在一陣讓人幾乎無法睜開眼睛的強光後，白書解體了。四散的書頁化為奔流襲向魔王。

魔王在慘叫的同時被摔向地面。感覺白書似乎在跟自己說：「趁現在！」

尼爾重新握緊劍。

「我有要守護的東西！也有活下去的意義！」

我不是道具，我的身體才不是什麼靈魂的容器，而是為了繼續活下去而存在的。

劍鋒接觸到黑色的身體。在感受到一陣與殺過數次的魔物們相同的感覺後，緊接襲來的是強烈的衝擊。黑色翅膀漸漸剝落，在四周翻騰的魔法陣隨之消失得無影無蹤。剩下的只有雙膝跪地，肩膀不住發顫的魔王，也就是另一個尼爾。

尼爾毫不猶豫地揮下手中的劍。鮮血噴出，黑色的身體化為煙塵消失。

*

「哥哥……？」

尼爾不放棄地叫了悠娜的名字好幾次，她才終於睜開雙眼。實際上可能沒多久，但對尼爾來

說，這段時間就像永恆一般漫長。

悠娜在凱寧懷中起身。尼爾拉起她的手，幫助她站起來，同時心想：「她長高了呢。」

「這是……悠娜嗎？」

悠娜露出訝異的表情低頭看著自己的身體，一臉疑惑地舉起手、抬起腳。

「對呀。這是只屬於妳的身體。」

不是為了「型態」而存在的容器，這身體的主人就是悠娜。

「哥哥？」

悠娜抬頭看著尼爾。

「你變成熟了，好像大人喔。」

「嗯，因為那之後過了一段時間。」

在村中圖書館與魔王戰鬥，悠娜被擄走之後……過了五年。慶幸自己能只用「一段時間」來形容。

「悠娜一直在睡覺嗎？」

「嗯。」

「好像故事書裡的公主喔！」

尼爾緊緊抱住開心地笑著的悠娜，這時才有終於把悠娜帶回來的真實感。不知道曾經多少次夢想著這一天的到來。

這時突然聽到輕微的腳步聲。抬頭一看，發現凱寧正轉身離開。

「凱寧？」

叫了她一聲，她便停下腳步。

「你跟妹妹一起過和平的日子吧。」

「那凱寧呢？不嫌棄的話，要不要跟我們……」

沒有來得及說出「要不要跟我們一起住」，因為凱寧用堅定的語氣打斷他的話。

「這就算了吧。因為我還有些問題必須解決才行。」

「問題？」

「是我個人的問題。你們保重囉。」

凱寧就像是要表達「到此為止」似的，繼續向前走。她可能是擔心自己被魔物附身會造成他們的不便吧，但是，事到如今還需要在意那種事情嗎？再說，當初禁止她進出村子的迪瓦菈和波菈如今也不在了。

就在尼爾打算叫住凱寧的時候，手臂被扯了一下。

「哥哥，你看！」

悠娜指著窗外。

「好漂亮！」

窗外一片晴朗。萬里無雲的藍天灑下耀眼的陽光。

在找悠娜的那段時間，尼爾不怎麼喜歡晴天。因為狩獵魔物最好的天氣是陰天。每到狩獵效率不佳的晴天，就會有種煩躁的感覺。但到了現在，看到晴朗的天空，終於能夠坦然地覺得美。

尼爾暫時忘記凱寧，跟悠娜兩個人出神地看著窗外的美景。如果不是背後傳來異樣的聲音，可能根本不會想起她。雖然很無情，但也是事實。

聽到「嗚呃！」一聲，尼爾才連忙回頭，發現凱寧倒在地上。

「凱寧！」

凱寧的左半身不住發抖，用雙手撐著地板。

「妳怎麼了!?」

衝過去將凱寧抱起，她的氣息非常紊亂。

「魔物的領域……擴大了。我很快……就要失去控制。」

凱寧身上的黑色圖樣開始蔓延，就像是要證明她所說的話似的。這跟在石之神殿化為魔物失控時的情況相同。

「現在艾米爾不在了。沒有辦法阻止我……拜託，在那之前……」

黑色圖樣蔓延到臉部，尼爾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殺了……我……」

「不要。」

已經打倒魔王，把悠娜帶回來了。終於、終於可以回到和平的日子了。

「能走到這一步都是因為有凱寧啊！」

尼爾緊緊握住她變得漆黑的手。正因為艾米爾不在，更覺得自己要阻止她才行。現在白書也不在了，凱寧是他唯一的夥伴。

「因為遇到妳，才有現在的我！絕對不可以放棄啊！」

黑色圖樣遍布凱寧全身。尼爾緊緊抱住她，大叫：「我一定會救妳！」就在這個時候……

『有辦法可以救她。』

聽到一個聲音。

「是誰!?」

『沒時間解釋了。你仔細聽好。』

聲音聽起來很著急。感覺像是直接在腦海中迴盪，但又似乎是從接觸到的圖樣上傳來。

「難道是附在凱寧身上的……」

『別管那麼多，聽好！』

尼爾很肯定那聲音就是附在凱寧身上的魔物。

『有兩個辦法可以救她。一個就是用劍刺進凱寧的胸口，實現凱寧的心願，讓她從這份痛苦

中解脫。』

「那另一個呢？」

『就是用你的存在作為代價，讓凱寧恢復成人類。』

「辦得到嗎!?」

讓凱寧恢復成人類。真的可以辦得到嗎？白書之前說過，變成崩壞體的「型態」再也無法恢復成人類，跟黑文病無藥可醫的道理一樣。

『可以。但是，你會徹底從這世界上消失。你的妹妹、朋友，還有其他所有人都會忘記你。你這個人，還有你活過的痕跡全都會消失。』

尼爾心想，什麼嘛，只是這樣而已嗎？那又怎麼樣？

自己早已做好一死的心理準備。若不做好那樣的準備，就無法繼續這趟旅程。先是失去艾米爾，又失去了白書……同時，也體會到獨活下來的痛苦。就算自己活過的痕跡全都消失，不被任何人記住也沒關係。反而還希望他們忘記。這樣悠娜和凱寧就不會感到悲傷了。

「讓凱寧恢復成人類吧。」

『真乾脆啊。』

那個聲音聽起來像是有點無奈，又像是帶著一絲笑意。

「你是附在凱寧身上的魔物吧？為什麼想要救凱寧？」

『因為我只是個魔物嗎？也對，我是長年折磨凱寧的罪魁禍首。但是，怎麼說……原因應該跟你一樣吧。』

『話說回來……』魔物的語氣變得有些疑惑。

『這樣輕易相信我好嗎？你都不懷疑我的意圖嗎？』

「嗯，我相信你。」

『為什麼？』

雖然魔物說自己長年折磨凱寧，但應該沒有那麼簡單。如果他只帶給凱寧痛苦，那麼她應該不會用繃帶包住左半身，不讓身體照到陽光。實在不覺得她會單憑「想要力量」這個理由，就和魔物共存好幾年。

凱寧和魔物之間，存在難以用利害關係來說明的「某種情感」。既然是這樣的人，應該可以相信。就算對方是魔物，那也是凱寧接納且共存的夥伴。

「我相信你。」尼爾再度強調。

「原因應該跟你一樣吧。」

[報告 xx1]

因發生於管理區域＊＊＊＊的人造人失控意外，原生型態「尼爾」及融合程序啟動裝置「白書」、「黑書」皆已毀滅。導致無法繼續進行型態計畫。

迪瓦菈、波波菈型人造人失控原因不明。研判可能是程式出錯或本身有所瑕疵，並同時指出其他同型機種也可能發生同樣現象。故今後迪瓦菈、波波菈型人造人將全數停止活動，暫不銷毀列為觀察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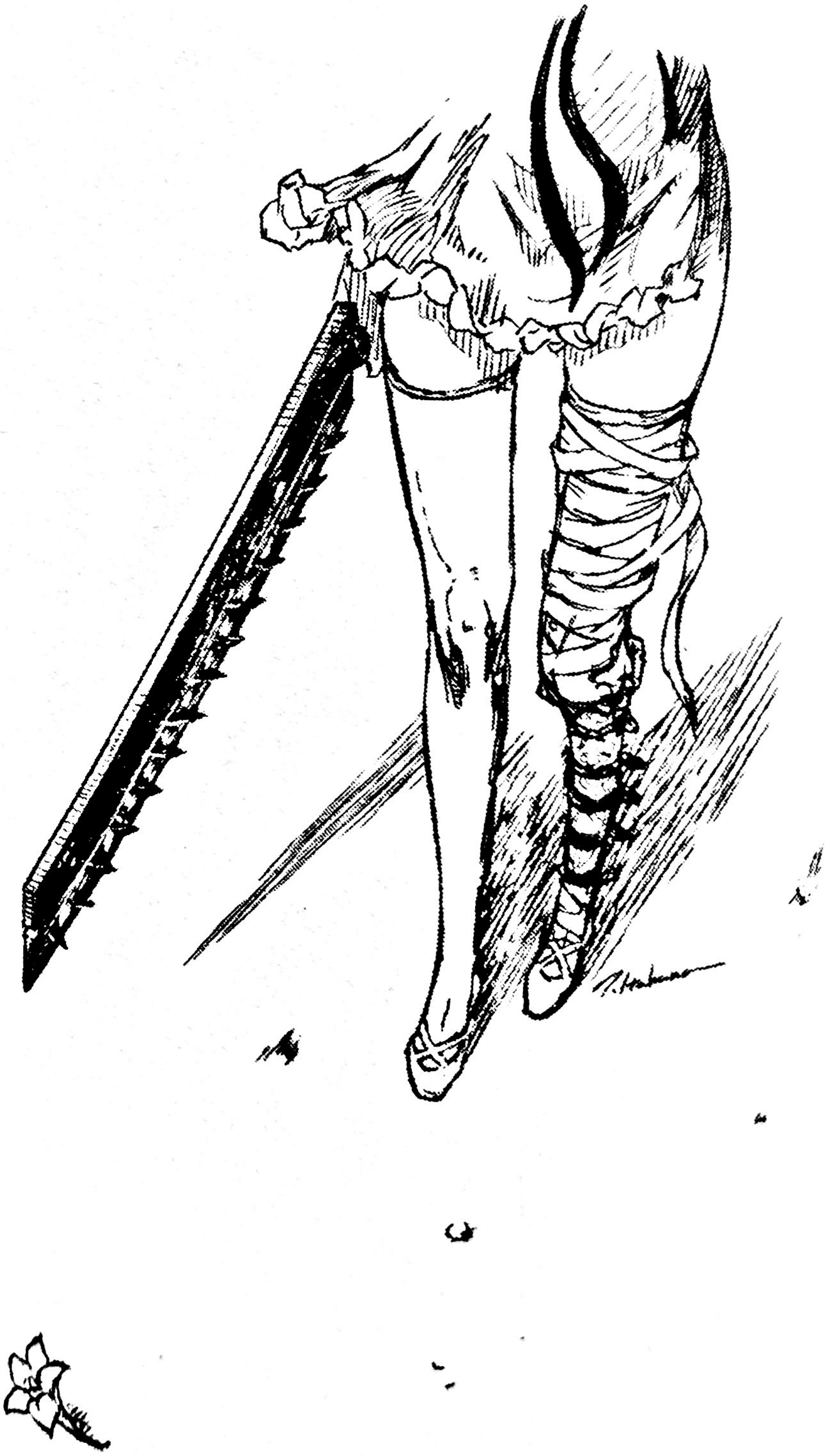
另外，該地區所有人工生命將全數廢棄。視崩壞體增加速度而定，其他地區也將進行同樣的處置。

報告完畢。

（記錄者・迪瓦菈）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解放之章



四周灑滿光亮。即使閉著眼睛也能透過眼皮感受到周遭一片光明。一張開眼睛，更是亮得有些刺眼。

凱寧緩緩起身。起來後才發現，其實這個地方沒有想像中明亮，只是因為突然睜開眼睛才覺得刺眼罷了。

這裡是哪裡？

這麼說來，以前也遇過類似的情況。在一個沒有天花板的建築物中醒來，對，那是一間圖書館。那次也跟現在一樣，睜開眼睛就……

不行，腦袋昏昏沉沉的。難道是撞到什麼地方了嗎？

這時，聽到微弱的聲音。是腳步聲，光著腳走路的腳步聲。是誰呢？但在轉頭之前就聽到對方的聲音了。

「妳還好嗎？」

少女一臉擔心地探頭過來。這張臉很眼熟。呃，她的名字是……？凱寧拚命轉動昏沉遲緩的腦袋。

「……悠娜？」

總算想起她的名字了，但怎樣都想不起自己為什麼會認識這個女孩。

「是妳……救了悠娜吧？」

救？救了悠娜？為什麼？把她從哪裡救出來？

救了被魔王帶走的悠娜。對了，這裡是魔王城。應該已經……打倒魔王了。

凱寧環顧四周。感覺不到魔物的動靜，沒問題，確實已經打倒魔王了。只是暫時還沒有真實感罷了。應該是撞到頭了吧。記憶感覺非常模糊。只記得狂亂四散的魔法彈、展開翅膀浮在空中的魔王，還有……

「妳有沒有受傷？」

悠娜搖搖頭。還帶著稚氣的動作非常可愛。

「謝謝妳！」

當她收起擔心的表情露出笑容時，簡直就像花朵綻放一般。讓人覺得只要是為了這張笑容，什麼都願意為她做。

「……幸好妳沒事。」

原來如此，那傢伙想必也是這樣吧。這麼想的瞬間，突然陷入一種彷彿被拋入濃霧中的感覺。

自己剛才到底是差點要想起誰呢？感覺似乎要想起某個人，不，究竟是「某個人」還是「某件事」呢？連這個也不太確定。越是努力想要回想，記憶就越來越模糊。

「怎麼了？」

悠娜再次露出擔心的表情探頭看凱寧。咦？感覺她跟某個人好像……

「好不容易打倒魔王了，可是妳好像一點也不開心。」

「是嗎？嗯，畢竟我也不是救人的那塊料。」

因為沒聽到「笑死人了」這種嘲諷的聲音，這才遲來地注意到一個驚人的事實。

不需要望向自己的左半身也知道，杜蘭消失了。平常總是在左手左腳纏繞的繃帶下蠢動的黑色觸感消失得無影無蹤。

之所以沒有立刻發現，大概是因為杜蘭消失完全沒有一絲不舒服的感覺吧。那種即使在睡夢中也很惱人的奇怪感覺和悶痛，全部都消失不見了。如果這些消失會帶來不適，自己應該會在醒來的那瞬間就察覺。

杜蘭為什麼離開了呢？考慮到這個地方明亮的程度，杜蘭一離開凱寧的身體就代表著將面臨死亡。沒有哪個魔物會自殺，就算拚命想要趕走，應該也趕不走才對。

不對，更重要的是，杜蘭就算自己想要離開，應該也已經無法離開了才對。因為牠在凱寧體內待太久了。

一定發生了什麼事，而且是非常超乎常理的事。因為發生那件事，才導致杜蘭消失。但凱寧卻完全想不起那究竟是什麼事。不只是打倒魔王前後，連一路到這裡的記憶都變得非常零碎且片段。再更早的記憶也像是被蟲子啃過一樣，到處都留有空白……

「是月之淚耶！好漂亮！」

聽到悠娜的聲音才回過神。悠娜撿起掉在地上的髮飾，興奮地說著。

月之淚是相傳可以實現願望的花。以前祖母摘了開在村子郊外的月之淚，仔細陰乾後做成髮飾。但是，這不是祖母當年做給自己的髮飾。整體有點歪斜，不怎麼好看，但可以感覺到製作者的用心……

突然，白花的輪廓變得很模糊，透明的水珠滴落在花瓣上。

「妳在哭嗎？」

「好像是……但為什麼呢？」

想不起來。但淚水卻不斷湧出。跟髮飾有關的記憶全都消失了，但凱寧的雙眼似乎還記得。

「我總覺得……似乎得到了很重要的東西。某種非常重要的東西……」

感覺非常不踏實。似乎得到了什麼，卻同時也有失去什麼的感覺。明明從魔物附身當中解脫，但有另一種東西糾纏著自己……

凱寧站起來，雖然腳步有點虛浮，但沒有受傷。

「怎麼了？」

低頭一看，發現悠娜也露出似乎有點不安的表情。該不會悠娜也遭遇什麼變故吧？本來想問她有沒有怎麼樣，但轉念一想還是放棄。因為不想無謂地增加她的不安。唯獨這女孩，不能讓她露出這種表情。

凱寧輕輕拉起悠娜的手。

「我們回家吧。」

先帶悠娜回家。必須先這麼做才行，因為那是自己必須背負的責任。

等順利送她回村子之後，再自己去尋找記憶吧。雖然不知道究竟該去哪裡，也不知道該找些什麼。

得走了，得快點才行，趁一切還沒有太遲之前。

凱寧緊緊握住小小的手，想著接下來該做些什麼，邁開步伐踏向未知的明天。

NieR RepliCant Recollection

《型態計畫回憶錄》

作者
映島 巡

原案・監修
ヨコオタロウ

封面・插畫
板鼻利幸

監修・協助
「尼爾」系列開發、宣傳團隊

外盒設計
MASAMUNE Inc.

內文・封面設計
井尻幸惠

編輯・製作
SQUARE ENIX 書籍編輯部

沙暴停歇，雖然風還很強，但以生物不多且草木稀疏的沙漠來說，現在已經算是安靜的了。而劃破這陣平靜的，是從天而降的某個物體。

那個物體伴隨著沉重的落地聲，揚起一陣沙塵，還發出類似「咳咳」的聲音。沙塵散去後，出現的是即使在遠處也看得出是球體的東西。

「好痛啊……」

球體轉了過來。

「好像被彈到很遠的地方。」

球體上有一對圓圓的眼睛，以及葉子形狀的嘴巴。是艾米爾。

「不過，這真不愧是姊姊的身體。怎樣都殺不死，真是堅固啊。」

「嘿咻！」艾米爾發出稍稍使力的聲音，慢慢在沙地上滾動。但很快就停了下來。

「只剩下一顆頭，有點難移動耶。」

圓型的頭開始彈跳，就像小孩子拿來玩的球。

「其他人都在哪裡呢？」

看樣子，他之所以原地彈跳，是為了要環顧四周。

「真想快點見到他們。對了，在那之前得找件衣服穿。」

「嘿！」艾米爾再度彈跳了一下。

「在找衣服穿之前，得先準備好身體才行。」

艾米爾開始滾動。

「找到新的身體後，就快點去找大家吧。哇啊，沙子跑進嘴裡了。」

艾米爾一邊碎唸「好難移動」、「沙沙的」，一邊慢慢向前滾。最後，他的身影消失在滾滾沙塵當中。